

滑稽小戲

第一輯



蘇州市戲曲研究室編印



江苏戏曲資料丛刊

滑稽小戲

第一輯

曉 治 兒 口 述
苏州市戲曲研究室記錄





目 录

官与贼.....	1
呆中福.....	23
学官話.....	61
鳴不平.....	83
駝缺配.....	97
賤骨头.....	129
紅墨水.....	155
管閑事.....	173
狗 趣.....	193
誰先死.....	209



滑稽小戏的来源，据说是这样的：当时看通俗话剧的观众，大都不肯准时入场，为了不使早入场的观众枯坐，便想出在正戏之前加演这种滑稽小戏。到1923年滑稽艺人董别声为适应游艺场演出时间短、观众流动性大的特点，才正式以这种小戏在永安公司天韵楼单独演出。不久，先施、新新、大世界等游艺场也都出现了这种专场。

这种小戏，据说当初有一百多出，这次我们记录的三十出，是张冶儿老艺人口述的。

为了保持它原来的面貌，以供研究滑稽戏的同志参考，我们对记录出来的东西没有作任何修改。



官 与 贼

前 言

这出短剧以官即是贼，贼即是官为主题，暴露了反动统治时期的政治腐败，官吏的贪污无能和无耻。

登 场 人 物

过加珠——三十岁左右，非常机警的惯窃。简称过。

娘 姨——四十余岁，忠厚老实的佣工。简称姨。

莫 大——二十余岁。简称大。

莫 二——二十余岁。简称二。

差 人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知 县——四十余岁，贪污无能，极其丑恶。简称官。

第 一 幕

布景——街道。

幕启——空场。娘姨手里拎着铜吊与过加珠分两面上。过加珠看见娘姨样子很老实，而且手里又拎着铜吊，立刻上前招呼。

过 阿姨。

（娘姨不认识这个人，见他招呼，不觉一愣）

姨 格格……倭是……

过 長遠勿見哉，阿是倭勿認得我哉？我一向牽記倭得來。

姨 倭……倭是啥人介？我勿認得倭哉。

过 捺亨倭連搭我也勿認得？佢大家是老乡鄰呢！

姨 哦，倭阿就是阿士？

过 是呢，我是阿士呢。

姨 哦！倭就是阿士。

过 喏，伊息辰光，我搭倭是對門鄉鄰，佢格后門劈對畝篤格前門。

姨 哦！對格，對格，想起來哉。啥格阿士倭長得靈梗大哉，我看見倭格辰光，倭還抱拉手里來。

过 是格，伊息辰光，我跑也勿會跑，還拉浪吃佢姆媽格奶奶來。必過，現在我是勿吃奶奶，是吃飯哉。

姨 現在倭介大年紀，哪能還會吃奶奶，自然吃飯哉呢。

过 倭倒勿要講，介大年紀板定勿吃奶奶，有許多年紀大格人，每日早晨頭還是雞浪吃奶奶格。有格末吃牛奶，有格還吃羊媽媽格奶奶來。

姨 格是有銅鑼人家，講究補身體呢。現在畝篤姆媽吶？

过 （以手掩目，帶哭聲）佢姆媽已經死格哉。

姨 哦！畝篤姆媽已經死脫哉！阿要作孽！介好格人！

过 佢姆媽臨死辰光還辣牽記倭，佢本底子還要想跑回來回頭倭一聲，實在因為爬勿起來，勿能夠來，佢叫我帶格信撥倭，佢說佢同倭大家蠻要好，現在佢要走哉，等勿及哉，只好辣浪閉間路上碰頭，假使倭阿姨也牽記佢，要動身去看佢，頂好先帶個信撥佢，佢好辣浪閉間路上等倭。

姨 格是我勿曉得佢住辣啥地方。

过 佢坐車封信去，佢會得來接倭格。

姨 格是我也用勿着俚来接得格，我也勿高兴去。格末唔篤爷呢？

过 伢爷也死格哉。

姨 啥才死光哉介？

过 是哝，死剩仔我一个人哉。今朝巧来，幸亏碰着仔侬，大家見見面，假使碰勿着，恐怕阴間也嘸不机会碰着，倒要到阴間去碰头哉。

姨 侬年紀还輕来，勿要瞎說！

过 阿姨，侬勿曉得，我身浪向格毛病多勿过，捺亨会登得長久。

姨 啥？侬有毛病？

过 是哝，辣医院里剛剛医仔出来。

姨 是啥毛病介？

过 唉！毛病有好几种辣噃。里向头，外底头才是毛病。

姨 哦，里向外头才是毛病，介利害，究竟是啥格毛病介？

过 里向末是腸胃毛病，外势末是皮肤毛病，外加 还有腹膜炎，大膀浪还生仔格瘤。

姨 啥？大膀浪还生瘤啦？啥格瘤介？

过 該面生格清明节，伊面生格端午节，外加还生八月中秋节，九月重阳节。

姨 噫！生瘤末哪能弄出仔清明节、端午节，外加八月中秋节，九月重阳节？

过 侬勿曉得，我格毛病四时八节才生到格哉，所以叫做四时八节毛病。別人家过节辰光，勿要去看啥历本得格，只要朝我身上望望，就曉得几时是清明节，几时是端午节，再过几天是八月中秋节，九月重阳节哉。姑歇我要貼張膏藥，侬拾仔銅吊，阿是要泡开水去？

姨 开水已經冲好哉。

过 格末阿好借僚格把吊子，烘烘膏藥？还要請僚帮我貼貼。

（从身边摸出一張膏藥）

姨 好格，便當格，僚烘好哉。

（过加珠边烘膏藥，边在談話）

过 阿姨，僚近来阿是辣浪帮人家？

姨 是格。

过 好哉，僚介大年紀，也好歇歇哉，可以回到屋里去享享福哉。

姨 勿来事格，侬屋里向侬子媛哂（女儿）才辣乡下头种田，人口多，用場大勿过，开销勿夠，我想賺兩鈔貼補貼补家用，只好辣外头帮人家做做。

过 格倒也对格。格末东家待僚阿好？

姨 东家待我倒还好，就是小气点，做也勿肯多燒，限住只好一頓吃兩碗，一日要吃六碗，肚皮也吃勿饱，我想再做仔兩日要回乡下去哉。

过 格末僚还是早点去吧。

（边說边揭起已經烘烺的膏藥，貼在娘姨嘴上，拾了銅吊就跑，娘姨一时揭不下膏藥，只是嘴里呜呜的哼，等到揭下膏藥，边追边喊捉贼的一直追了下去。这时正有差人甲、乙上場，見狀一把將过加珠抓住。）

甲 啥事体？啥事体？

过 我也勿曉得啥事体，我去泡开水，碰着格个斷命老太婆，跑过来喊捉贼。

甲 （放了过，对姨）僚做啥事体？

姨 捉贼。（用手一指）

过 老太婆罵哂篤是贼。（对姨）俚篤勿是贼，是衙門里格大

叔。

乙 老太婆哪能瞎罵人？

姨 我勿曾說匪篤是賊，是說俚（指过）是賊。

过 我偷倅啥物事？笑話哦！

姨 还勿曾偷啦？喏，大叔，俚手里格把銅吊是我格。

过 瞎三話四，格把銅吊明明是我格，哪能說是倅格？

姨 大叔，格把吊子是我格，我剛剛泡好开水轉來，路浪碰着俚，我同俚認也勿認得，俚對我說，原来同我是對門鄉鄰，俚身浪有毛病，借我格吊子烘烘膏藥，我還當俚是真格來，既然是老鄉鄰，格末借把吊子烘烘膏藥有啥关系，啥人曉得，行仔好心，嘸不好報，格赤佬交关坏，拿起烘炸格膏藥對准我嘴巴浪實梗一貼。（用手勢把膏藥貼在乙的嘴上，甲大笑）

乙 倅格老太婆倒坏啦晦噲，为啥拿張膏藥實梗樣子（把膏藥貼在甲的嘴上）貼辣我格嘴巴浪向？

（甲順手揭下膏藥，連手貼在娘姨嘴上）

甲 阿是實梗樣子貼辣倅嘴巴浪格？

姨 （揭下膏藥）就是實梗貼辣我嘴巴浪格，我嘴巴喊勿出來，追上來，幸亏碰着兩位大叔，捉住仔俚。

甲 （對过）倅哪能可以搶人家格物事？雖然不過搶一把銅吊。既然是搶來格，倅格就勿叫賊，是強盜哉！

过 瞎說，啥格強盜？啥人是強盜介？

甲 是俚講倅搶俚格吊子，还勿是強盜末？

过 俚講我是賊，倅就說是賊，俚講我是強盜，倅就講我是強盜。倅哪能可以隨便相信人家指賊為賊，指盜為盜，指姦為姦介？要曉得格把吊子是我格，还是俚格，倅勿曾弄清楚。

姨 吊子是我格。

过 吊子是我格。

甲 格是說勿明白哉。

乙 走！大家到衙門里去說去。

过 到衙門里有啥道理，去就去好哉。

甲 好，走，走，走！

乙 走，走，走！

（相互扭住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公堂。

幕启——差人丙、丁二人在公堂上。差人甲、乙同过加珠、娘姨上。

甲 有請大老爺。

丙 站堂侍候。

丁 （知县从內出，坐上公案）

官 什么事情，大惊小怪？

甲 回稟大老爺，捉到一个贼。

乙 帶上来。

官 （对娘姨）去，見大老爺去。

姨 （下跪）大老爺。

官 （拍桌）混帳王八蛋！你这么大的年紀，还要做贼，偷东西。

姨 咦！哪能講我是贼介？

甲 回稟大老爺，俚勿是賊。

官 她不是賊，那麼哪個是賊？

甲 伊格是偷東西格賊。

官 帶過來。

甲 （對過）上去，見大老爺。

（過上前，跪下）

官 王八蛋，王八蛋，你是賊，為什麼不聲不響站在哪邊？

過 大老爺，僚弄錯哉，我勿是賊，我是規規矩矩格老百姓。

官 啊！你也不是賊，起來，起來。（過站起，官對甲、乙）
混帳王八蛋，他們二人都不是賊，你來說報，混蛋！究竟
哪個是賊？

甲 究竟哪個是賊？格是要大老爺審格。

官 我審不出來。總歸一句話，他們兩個人都不承認是賊。

甲 格末僚問問清爽看，到底是哪能一樁事体。

官 好！（對過）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干的什麼事情？

過 我姓過，名字叫加珠，別人家叫我過街老鼠。今朝我出來
泡開水，碰着格个老太婆，一把拖牢仔我，夾夾繞……

官 什麼叫做夾夾繞？

過 就是纏勿清。

官 （拍案）混帳王八蛋！你这个老太婆，活了這麼大的年紀，
還要同人家夾夾繞。

姨 大老爺，我嘸末夾夾繞碗，我是辣王公館里做娘姨格。

官 什麼？你是他娘的阿姨？不得了！照說，你是个老長輩，他
是个老小輩，他的輩份同你差得多啦，他是个外甥孫子。
啊喲噲！娘的阿姨怎麼好同外甥孫子夾夾繞？

姨 勿對，我勿是俚篤娘格阿姨，俚也勿是我格外甥孫子。

官 那麼你不是說娘姨末？

姨 勿是格，我是辣帮人家做娘姨。

官 哦！原来是这样。

姨 今朝我去泡开水，碰着格个人，俚認也勿認得我，就叫我阿姨，說是俚有毛病，要借我格銅吊烘膏藥，我想好事也要做得来，拿热吊子烘烘膏藥末碍得啥，啥人曉得俚拿仔張膏藥貼辣我嘴巴浪，喏，就是实梗一貼。（把手伸过去貼在知县嘴上）

（知县顿时双手乱舞，嘴里呜呜响，差人替知县揭下膏藥，知县连口吐水）

差 格張膏藥倒蛮灵格，貼上去一歇歇就出膿哉。

官 混帳王八蛋！这不是出的膿，是我吐的口水。（对姨）照你这么說，这吊子是你的？我問你，究竟是哪个的？

姨 是我格。

官 （对过）这吊子是你的，还是她的？

过 是我格。

官 好了，好了，这事情好办啦。你們是兩個人，只有一把吊子，（对姨）如果我把吊子断給你，他心里要不舒服。（对过）如果我把吊子断給你，她的心里也要不舒服，除非叫我大老爷来貼你們一把吊子。現在我审审案子就要貼貳一把吊子，我是个做官的，又不帶什么錢出来，要照这个样子賠錢，我老爷也賠不起，現在我倒有个办法，使你們大家都舒服。

过 姨 好格，謝謝大老爷。

官 来啊！

甲 （上前）咋！

官 去，把吊子充公。

甲 咋！（对姨、过二人）听見哦？大老爷实梗一充公，好叫

咄篤兩家頭大家滿意。（捨吊子進內，復空身上）

官 是嗎？這一來你們大家都滿意了吧？

姨 我俾大家勿滿意，只有係大老爺未滿意哉。

官 對！這樣也沒有關係，只要我大老爺滿意就好，即使你們大家都不滿意，也不要緊，總歸是有一个人滿意的了。

姨 （跳脚拍桌地）勿來事，格哪能來事？我回去東家問起吊子來，我捺亨回答？假使東家要我賠，我落搭賠得起？

官 大胆老太婆，竟敢咆哮公堂，來啊，罰洋五十元。

甲 聽見哉？大老爺要罰係五十只洋。

姨 還要罰五十只洋啦？格是勿來事格。吊子情愿勿要格哉。

（下）

官 （對過）你这傢伙，我來問你，好好的生意不做，為什麼要做賊，偷人家東西？

過 嗨嗨，係哪能問得出來格？为啥要做賊？我倒先要問問係，为啥係要做官？

官 做官末……千里做官只為財！

過 哦！做官也是為仔兩個銅鈔，俾做賊末，也是為仔兩個銅鈔，叫做“百里做賊只為財”。

官 做官同做賊大家都是為了錢，照你这个說法，我倒是同你志同道合了。

過 我不但同係志同道合，照規矩我还是係格阿哥來，係是我格小兄弟。

官 這算是什麼話？

過 係末是官，我末是賊，自從係到該搭來做仔官，弄得百姓真是怨聲載道，背後才辣講：“賊官”，“賊官”，照實梗說法，賊辣上頭，官辣下頭，所以係是我格兄弟，我是係格阿哥。

官 不对，不对，应该我在你上头，怎么官可以在贼的下面？
过 就是实梗好哉，勿叫“贼官”，叫做“官贼”好哉。
官 我问你，做贼究竟有什么好处？你讲给我听听看。
过 俚要问起做贼格好处来啊，真是一言难尽，好处多得来。
官 哦，做贼有这么大的好处么？
过 是哋！做仔三年贼，连搭官也勿要做哉。
官 哦！真好！我做官也做厌了，你倒说说看，究竟做贼有些什么好处？
过 俚旁边有人啦嘛，捺亨好说出来？
官 哦，对，来啊！
差 咋！
官 你们都下去。
差 咋！（众下）
官 来，请坐，请坐。
过 勿要客气。（坐下）
官 你把做贼的好处讲给我听听看。
过 讲到我侬做贼格人，随便到啥地方去，身边一铜也用勿着带得格，要吃就有吃，要穿就有穿，要用就有用，只要手脚灵便，真是要啥有啥，还勿会拆穿绷，叫做“贼勿穿绷，天下谋生第一”。
官 哦，有这么便当，你这本事可以教教我，让我也学学么？
过 格末俚想拜我为师，是哦？
官 好，我情愿拜你为师。
过 本来侬格规矩，徒弟勿能瞎收，我觉得同俚有点师徒缘分啦嘛，就收仔俚做徒弟末哉，不过，先要试验试验俚有勿有做我徒弟格资格。

官 哦！做你的徒弟还要試驗資格。

（过起身，摸官的全身）

官 你摸什么？

过 摸你身上阿有贼骨头，有贼骨头就有做我徒弟格資格，要是身上嘸沒贼骨头，就嘸不做我徒弟格資格，我就勿能收你做我格徒弟。

官 哦！做贼还要講究这种資格。

过 （摸了以后）哦！你祖浪积德，你身浪有根贼骨头格，我现在可以答应收你做徒弟哉。

官 我既然夠資格做贼，很好，现在可以教我了。

过 請到侬做贼，別人家講起来总說是賊。賊，实在侬勿叫賊，侬叫君子。

官 哦，不叫賊，叫做君子。

过 是晚，叫做“梁上君子”。自古以来是实梗称呼侬格。勿但侬是君子，还是將軍。

官 照你这么說，做贼的倒是文武双全的了，那么叫什么將軍？

过 叫“伸手大將軍”，真是八面威风。

官 哦，有这么大的威风嗎？

过 格是將來做得大起来，还可以称王位啦呢。

官 怎么？做贼还能封王？真是太好了。

过 不过你要真格封起王来，阿晓得消？要是你案子犯得多，犯得大，作兴撥辣人家捉到衙門里响去，判处杀头，格头杀下来，阿是变仔一字并肩王哉？

官 原来如此，这个王可以不必封啦，就做做君子、大將軍吧，你看我可以做嗎？

过 可以做。我侬格行行业，規矩蛮大格，头等生意是头等規

矩，二等生意是二等規矩。

官 还有这些說法？那么究竟是什么規矩？

过 做賊格規矩也有好几种，种种不同，奧妙无穷。从屋面浪来格叫做“高头弟兄”，格叫做“翻高头”；辣牆壁浪开个洞，叫做“桃园弟兄”；早晨出去做格生意，叫做“跑早清”；夜快头跑格生意叫做“跑灯花”；人家后門勿曾关好，跑进去拿物事叫做“審塘”；偷人家晒辣浪外头格衣裳，叫做“触天表”；頂頂起碼格生意，是偷人家格馬桶，叫做“抱臭猪头”。总而言之，我促行业中有个秘訣，叫做：“偷风偷雨勿偷雪”。

官 这是什么意思？

过 出去偷东西，如果今朝碰着风大，阿是有声音，蛮响格？人家听勿見，可以偷得。碰着外头落雨，阿是声音也蛮响格？人家也听勿見促偷东西，也可以偷得。如果碰着落雪天，就勿能夠偷，因为走辣雪地浪是有脚印格，人家只要照仔雪地浪格脚印寻，就要撥俚篤捉牢。所以“偷风偷雨勿偷雪”。

官 师父，我今朝听了你这許多教訓，長了不少見識，真叫：

“听君一席話，胜讀十年書”。今天我頓开茅塞，听了真觉得津津有味。好吧，师父，几时我們去尝试嘗試？

过 本来照仔規矩，还哪不資格去偷，要多上几課来，現在係是速成班，我为仔要提早造成係做賊格人才，不妨先来試試係格本事，係一定要听我格閑話，我关照係捺亨就是捺亨，勿能夠勿听。

官 敬遵师命。（起身要走）

过 慢，慢，係快点拿身浪格衣裳脫下来，穿仔格种官衣还能够做賊啦？

(官脫去外衣，橫行闊步而走)

过 勿來事，實梗走路象啥？倅板要拿格身体弯下来，勿能夠挺胸凸肚格走路，只能弯腰曲背輕手輕腳格走路。喏，倅看我好哉。

(过做手势，双手一伸一縮，弯腰曲背。头頸一伸一縮，双足輕輕点地，东張西望地下。知县学着过的动作一路跟下。)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莫家客堂。

幕启——莫大莫二兄弟二人正在客堂里下棋，一下子兩人爭吵起来。

大 格只馬，哪能可以跳出来吃我格車？乜脚馬会得跳格？

二 我格只馬勿乜脚个！是只龙駒馬，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得來，實梗快格馬哪能勿能夠跳出来吃倅格車？

大 好，倅是龙駒馬，格末我將倅。

二 倅啥物事將我？

大 喏，格只炮將倅。

二 炮当中还隔着几只棋子，哪能將法？

大 为啥勿能將？倅剛剛只馬是龙駒馬，現在我格門炮是过山炮，隔开几座山还要开过去得來，哪能勿可以將倅格軍？

二 倅勿要極。

大 倅末先就辣浪極哉。

二 猴極得來，勿要倅格面孔！

大 條末猴極，勿要面孔！

二 條格赤佬，阿是爷娘养出来格？

大 啥？條罵我？我格爷娘是條格啥人？

二 勿关格。

大 我同條是一个爷娘生出来格，啥叫勿关？

（于是兩人對打，莫大被莫二打敗）

二 阿服貼？勿服貼再來。

大 勿服貼。（上前一拳）

（二人又對打，結果莫大又被莫二打敗）

二 格次條阿服貼？

大 啥叫服貼勿服貼？倪兩家頭總歸是自家人，為一只棋子，啥事体要夾掙認真？好哉，好哉，勿要打哉！有句老古話叫做：“弟兄一條心，黃泥變成金”，“弟兄兩條心，黃金化灰塵”，現在講和，大家來吃杯老酒，條去替我打酒去，我請條吃格。

二 我勿去。

大 为啥條勿去？

二 吃仔要撥條牽肚腸格。

大 格末條請我吃阿好？

二 好格。

大 實梗好哉，小菜算條格，老酒算我格。

二 勿要，才是我来。

大 格末我来去买。

二 勿要，我去买末哉。

（莫二下，拿了酒壺、小菜上）

大 噯，實梗样子末，倪象格兄弟哉，几化要好。叫條是我格兄弟落，條請我吃就吃，要是別人家請我吃酒，我真也勿

高兴去吃。

二 哦！格是僚赏光哉。

（搬过棋盤，放下杯筷，二人对面坐下来吃酒）

二 吃啊，小菜嚙不。

大 勿要客气，小菜蛮好啦嘛。

二 格块髒猪肉倒蛮好，真是三精三肥，僚吃仔吧。

大 勿要吃。

二 啥事体勿要吃？阿是看勿起我？

大 格末就吃，佢格能吃酒是闊酒，容易醉，实梗吧，佢来豁兩拳看，阿来？

二 好，来末哉。

（二人豁拳：“五經魁，七巧图，八匹马来格全福寿”。哥哥把手指忽收忽放，弟弟捉摸不住）

二 实梗豁拳我吃勿消，阿有啥勿要豁花拳好啲？

大 啥人豁啥花拳？……全福祿寿星，三元及第，四季发财啊。

（全用花拳姿勢）

二 好！兩相好，一品当朝啊。（在莫大臉上打了一拳）

大 啊啲哇！啥格僚豁拳豁到我面孔浪亲？

二 啥人叫僚豁拳勿好好叫豁，僚为啥才豁花拳！

大 僚拳头豁勿过人家，講打人夾？

二 打仔僚末哪能？

（于是二人又对打起来，莫大还是打不过莫二）

大 好哉，好哉！自家兄弟，打过算数。亲来，还是吃酒吧。

二 好格。吃得勿舒服末，大家再打好哉。

（兩人再吃酒，終于都醉倒，伏身臥在桌子上。这时，过加珠和知县二人仍是走矮步，蹣手蹣脚，伸头縮頸地上場）

过 （輕声地）当心点。

官 我知道。

过 到哉，僚进去吧。

官 怎么这家人家不点灯，黑黑的，怎么看得见？我来叫他们开开电灯。

过 哦！格哪能可以？阿有啥叫醒俚篤开仔电灯讓僚进去偷物事格事体？人家阿会答应僚？

官 里边黑得很，看不見，怎么好偷？

过 里响黑末好晚，促講究用手摸格。

官 哦！原来如此。

过 僚摸进去吧，当心点，我辣外头等僚，僚拿着啥，搬出来撥我。

官 你做什么不进去？

过 我辣外头“望风”。

官 哦！天要落雨。

过 勿对，我“望风”，勿是看看天（阿要落雨，是看阿有啥人走过来，我好打僚招呼，一淘逃走，格叫“望风”。

官 哦！是这个道理，那么我去偷什么东西好？

过 顶好是衣裳，拿起来便当，拿仔出来就好派用場。

官 知道了。（摸进客堂，摸到莫大身上，立刻摸出来。）师父，师父，衣裳有了。

过 格末拿出来。

官 他穿在身浪，讓我去剥他下来。

过 哦！衣裳着辣身浪，哪能可以去剥下来？再去寻寻看，阿有啥动用傢俬。

官 动用傢俬多得很：台子，凳子，八仙桌子，長台，靠椅……

过 好哉，好哉，格是还要叫部卡车来装来。

（知县又摸进去，摸到桌上的酒和菜）

官 师父，师父！这里有酒有菜，你一起进来吃兩杯。

过 啊哟！偷物事还有心思吃酒啦？勿吃，勿吃。

（知县坐下吃酒）

官 可惜，可惜，有酒有菜，只是我一个人吃，觉着忒冷靜了，常言道：“一人不喝酒，二人不賭錢”，这样吧，我来豁拳，用二只手豁拳，不就成了兩個人豁拳了嗎？这样，就熱鬧了。好！（双手互换）五經魁首，全福祿壽星，兩相好啊……

（莫大莫二惊醒过来，見有人在房里，就上前抓住，打了几下。过急下）

大 僚跑得来做啥？

官 跑来偷东西。

二 偷东西，衙門里去。

官 用不到去，我刚从衙門里来。

大 僚倒是个老賊骨头，衙門里一出来就偷东西。兄弟，侬一道送佢到衙門里去。

二 去。

（莫大莫二拉住知县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布景——公堂。

幕启——空場。知县的官衣仍旧在桌子上。过加珠慌慌張張地上場，取了官衣一直走进幕內。莫大莫二扭住知县上。

大 請回稟，要見大老爺。（差人甲出）

二 甲 啥事体？

二 捉住一个贼，要見大老爺。

甲 有請大老爺。（众差出）

众 站堂，侍候。

（过加珠身穿官服走出堂来，坐在公案上，众差人看看坐在公案上的过加珠，又看看捉住的贼，大家都摇摇头。做一些表情）

过 什么事情，鷄猫喊叫？

甲 回稟大老爺，外面有人捉住个贼骨头。

过 什么？贼怎么好捉呢？来！

甲 咋！

过 你去拿捉贼的人帶上来。

甲 咋！（回头对莫大莫二）大老爺叫差人进去。

（莫氏兄弟同知县同进）

过 你們三个人跑来做什！

大 倪勿是三个人，倪只有弟兄兩個人。

过 明明你們是三个人，怎么說是兩個人？

二 俚勿关格。

过 哦，他不关，那么叫他出去。

大 大老爺勿能放俚去，但是倪捉得来格。

过 为了什么事情要拿他捉得来？

二 大老爺是格贼……

过 你怎么說大老爺是贼？混帳！

二 勿，勿是，大老爺勿是贼，但是贼。

过 你在那里拿他捉来的？

大 格个贼到佢屋里向去偷东西，还要偷酒吃，佢兄弟兩家头拿佢捉牢仔就送得来格。

过 好，好，好，他是你们两个人捉得来的，你们这两个傢伙的胆子真不小，竟胆敢拿贼捉起来，这还了得！哪个叫你们捉的？講！

大 佢到佢屋里来偷东西，是个贼，阿是要捉住佢格？

过 混帳！就是有贼，本县会派人出去捉，他就是贼，本县又没有叫你们去捉，你们为什么要拿他捉来？你这种行为叫做私自捉贼，是有罪的。要知道，即使你家里有贼，你应该先报告本县，向本县领一张准许你捉贼的照会，然后才能去捉贼。他到底是贼不是贼，你怎么能够知道？如果捉错了人，岂不是冤枉了好人？

二 佢夜里向到佢屋里向去，勿是偷物事，是啥？

过 哦！到你家去就是偷东西，难道说你们就没有亲戚朋友？你们的亲戚朋友从不到你家看望你们不成？

二 格末佢又勿是佢格亲戚朋友，佢又勿認得佢。

过 世界上的人总不会个个都認識，今天你们不認識他，明天你们就認識他了。本县問你们：他偷你们的什么东西？

大 东西还勿曾偷。

过 沒有偷东西，可知他不是个贼，说不定他是到你家去白相的。

大 人家屋里向有啥白相头？

过 你到他们家里去，是去白相的，还是去偷东西的？（問官）我看不是去偷东西的吧？

官 对，对，对，我是去玩的，不是去偷东西的。

过 他们打过你么？

官 打过的。

过 打伤没有？

官 打伤了。

过 好！（对莫）你俩竟敢私自捉贼，私刑吊打，冤枉好人，应该赔偿名誉损失。

大 二 啊哟！捉捉仔贼，倒弄仔一大串罪名，阿有格种事体格介？

过 你不想想人家，不要说他不是偷东西的贼，即使他是偷东西的贼，这也叫没有办法，一时情急。你家里有，让他去偷一点好啦。你还要这样狠心肠，捉住他，打他，照你们这样胡闹下去，世界上还会有贼吗？还有什么人敢去做贼呢？这不是你们的罪名么？

大 啊哟！格大老爷辣讲点啥格闲话介？

二 看上去格大老爷也做过贼格。

过 你怎么知道我大老爷也做过贼？混賬王八蛋！

大 算哉，算哉，算起兩家来倒楣，幸亏倪屋里响嚙沒偷脫东西，倪走吧，走吧！（二人起身欲走）

过 来，不许走。来由你，去时不由你，这种就叫来得去不得。案子还没结哪！

二 案子捺亨结法？

过 你们私自捉贼，罚洋二百元；私刑吊打，罚洋二百元；冤枉好人，赔偿名誉损失……

大 哦，还要赔偿名誉损失，格末赔偿几化？

过 赔偿名誉损失三百元，外加堂费三百元。

大 实梗一来，倪捉一捉贼，要化脱一千元得来，倪嚙沒銅钿。

过 没有钱么？釘鐐收监。

大 格是吃勿消格。

过 那么拿钱来。

大 佢身边嘅没铜钱，要出去想办法咯。

过 好，来啊！

甲 咋！

过 把这两个人交殷实铺保两家，交清罚金释放。

甲 咋！（对二人）交保！交保！

大 唉！下转再要碰到贼，决勿敢再捉哉，今朝头捉仔一捉贼，捉脱仔一千元。

二 地方浪有格种贼，就有格种官，真叫“贼官”，老百姓总归死路一条。唉！

（差人甲押莫氏兄弟下）

（过加珠和知县对看一眼，二人噗哧一笑）

过 僚看实梗阿好哦？

官 好得很。

（众差人指二人互相议论：“咯个捉来格贼象是大老爷，伊个坐辣上面格大老爷，好象是老底子……”）

乙 好哉，晓得末是哉，勿要再说哉。

（差人甲拿了一千元上）

甲 回禀大老爷，一千元交上来哉。

过 好！（收下，对知县）僚看阿是便当个？一歇歇工夫就是一千年来哉。

官 好，可以分贓了。

过 “欺心铜钲公道用”，我同僚二一添作五。

甲 慢慢叫，还有个三一三十一。

官 好，好，好，让他们分一点油水好啦。

乙 慢慢叫，还有我格四一二十二。

官 好，四一二十二。

过 （对官）係去拿本賬簿来記一記，今朝是开張之喜，开賬大吉。

官 好，我去拿本賬簿来記。（进内）

（过加珠向四边一望，从身上脫下官衣，放在手里，又取了桌子上的那一千元）

过 我来个五一五十五。（急下）

（知县取賬簿出，不見了过加珠）

官 师父，师父！（没人答应）师父！啊哟！师父逃走了！我去追！

众 嘿嘿！唔篤兩家头，一歇歇末是官，一歇歇末是賊，唔篤官就是賊，賊就是官，叫我佢差人弄得來眼花繚乱。唔篤翻佢格門檻，当佢是洋盤，係是啥物事？滾 唔篤 娘 格 蛋！

（甲一拳把知县打得倒退，乙又一拳把他打得倒退，丙一拳也打过去，丁又一拳把他打到甲面前，象打網球一样打來打去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呆 中 福

故 事 內 容

刁曉是个富家子弟，一向游手好閑，不务正业，很喜欢女色，可是又怕老婆。他家的帳房張云山教他向妻子騙到了几千元。

当刁曉看見开豆腐店的張厚道的女儿巧妹長得很美，他就利用这笔錢誘惑了張厚道，同意把女儿許配給他。

要結婚了，可是又怕給老婆知道。同張云山商量以后，就用要生儿子，傳宗接代的說法去感動了他的姑母，于是在姑母家里举行婚礼。表弟陈实虽然反对，但是扭不轉母亲的思想。

婚期到了，这个消息給刁曉的妻子知道了，立刻赶到陈家去，可是还没有赶到，刁曉也知道妻子要来的消息，惶急之下，沒有別的办法，就請陈实代他拜堂。刁妻果然来了，看見是表弟在結婚，就信以为真，婚后逼着丈夫回去。

当天晚上在洞房里的陈实——假新郎感到坐立不安，彻夜不眠。新娘子巧妹觉得他为人正派，倒看中了他。天亮以后，刁曉来看新娘，巧妹却不願嫁他。正在紛爭的时候，刁妻也来了，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就极力主張陈实和巧妹正式結成夫妻。这样終于使陈实和巧妹結成了眷屬。

登 場 人 物

刁 曉——卅岁上下，游手好閑，性喜漁色，但是又很怕老婆。

简称刁。

刁 妻——廿七、八岁，对丈夫管束很严。简称妻。

張云山——四十余岁，刁家的帳房；專門引誘东家做坏事，从中图利。简称張。

陈 实——二十余岁，忠厚老实的青年人。简称实。

陈 母——五十余岁，刁曉的姑母。简称陈。

張厚道——五十余岁，巧妹之父。简称道。

張巧妹——十八、九岁，聪明美丽。简称巧。

阿 兴——简称兴。

婢 女——简称婢。

掌 礼——简称礼。

喜 娘——简称喜。

第 一 幕

布景——富有人家的客厅。

幕启——刁妻和男僕阿兴、婢女在場。

妻 （对兴）少爷呐？

兴 （对婢）少爷呐？

婢 少奶奶，少爷呐？

（重复一次）

妻 （对兴）我为仔勿曉得少爷辣啥地方落問僚格。

兴 （对婢）我为仔勿曉得少爷辣啥地方落問僚格。

婢 少奶奶，我为仔勿曉得少爷辣啥地方落問僚格。

（重复一次）

妻 （对兴）阿嚏！

兴 (对婢) 阿嚏!

婢 (对妻) 阿嚏!

妻 問少爷問得來团团轉。一点也勿曾問出啥，哐篤兩個佣人啥道理？吃仔飯做啥事体？

兴 我吃仔飯末扫地、揩台子、揩玻璃窗，(对婢) 侬吃仔飯做点啥？

婢 我吃仔飯末燒飯、洗菜、汰衣裳。

妻 我勿是問格排事体，是問少爷格人。

兴 哦！少爷格人板要問我？实梗說起来，我勿是佣人，是來管少爷格哉，但有兩只腳，俚格人是活格，會得走格，我管勿住。

妻 哦！少爷是活格，侬勿當俚死格？

兴 死格倒好哉，侬用勿着問我哉，一日到夜翻辣浪动也勿动，为仔是活格落，要跑來跑去，少爷格人勿辣屋里，总归掉外头，勿掉外头，总归辣屋里。

妻 侬倒問問，噲，格兩句話怕我勿曉得？現在侬去尋俚轉來。

兴 勿曉得辣啥場化，捺亨去尋？

妻 为仔勿曉得場化，叫侬去尋格碗。

兴 格末我去尋。(对婢) 來，來，來，大家來尋。

(阿兴和婢女都蹲在地上尋找)

妻 哐篤兩家頭辣做啥？

兴 尋人。

妻 尋人实梗尋法夾？格勿是尋人，是辣尋引綫、尋螞蟻哉。

兴 細細到到尋尋，作兴俚登辣地上呢。

妻 啥？少爷登辣地上。

兴 格末少爷阿是勿辣天浪，登辣地浪向格？

妻 是辣地浪向格。

兴 辣地浪末，阿是要辣地浪寻格？

妻 唔篤到俚向去看看，外头去寻。

兴 哦！曉得哉。（同婢女进内又出）少奶奶，里向嚙不。

妻 格末外面去寻。

兴 （对婢）我走前門出去，俵走后門出去，分兩路进兵。

（兴与婢分兩而下，复上）

兴 少奶奶，門外头才寻到格哉，嚙不。

妻 啥場化去寻格？

兴 出仔大門，走过弄堂，跑到小菜場，一路兜轉来，才嚙不。

婢 告訴少奶奶，我出仔后門，辣籬笆旁边，垃圾桶旁边，才寻到格哉，嚙不。

妻 啊噢！啊噢！捺亨跑到小菜場，籬笆旁边，垃圾桶旁边去寻介？唔篤当仔少爷是啥物事哉？勿是到格种地方去寻，应当到少爷平常欢喜去格地方去寻。

兴 格是我今朝出去寻，勿会轉来格哉。

妻 啥道理？

兴 俚欢喜格地方，是跳舞場，影戏館，溜冰場，咖啡館，地方多来，格笔役用我嚙不。

妻 要儿化？

兴 起碼三、五百元，侬兴还勿夠，写信来向俵拿末哉，盤川（船）銅細末要多帶点格，勿然路浪嚙不銅細末就要流落他乡，勿能轉来哉。

妻 向有啥寻寻人，要介許多銅細？勿要俵去寻哉。（对婢）俵去寻吧。

婢 我勿来寻，少奶奶俵自家去寻吧。

妻 捺亨叫我去寻？

婢 俚是係丈夫，尋起来合适。叫做万里寻夫。

妻 係当我是孟姜女哉，格是我还要到万里長城去走一趟来。

（刁曉上，阿兴和婢女一見，上前一把揪住）

兴 哦！少爷，作孽，作孽！係登辣啥場化？佢四面八方才尋到哉，箱子角落头，床边头，馬桶旁边才尋到格哉，就是尋勿着係。

刁 係当我臭虫哉。

兴 少奶人尋着哉，交撥係。

妻 俚自家来格，又勿是係尋来格。

兴 总归交撥係哉，下轉勿見仔佢勿关，勿来寻哉。

妻 係一日到夜辣外头做啥？

刁 做仔格男人，总归要到外头去格。

妻 从今以后勿准出去，登辣屋里。

刁 又勿是吃官司，登辣屋里。

妻 勿是吃官司，照係格情形，还要拿根鏈条鎖係起来。

兴 少奶奶，格法子蛮好，准定鎖起来，少爷象只貓獌，一歇勿停朝外头跑，少奶象个凤阳婆，索牢貓獌，勿撥俚走。

刁 嘸不規矩。

妻 現在係登辣屋里，勿要出去。

刁 係呢？

妻 我末，剛剛三阿姨打电話来，三缺一，要去叉馬將去。

刁 哦！我末登辣屋里，係末去叉麻將。

妻 三人同就回必格。（对二姨）人交撥臨篤，看牢俚。

兴 少奶奶倒好，自家男人勿管，交撥佣人来管。（对婢）我到对过烟紙店里去着棋去，人交撥係。（下）

婢 倒好格，一个去叉麻將，一个去着棋，人交撥我，少爷，

我要到弄堂口头搭小姐妹接龙去，俚勿要跑开，人交撥俚。

(下)

刁 倒蛮好，一家人家才有事体做格，又麻将格末又麻将，着棋末着棋，接龙格末接龙，我末辣里看門，我也会跑格。

(起身欲走，張云山上)

張 少爷，少爷，今朝勿曾出去？

刁 勿要起說，倪家主婆拿我交撥佣人，佣人交撥丫头，丫头交撥我自家，我厌气勿过，还是想出去，不过，家主婆轉来，勿見仔我，又要吵哉。

張 一个男人家子总要到外头跑跑格碗。

刁 不过外面去要用銅鈔格。

張 問少奶奶拿好哉。

刁 勿肯拿出来格。

張 要想办法格，俚格个男人嘸不用，要用銅鈔要想办法格碗。

刁 啥办法？

張 今朝等少奶奶轉来，讓我来翻个門檻，拿点銅鈔出去用用，俚看阿好？

刁 翻啥門檻？

張 俚跑来。(張附刁耳数語)

刁 好法子，好法子。

(刁妻回上)

妻 我要紧走哉，忘記帶皮包哉。

刁 啥格八圈麻将已經又好哉？

妻 嘸不介快格，忘記仔帶皮包哉。

刁 哦，勿曾帶皮包，格是要帶辣身边格，有兩個女人，拿仔皮包，皮包里向又嘸不鈔票，俚一样挾来挾去，走路格姿

勢来得好看。

妻 張先生，倅来阿有啥事体？

張 我正想同小东家談談，我辣府浪管帳，小东家生意勿做，一日到夜吃吃白相相，总归不是長久之計。

妻 对啊！有句老話：坐吃山空海要干，勿要看大做大格山，象侬实梗吃法也要空格，大做大格海，照俚格种用法也要用干格。用干仔海洋里格水，叫輪船捺亨开法。

刁 格也用勿脫介多。

妻 格是譬喻，是句老話碗。

張 今朝我来搭少爷談談想做点啥生意，碰着格位小东家講出来格閑話，叫我好气，倒說有格是家当，做啥生意？我就說：坐吃山空海要干，但倒說，本来勿白相格，因为少奶奶一日到夜又麻將，有得家当撥俚又光，还勿如自家用光，橫豎橫，拆牛棚，倅想阿气？倅少奶奶几化賢慧得来，一日到夜扒兩只牌，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、发、白，又麻將勿是容易格，要动几化腦筋得来，勿动腦筋，牌捺亨会和呢？下家一付三攤落地，就要有吃勿吃，有碰勿碰，費尽心計釘牢俚，勿象小东家，吃吃白相相，勿动腦筋。

妻 張先生說得对，倅倒才想得到格。

張 我想得到也不过說說吧哉。

妻 倅說得好。

張 我不过說說而已。做人也有意想勿到。

妻 啥格意想勿到介？

張 今朝我是来劝俚去做生意格，新近有个外国人，剛剛从外国来。

妻 落里一国来格？

張 啊！……外国格外国，叫外外国，格种外国人上海灘浪勿

大看見，真正是外國人，骨頭才生辣外頭格，俚新近帶仔一批資本來，要辦中國開井公司。

妻 開啥格公司介？

張 牛皮公司。拿中國格小牛皮，外國人買仔去吹成功大牛皮，紋牛皮，叫吹牛皮，格能一來，價頭就大哉。

妻 哦！外國人有介大本事。

張 本事真大，有辰光牛皮吹得爆脫。

妻 爆脫仔末有損失哉呢，

張 勿會有損失，拿牛皮拉成功一條一條格皮條，就象有種人拉皮條一樣，我想叫小東家去學吹牛皮，我去拉皮條，一百塊本銀，幾個月可以賺幾千塊。

妻 哦，介大賺頭！

張 叫啥俚勿肯，說是家主婆勿撥俚出去，我想少奶奶賢慧格，既然有格種好機會，勿會勿叫俚去格。

妻 僚听俚瞎說，我叫俚外頭跑跑，有啥生意末做做，几時叫俚勿要出去介。

刁 我總歸听家主婆格閑話格，俚讓我出去，我就出去，勿讓我出去，就死辣屋里，也勿出去。

妻 格末張先生，僚就去看看看。

刁 阿讓我去看看？

妻 去好哉。

刁 勿來事。

妻 为啥？

刁 本銀呢？

妻 哦？划一，要几化本銀介？

張 格要看僚搭几化股子格，外國人千叮万囑关照我，勿要亂拉別人，才要自家人，因為是篤定賺銅銀格，就是自家人

要多搭股子也勿答应格。

妻 要几化呢？

張 我看三千元？

妻 要三千元哉？

張 三千元本銀，歇仔几天，就变成三万元哉。

妻 格末就拿四千元去吧。

張 四千元？好格，好格。

（妻去取了錢交給張云山）

張 交撥小东家好哉。

妻 交撥係一样，我是相信係格。

（張、刁二人立起身来正待走，阿兴和婢女上）

刁 我是勿要出去，是係硬紧要我出去格。

妻 快点去吧，晚仔怕来勿及，搭勿着股子。

（刁举步欲走，被婢僕抓住）

兴 少奶奶，少爷又要走哉，晚歇点勿轉来，係又要叫佢去寻，
寻又寻勿着。

妻 讓佢去，勿关匪篤啥事体。

（僕婢松手）

兴 格末勿要叫佢再去寻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豆腐店門面，外边是巷子。

幕启——張厚道和張巧妹父女在場。

巧 爹爹，黃豆哪不哉，豆腐賣得差勿多哉，係豪躁去买黃豆。

道 我也曉得黃豆嘸不哉，要去買。

巧 格末为啥勿去买？

道 我出去買黃豆，心里有点怕。

巧 到豆麥行里去化銅鈔買黃豆，有啥怕頭？

道 勿是怕別格，怕倅格人。

巧 爹爹格話倒奇怪，倅哪能會怕我？我是倅女兒，爺哪能會怕女兒？

道 我勿是怕別格，倅年紀一年大一年，我真耽心。

巧 (一笑)爹爹格閑話我勿懂，一個人年紀總歸一年大一年，我年紀大仔末可以幫倅做事體碗。

道 閑話是勿差，不過格排油頭光棍看見倅标致……唉！怪來怪去，怪佢生意做得勿好。

巧 天地良心，佢豆腐店格生意是好格，近段几月豆腐店生意才嘸不佢好，有排人近段格豆腐店里勿去買豆腐，情愿多跑路，到佢店里來買，倅還要說生意勿好來。

道 就因为实梗，我才担心事，阿曉得格批赤佬为啥近段勿買，要到远处來買？就因为倅生得标致，買豆腐是假格，吃豆腐是真格。

巧 倅格算啥閑話，佢篤吃豆腐就因为買仔轉去才好吃，勿買哪好吃？

道 阿囡啊！佢篤豆腐買轉去勿是燒來吃，是攢脫格。勿是來買豆腐，是跑來胡調。

巧 讓佢篤去胡調好哉，佢只曉得做生意。

道 做生意是勿差，怕倅年紀輕，容易上当。

巧 我也曉得格排人勿規矩，我只顧買脫豆腐算數。

道 閑話是對格，本來我是勿預備叫倅辣櫃台浪做生意，落搭曉得生意一日好一日，有几个人勿是一块兩塊買，一買几

十块，我想俚篤屋里有介許多人欢喜吃豆腐，勿然就是死仔人吃豆腐羹飯，一打听，才勿是格，是买轉去攢脫格。有几个人日日来买，甚至于一日跑兩趟，只要俚勿辣櫃台浪，我埠櫃台浪，格排人走过去，望也勿朝我望望。有兩個人熬勿住哉，跑过来問我：“喂！老头子，旺篤小姑娘为啥勿辣櫃台浪？”我說：“俚問俚做啥？”俚說买豆腐。我說：“买豆腐末俚买好哉，”倒說道吃慣仔小姑娘格豆腐哉，真好吃，別人做格豆腐，勿要买，我說才是我做格。俚又說：“小姑娘是俚啥人？”我說：“是我女儿。”俚說：“旺篤女儿格豆腐好，俚格豆腐勿好，一块也勿买，就走哉。”所以我出去，总归替俚耽心。

巧 格末黄豆要嘸不晚。

道 实梗吧，我去买黄豆，俚拿排門上起来。

巧 做啥？

道 晚歇我勿辣屋里，怕格排人要来胡調格。

巧 店家捺亨可以上排門呢？

道 勿要紧，写張紙头貼辣排門浪，就說“家有喜事，暫停一天”，等我回来仔再揭脫。

巧 也用勿着实梗碗。

道 我勿放心，俚孝順爷格，听我格話吧。

巧 呒。

（張厚道上排門，拿了叉袋出門）

道 阿四，勿要出来，到里响去做生活，驢子末喂喂料，鷄鴨拿把谷撥俚吃，衣裳末汰汰，我就回来格。等我回来再开門。

巧 曉得哉。（进內）

道 （想一想）我还不放心，我走仔以后，俚勿要跑出来，讓

我候辣旁边看看情形。(巧妹回上)

巧 促爹爹真有点寿头寿腦，也嘸不买黄豆要关大門，阿要悶气？好得促走哉，我到隔壁三阿姐屋里去白相相去。

(开门)

道 巧妹，侬倒好，我还勿曾走，侬就出去白相哉。

巧 我曉得侬勿曾走，有心試試侬，同侬打打棚。

(关门)

道 快点里向去，勿要打棚，我勿走哉，等辣該搭。(下)

(刁曉、張云山同上)

刁 張先生，总算侬翻仔門檻，弄到介許多銅鈿，一淘白相去。总要鬧鬧猛地方去格，侬領我到該种冷靜地方來有啥白相头？

張 哼！侬白相門檻勿精，又勿是乡下人，到鬧猛場化去白相，是老白相，才要到冷落地方去白相格。

刁 啥道理？

張 鬧猛場化作兴碰着一个女人，侬想去搭訕头，別人看見就要講侬勿規矩、吊膀子，几化危險，格面害寧，伊面電車一个勿当心，性命交关。

刁 我倒勿怕危險，就是搬電車轧杀，汽車撞杀，只要有女人，也勿怕。

張 侬倒勿怕死？

刁 格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

張 牡丹花下死未风流，轧辣電車下头，汽車底下头嘸啥风流，冷靜場化有苗头，看見仔女人可以談談閑話，私街小巷，小洞里摸出大蟹。

刁 小洞里摸出大蟹？促跑得来，一个漂亮女人也勿曾看見，只有一个老太婆坐辣門口外袜底，年紀大約六七十哉，柁勿是小洞里摸大蟹，倒是弄堂里摸出老蟹，介大年紀，摸

轉去做棺材槌頭，還勿如摸兩只小蟹，頂好是鱖蜆，阿有？

張 有，有，該搭豆腐店里有一个女儿叫巧妹妹，格只面孔真正嘸啥話頭，大家才叫俚豆腐西施。

刁 哦！西施，俚勿要弄个僵屍來。

張 瞎說：俚去看看看，（向店門一看）啊喲，運道不佳，上仔排門哉，勿曉得是关店还是搬場？讓我来听听看。（側耳一听）哦！里向有声音嘍。

刁 格末門关啦嘍。

張 碰門好哉。

刁 碰門勿对，作兴別人問起來呢？

張 就說是吊膀子。

刁 勿对，就說是买豆腐好哉。

張 （碰門）開門，開門。

巧 （內白）啥人？

張 我。

巧 （內白）啥事体？

張 买豆腐。

巧 （內白）豆腐买光哉，明朝來买吧。

張 我今朝先定好，俚開門，我有兩句閑話問俚。

巧 （內白）勿開門，我曉得俚勿是來买豆腐，是來吃豆腐格。

張 勿要瞎說，侬才是規規矩矩格，來作成嘅篤生意格。

巧 （內白）該搭豆腐店交关多，为啥勿去买，板要到侬該搭來？我曉得嘅篤是胡調。

張 開門。

巧 （內白）勿開。

張 格末几时開門？

巧 （内白）促爹爹轉来仔开門。

刁 弄僵哉，板要等到俚爷回来再开門得来。

張 我有办法。

刁 僚到样样才有办法格。

（張向刁附耳数語，刁笑而点头）

張 老板，僚轉来哉？（裝張厚道声音）“轉来哉”。我要定豆腐，唔篤女儿板要僚轉来再开門，阿有格种事体？“是我关照俚格，阿囡啊，阿囡，快点开門”。

巧 （内白）僚是啥人？

張 我格声音僚也听勿出？爹爹轉来哉！

巧 （内白）哦！爹爹轉来哉。

（巧妹开門，張云山即当門攔住，刁曉向前）

刁 啊！巧妹妹，長远勿見哉。

巧 僚是啥人介？

刁 啥？连我也勿認得哉？我想仔僚長远哉。（上前要动手动脚）

巧 啊！爹爹，僚轉来哉，僚看，碰着两个坏人。（刁張兩人回头去看，巧即关門而进）

巧 赤僚格佬，也会上我当格。

張 （埋怨地）好勿容易吊子俚出来，僚本事倒大格，反而拿俚吊子进去哉。

刁 僚再来裝俚格爷叫門呐。

張 做俚格阿爹也勿来事哉。

刁 讓我来。（敲門）开門，开門。

巧 （内白）啥人？

刁 僚爷……

巧 （内白）赤佬，还要做我爷。

刁 僚开門，爷辣外头。

巧 （內白）僚娘辣里向。

張 倒好格，爷辣外头，娘辣里向。

刁 开开門。

巧 赤佬，阴魂勿散，再勿走，我拿棒来打僚。

刁 勿来事，要吃生活哉。

（張厚道措了黄豆回家）

張 老板，僚轉来哉，我等仔僚長远哉。

道 （对兩人看看）嗯。（上前敲門）阿因，开門，开門。

巧 （內白）啥人介？

道 爹爹。

巧 （內白）还勿走？赤佬！

道 僚爷碗，开門曉。

巧 （拿根棒开門就打，一見是父亲，即縮手）僚是爷啊！

道 小人嘸不規矩，里向去。

（刁曉看巧妹，張云山和張厚道答話）

張 （指刁）伊格人僚阿認得？

道 勿認得。

張 俚就是刁家格大少爷，刁家有百万家財，地方浪才喊刁半天，俚就是刁半天格侬子，所以大家叫俚半吊子。虽然屋里向家当介大，不过，还勿曾有家小，僚因咿小姐俚倒蛮看得中，假使僚肯配撥俚，豆腐店也勿要开哉，格种苦生意还做点啥？因咿养到一百岁，总归是别人家格人，乐得享享福，得一点身价銀子，格椿婚姻要勿答应，作兴僚因咿上人家当，僚介大年紀，勿是落得个人財兩空末？

道 張先生閑話是勿差，不过，我因咿心里向勿曉得捺亨？

張 僚女儿老早就答应哉。

道 哦！

張 婚姻大事應該有係做爷作主格，老古話：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係是俚啥人？

道 爷。

張 格末好哉，係答应就是有仔父母之命哉。

道 格末媒人呐？。

張 媒人是我碗。

道 好倒蛮好，就是刁家少爷格人，滑头滑腦格。

張 勿要瞎說，格小人最最規矩，真是忠厚老实。係因畀嫁撥俚，决勿会吃苦头，一生一世吃着勿愁。

道 格末我將來靠老終身呢？

張 有銅鈔还怕啥？

道 銅鈔呢？

張 便當，曙，三千块。

道 啊！三千啦？

張 是碗，阿是係一生一世吃勿完哉？

（張厚道一見了錢，心动了）

不过媒人鈔係撥我几化？

道 几化銅鈔？

張 兩千块。

道 媒人鈔要兩千块？忒大。

張 格末一千。

道 一千也忒大。

張 几化呐？

道 謝係五百也不少哉。

張 一千吧，常言道千金小姐碗。

道 就是一千。

張 格末係去开張年庚八字来。

(張厚道取紅紙出)

張 歇三天就来抬新娘娘。

道 介要紧？讓我同因甌商量商量。(进內)

刁 屋里少奶奶曉得仔勿得了。

張 对，发起雌威来勿得了。頂好另外租房子，等到曉得，生米已經成仔熟飯哉。

刁 好格，借啥地方呢？旅館好哦？

張 勿好，旅館进出人多，作兴熟人看見仔呢？

刁 菜館里呢？

張 也勿好。

刁 格末佢表弟屋里捺亨？佢表弟有点呆头呆腦格。

張 哦，陈家是哦？

刁 格格……

張 蛮好，表少爷是个書呆子，勿碍格。

刁 格末一切事俅才托僚去办。

張 好格，好格。

(这时适有掌礼，喜娘走过)

張 今朝唔篤有生意？哈人家介？

礼 到王公館去。

張 再过三天佢刁大少爷也要办喜事。今朝是初三，到初七是正日，甌篤到辰光去吧。阿曉得？

礼 曉得，曉得。

張 地方曉得哦？

礼 曉得，曉得，(掌礼、喜娘急急下)

刁 啊哟，地方勿知俚阿曉得，勿要到辰光弄錯仔地方，跑到佢屋里去。

張 勿碍，我会去关照格。

刁 好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客堂。

幕启——陈母与陈实母子兩人在場，陈实正在讀書。

实 ……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，大抵浮生若夢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燭夜游，良有以也。……

陈 阿围，係一日到夜用功勤讀，做娘格心里交关开心，係爷死得早，我一身希望就拉係身浪，不过係自家身体也要当心，勿要忒用功。

实 姆媽，係介大年紀哉，身体要保重，总要把望係百年長寿，松柏長青，越老越康健，返老回童，保佑母亲年千岁，門前大树好遮阴。

（刁曉和張云山上）

刁 姑母，表弟。

实 哦，表兄。

陈 姪儿，常远勿見哉。

实 表兄向来勿来格，今朝来一定有事体，二位降临寒舍，有何貴干？乞道其詳。

刁 促表弟書声朗朗，出口成章，今朝我来，有要事商量。

陈 哦！姪儿，啥事体介？

刁 （对張云山看看，有些忸妮）……

張 姑太太，今朝鄙东有椿要紧事体要同係商量商量，鄙东虽然有万貫家財，年紀已經三十上下，还是膝下空虛，古人

云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特来該搭，无论如何要俵姑太太答应。

陈 哦，为仔格椿事体？格格……

实 （突然站起来，气忿地）放屁，放屁！格閑話亏俵講得出格，啥叫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？要同伢娘商量商量，俵还好算人啦？真是岂有此理。

（刁曉和張云山同时一呆）

陈 儿啊！休要得罪人。

实 姆媽，无论如何格椿事体俵勿能答应，俚为仔要养伢子，要同俵商量，如果俵答应仔，如何对得起死辣九泉之下格爹爹？捺亨对得住活辣阳間格伢子，活仔介大年紀，还要去出乖露丑。

張 啊！表少爷，俵弄差哉，俵表兄想另外納妾，討小老婆，实梗略同姑太太商量。

实 姆媽听見哦？俚討俵去，还是做小老婆，介大年紀哉，倒象討个黎山老母做家小哉，我同俵只有母子兩人，相依为命，板要拿我拉得去格，我已經介大哉，勿象拖只油瓶，倒象拖只油缸。

刁 表弟，俵才弄錯哉，我来同俵說：因为我同俵表嫂勿对，所以勿生伢子。現在我看中仔一个女人，想討俚做小，因为俵該搭房子大，空屋又多，想借該搭地方結婚。

实 哦！实梗椿事体。結婚便當，外头礼堂、菜館、棧房才可以結婚。

刁 因为太鬧猛，要冷靜点格地方結婚格。

实 冷靜点格地方也多来西，宁波會館、平江公所，再勿对到殯儀館。

刁 啊！格哪能可以呢？才是摆棺材格地方。

再要冷靜点，就到外國坟山角角落里去結婚。

刁 啥閑話？触霉头。

陈 姪儿，要借倪場化結婚倒嘸啥关系，不过，少奶奶曉得仔將來見怪格。

刁 姑母放心，只要过仔結婚之期就好，就是撥俚曉得，也已經是所謂木已成舟哉，姑母，总要为倪刁家后代着想一下，請侬帮忙，所有租費，尽管講。

陈 自家人說勿倒格种話。

刁 格末定期哉。

陈 讓我問問倪子看。阿囤，侬看捺亨？

实 既然母亲答应，倪子也嘸不啥閑話，不过，自家人，租費勿好拿格。

張 实梗吧，表少爷格搭送点糖果餅干撥俚吃。

刁 好，小人哋，一定送侬兩磅糖果，四斤餅干，好哦？

实 好格，不过閑話先講明白，房子借撥侬，人是勿借格。

刁 笑話，捺亨会借人呐？

实 作兴侬拜堂，少个新娘娘，捺亨弄法？

刁 决无此理。

实 格末几时日脚？

刁 今朝是初三，初七是正日。

实 格日脚揀得勿好。

刁 哪能揀得勿好介？

实 初七是头七，为啥勿揀五七？

刁 啥格头七，五七？閑話說得勿利市。

張 初七末是七月七，牛郎織女鵲桥相会，好日脚。

实 啊唷！七七齐巧是断七。

刁 触霉头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布景——同一。

幕启——刁妻在場，阿兴、婢女在一旁。

妻 少爷好几天勿轉来哉，勿知俚辣外头生意做得捺亨？

兴 （冷笑）哼哼！少奶奶，僚捺亨又問起少爷来？少爷格事体僚才曉得格，上趟勿轉来，叫佢去寻仔轉来，僚撥俚交关銅鈔，放俚出去格。

妻 少爷同外国人一淘去做生意格。

兴 我才曉得格，少爷末吹牛皮，張先生末拉皮条，大約格兩日勿轉来，牛皮吹得蛮結棍，張先生皮条拉得蛮厉害啦嘍，不过，格种生意，想想一經聽不听见过。

妻 本来是聽不格，是現在新發明，可以多賺銅鈔，要是大家做格种生意，就聽不銅鈔賺哉，少爷同張先生講过格，有一本万利来，僚勿要急，停兩日少爷轉来，总归賺仔銅鈔轉来格。

兴 哦！对格，僚就等俚賺一本万利好哉。

（刁曉和張云山上）

婢 少奶奶，少爷同張先生来哉。

兴 （一笑）吹牛皮朋友，拉皮条客人才来哉。

妻 坐歇，格兩日旣篤辛苦哉。

刁 格兩日真忙，厂里日夜开工。

兴 少奶奶，僚看少爷格面孔也瘦仔交关哉，大約牛皮吹得太結棍哉，張先生格兩日皮条拉得也蛮吃力，阿是？

刁 热昏！啥格吹牛皮，拉皮条介？

張 对，对，对，我是辣浪拉皮条。

妻 格兩日共总賺到几化銅鈔？可以拿轉来哉。

刁 慢慢叫来，銅鈔是賺仔交关，为仔工厂要裝修生財，添置机器，昨日仔股东开会，还要加股。

妻 啥叫加股？

刁 加股就是添資本。

妻 啥物事？本鈔勿曾拿回来，还要拿銅鈔出去。

張 少奶，現在加股是零碎拿出去，將來賺仔銅鈔是整数拿回来，侬是老股东，所以尽侬加股，別人要加股也勿答应，要加股末早点，勿要將来看人家賺仔銅鈔末懊悔。

妻 格末要加几化？

張 兩千元。

妻 啊？上次四千元，現在又要兩千元？

兴 格叫做一本万利，拿进来搭拿出去，勿是一样格末？

張 現在勿拿出去，將來哪能会拿进来？

刁 小鈔勿去，大鈔勿来。

兴 对，格叫川条鈔白魚。

刁 快点去拿銅鈔嚕。

兴 拿得快，去得快，將來发起財来更加快，去拿去。

（刁妻进内取錢。刁曉和張云山二人一笑，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使人怀疑的样子，阿兴和婢女也互相对看着，表现出已經明白他們的詭計，刁曉見了就警告阿兴）

刁 阿兴勿要瞎三話四，少奶奶要是曉得仔，我勿答应格。

兴 曉得。

（刁妻手里拿了鈔票出）

妻 格是兩千元。

兴 少爷，二千元拿到又好去吹牛皮哉。張先生，侬用点气力

拉未哉。

刁 小赤佬。

兴 辰光勿早，好走哉晚。

刁 走勿走，关僚啥事体。

兴 勿是早点去，早点好完末。

（刁晓、張云山正待走时，掌礼、喜娘上）

礼 刁大爷，阿是辰光差勿多哉？

刁 （大惊，同声地）勿对，勿对，快点走！

妻 啥事体？啥事体？

喜 刁大爷討家小碗。

妻 瞎說！啥刁大爷討家小介？

張 勿是刁大爷討家小，是陈家，刁大爷格表少爷結婚，僚勿要弄差，跑到該搭来，豪燥到陈家去。

礼 佢勿曾弄錯晚，是刁府浪，啥是陈府浪喜事介？

張 勿要辣里搅七念三，地方也勿弄清爽，快点到陈府浪去，阿認得？

礼 陈府浪佢認得格。

張 勿要又弄錯，辣啥地方？

礼 阿是三元坊廿四号？

張 对格，对格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

（張云山把掌礼、喜娘一路赶出去）

妻 阿是表弟今朝討亲？姑母为啥勿通知我？

刁 姑母因为屋里响嚙不人照应，勿肯惊动亲眷，才勿通知，俚篤又是做人家人，所以勿来通知佢。

妻 勿曉得末嚙不法子，既然曉得仔，我要去格。

刁 勿，勿，勿，还是勿要去吧。

妻 姑母也勿对，惶恐是長輩，啥場化看勿起我？表弟討亲勿

来通知我，我偏要去問問佢看。

張 人家今朝好日，勿要跑去淘氣，既然勿通知佢，落得省省，
俵要問姑太太末，过一日去也可以，多一事勿如少一事就
讓小东家一个人去跑一趟好哉，人情勿要出，落得吃頓喜
酒，比如上飯店，俵去仔又要出見面銀，落得省省。

刁 对对，佢篤嘸不面子佢也勿講夾里。

張 小东家，俵就去吧。

刁 好格。（張、刁兩人下）

兴 哈哈！哈哈！世界天下有格种事体，笑話年年有，嘸不今
年多，勿曾听見過歇。

妻 阿兴，俵辣講啥？

兴 我講世界浪向格人，才蛮聪明，捺亨会上格种当。

妻 啥人上啥人格当介？

兴 上当格勿是別人，就是俵少奶奶。

妻 啊？

兴 張先生閑話講得交关明白，俵会得听勿出，只曉得一本万
利，六千元拿仔出去做生意，佢講得来得格清楚，吹吹牛
皮拉拉皮条，格算啥生意？剛剛掌祀、喜娘跑来，俵才看
見格，佢篤阿会得跑錯人家？才是翻門檻。

妻 哦！格末俵早点为啥勿講？

兴 早講有啥用？俵少奶奶只曉得賺銅鈔，一本万利，真叫財
迷心窍，我看勿是万进，倒是万出。

妻 啊哟！俵快点去尋佢篤轉来。

兴 寻是尋勿着格，只要得預备車子到陈家去看看好哉。

妻 对，快点預备車子。

兴 佢可以看笑話哉。哪末牛皮吹豁边，皮条拉断脫哉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五幕

布景——陈家客堂，布置小型喜堂。

幕启——陈母和陈实在场说话。

实 今朝表兄格好日子，辣里办喜事，应该闹闹猛猛，热热闹闹，捺亨冰清冷静，吃喜酒格人也嘸不？到格歇辰光，新官人也勿来，到底闹点啥格把戏？

陈 侬表兄怕撥辣侬表嫂晓得勿好，才瞞住格，所以嘸不排场。

实 姆姆，勿是我怪侬，捺亨答应表兄？表嫂儿化凶，倘使晓得仔，带人来大打出手，打喜堂、打新房，侬一家人家要打得落花流水，我真耽心。

陈 话是对格，当时看俚苦苦哀求，又为仔刁家传宗接代，所以答应，但愿暂时勿晓得，好在结婚以后，就转去格，就是再晓得，同侬也嘸啥关系。

（张云山手里拎了一个衣包，同刁晓上）

刁 姑母。

陈 哦，姪儿来哉。

刁 表弟。

实 哦，我当仔啥人来哉。表兄，今朝侬是新官人，照规矩应该穿新衣裳，侬捺亨衣裳也勿换，头也勿剃？一点也看不出侬喜气洋洋。

刁 实在来勿及，马马虎虎，横竖只要拜一拜天地。

实 衣裳总要换格。

刁 有辣里。

(从張云山手里接过衣包，解开来，張云山为刁曉穿起箭衣外套来)

实 拜堂穿格种衣裳，阿弄錯？

刁 勿差。

实 格勿是新官人穿格，是死人穿格老衣。

刁 瞎說，瞎說！

实 我記得从前侬爷下棺材辰光是穿格种衣裳格。

刁 勿对，勿对，勿要瞎說？

張 格衣裳死人穿仔下棺材未叫老衣，穿辣新官人身浪就叫新衣，今朝僚表兄好日子，应当要說好話格。

实 勿瞞僚講，我講格閑話勿好，連我自家也勿曉得，实梗吧，旺篤自家揀好哉，揀好話留下来，勿好格讓俚去。

刁 張先生，表弟年紀輕，小人脾气，勿能作真格，叫童言无忌。

(掌礼、喜娘上)

礼 刁少爷，就是該搭做喜事。

刁 僚捺亨弄錯跑到仔侬屋里去？

礼 伊日子張先生勿曾講清楚，僚刁府浪我是認得格，一直跑得去。勿曉得辣該搭。

刁 是辣該搭陈府浪曉。

礼 辰光差勿多哉，陈少爷可以更衣哉。

刁 僚又弄錯哉。

礼 哪能弄錯哉？

刁 今朝好日脚是我刁少爷，勿是陈少爷。

礼 格捺亨是陈府浪呢？到底啥人是新官人？

刁 到底是我。

礼 剛剛辣僚府浪向，僚講是陈少爷，說侬弄錯哉，現在又話

是係，係阿曾弄錯。

刁 嘸不弄錯。

禮 格末辰光勿早，端正起来，吉时到哉，哦！先生篤，傳事哉。

（阿兴从外急步奔上）

兴 少爷，少爷，勿好哉，勿好哉，勿晓得啥人对少奶奶講过哉，現在少奶奶来哉。

張刁 （惶急地同声問）阿真介？

兴 格有啥假格？我看見少奶奶叫車子，我就先跑得来报信格。

刁 （对張）快点想个法子。

兴 讓我去看看。（兴下）

（这时台上場面乱极了，刁曉急得手足无措，張云山慌張地摸手抓发，陈母嘴里只叫捺亨弄法，陈实呆在一边，四个人乱成一片）

張 要是少奶奶来仔，嘸啥好事体做出来，格歇辰光嘸不別格办法，只好同係表弟商量，讓佢代拜堂，等少奶奶走仔就調轉来，你看捺亨？

刁 对，表弟无论如何要請侬帮我格忙。

（急急脫衣为陈实穿戴，陈实拒絕）

实 当初有話在前，係要借房子，因为是亲眷，情面难却，只能答应，佢又勿是收房租，一塌括子侬只答应我兩磅糖果，四磅餅干，現在糖果餅干勿曾看見，我閑話辣前头，房子借撥侬，人是勿借格。現在侬叫我穿格种衣裳算啥名堂？

刁 表弟，帮帮忙，代我一次。

实 我从来勿曾拜过堂，另請高明。

張 表少爷，你看表兄可憐，晚歇点表嫂进来，打得落花流水也勿好，係还是帮帮忙吧。

实 要講打，我是勿来事格。

張 （对刁）係求求姑太太吧。

刁 姑母，今朝事体已經实梗，只有求係老人家救命，叫表弟代我拜堂，俚只听係老人家閑話，只要係講一声，总归答应格。

陈 阿囤，看我面浪，代表兄拜一拜堂，等表嫂走仔，就勿关係啥事哉。

实 姆媽，哪能又答应哉，万一將來有啥事体，哪能弄法？

陈 我想，將來大概勿会有啥事体，係就代一代吧。

实 係勿要以为拜啥城隍老爷，灶君老爷，嘸啥道理，格是拜堂，人生一世，只有一次，阿有啥一經拜堂格？

陈 格末捺亨弄法呐？橫豎只有一次，係代拜拜吧。

張 再加二磅餅干，一磅糖果。

实 哦，再加我二磅餅干，一磅糖果？嗨嗨。（笑）

（張云山即為陈实穿衣。阿兴急步赶上）

兴 少爷，好哉，好哉勿碍哉。

刁 啥道理？

兴 少奶叫車子勿是到該搭来，是到王公館去义麻將格。

刁 小赤佬，要死快哉，我撥你吓杀快。

礼 快点，辰光快要过脱哉，傳事哉。

刁 慢慢叫，慢慢叫。

（急急脫去陈实的衣裳）

实 哦，算是拜过堂哉，要脫衣服。

刁 勿是拜过堂，現在用勿着你。（急急穿衣）

礼 格种生意我勿曾做过，究竟啥人是新郎？一歇陈少爷，歇刁大爷，介許多辰光，別人家兩次生意也做过哉。

刁 新郎是我。

礼 勿要再弄錯。

刁 格哪会弄錯？

礼 既然勿弄錯，剛剛算啥路道？

刁 勿会弄錯格，快点吧。

礼 先生篤预备，傳事哉。

（阿兴又急步上）

兴 来哉！

（全場又混乱起来，刁曉連忙脫衣，一面問阿兴）

刁 啥人来哉？

兴 啥人来？我来哉晚。

刁 小赤佬，尋开心。（兴下。刁又穿衣）

礼 先生篤，傳事哉。

（阿兴急步又上）

兴 勿对，勿对。

刁 又是啥事体？

兴 少奶奶听見王太太勿拉屋里向，三缺一，麻將又勿成功，馬上赶得来哉，我是来关照一声格。（急下）

刁 阿是真格？

兴 有啥假格？

（刁曉急又脫衣为陈实穿，陈实又拒絕）

实 慢慢叫，剛剛說用勿着我，叫我脫下来，現在又要我穿衣哉，真是有事有人，嘸事嘸人。一歇借，一歇还，用勿着就一脚踢开。现在我随便那能勿借哉。

張 好哉，好哉，再加兩磅糖果，四磅餅干，另外还加……

实 勿要加哉，倏拿糖果厂、餅干厂搬得来，我也勿借。

（阿兴急步又上）

兴 快点，快点，少奶奶已經到門口哉。

（全場頓時又极度混亂，各人惶急無措，刁急急為陳實穿衣。刁妻同婢女上）

妻 姑母。

陳 少奶奶。

妻 表弟。

實 表嫂。

陳 今朝僚捺亨會到該搭來格？

妻 今朝是表弟格大喜日脚，侬是至親，為啥勿通知我？使我做小輩格叫人家看勿起。

陳 格格……格格……本來要發帖子，因為勿想驚動大家，又是草草不恭，所以关照姪兒帶個信撥僚，僚勿要見怪。

刁 是啊！勿能怪姑母，我來行一樣格。

妻 （把眼一瞪）用勿着僚開口！

刁 是，是，是，我勿開口好哉。

實 格格事體勿能怪侬娘，實實在在才是張雲山……

張 （急急地）格閑話慢慢叫講，吉時已到，勿好錯過，豪燥拜堂吧。

禮 匾篤還有啥花樣經哦？索興弄弄清爽，侬索興等等末哉。

張 嘸不哉，嘸不哉。

禮 先生篤，傳事哉。詞曰，蹉跎蹉跎真蹉跎，張三帽子李四套，笑話事體年年有，拜堂也有請代表。

（白）奉請二位貴人登堂，奏樂和來，（幕內奏婚禮曲，喜娘引新娘上）緩——步輕移。（喜娘扶新娘，刁曉扶陳實，而刁曉則站在中間和陳實一起動作）朝上參拜和合二仙。行禮恭揖成雙揖，請下禮拜。（三人一起禮拜）

禮 喂！哪能拜堂也有插搨子事體，有三個黨格介？

（妻走上前一把抓住刁曉耳朵下。張雲山也即溜下，頓時

場面非常混亂)

妻 係算做啥?

实 表兄, 表兄, 慢慢叫走, 係自家来吧。

礼 送入洞房, 奏乐!

——幕在混亂和音乐声中下——

第 六 幕

布景——新房。

幕启——假新郎陈实和新娘并肩坐着, 都穿着礼服。新娘面上有遮面紅布。二人都不說話, 陈实面部很覺尷尬。新娘假装一声咳嗽, 陈实一惊。(重复几次) 新娘就輕輕移动, 坐到陈实的身边, 陈实急坐在一边, 新娘又移坐过来, 如此二、三次, 終于陈实无处可移, 跌在地上, 爬起来看見新娘坐到自己凳子上来了, 既不敢叫新娘坐到原地方去, 也不敢坐到新娘旁边去。停了一会, 把这只空凳子端到另一面去坐。停了一会, 新娘終于忍不住了, 抬起头来。

巧 捺亨新房里向人也嚟不格介?

实 人是有一个辣里, 不过格个人呵, 已經借仔撥人家哉, 自家做勿了主, 養过嚟不。

巧 咦! 格倒是奇怪格, 哪能有格种事体格介?

实 真是奇怪, 真是笑話年年有, 总嚟不今年多。

巧 格末我面孔上格块紅巾遮辣浪悶气煞, 新官人應該挑挑方巾格碗。

实 啊! 方巾我也挑勿来, 一来我是挑勿动, 二則我也勿懂,

还是安逸点，等一歇有人来替僚挑格。

巧 啊！格闲話勿对晚，是啥人介？

实 是啥人？等歇僚会明白格。

（巧妹把面上方巾輕輕地向上揭，和陈实目光相接，大家一惊，回避，又揭方巾，又惊避。如此二、三次，巧妹觉得这个新郎老成，心里满意，就揭下面巾，陈实急得手足无措）

巧 噲……噲……

实 噯……噲……

巧 哈……哈……

实 噲……

巧 促堂也拜过哉，现在我同僚已經是夫妻，为啥僚看見我实梗拘束？

实 新娘子，剛剛我同僚拜格堂勿算数。

巧 咦！捺亨拜堂也好勿算数格呐？

实 我，我，我是代別人家拜格，是替工。

巧 真正是笑話，世界浪格事体样样式式才有，連搭拜堂也会有替工？

实 怪来怪去只怪我嘴巴太饞，貪吃仔几磅餅干，几磅糖果，造成今朝格局面，我总要劝劝两个小朋友，嘴巴千定勿要饞，勿要貪吃，如果僚要貪吃，將來吃着苦头就懊悔莫及。新娘子，我劝僚安安逸逸，定定心心坐辣旁边，阿有啥頂好拿格块紅布原去遮起来吧。

巧 啥事体还要遮起来？天气实梗悶，兜拉面孔浪，透气勿轉。

实 勿是別样，我看見僚有点难为情。

巧 夫妻淘里有啥难为情介？

实 我同侬勿是夫妻，格椿事体真叫嘸趣。老早对侬講过哉，为仔嘴巴饒，想吃几磅饼干糖果，其实一块也嘸末吃到。现在侬兩家头大家秉燭达旦，坐到天亮，等俚篤米仔，拿侬原物奉还。

巧 啊哟！侬拿我还到啥場化去？我同侬已經拜过天地，尽仔周公之礼，已經成为夫妻哉。

实 唉！別人家拜堂末是周公之礼，今朝我同侬拜堂是昏天黑地，岂有此理。

巧 新少爷，侬說格話我勿懂。

实 懂格辰光就辣后头，现在还是一个悶葫蘆，但等天亮，就会明白。

巧 辰光勿早哉，新少爷可以安置哉。

实 啊？阿是要……要……要我齣啊？格是随便捺亨勿能駢格，要是出仔，問早哪能交關？侬要晒，自家駢末哉，我同侬是男女有关，授受不亲，瓜田李下，应当各避嫌疑。

巧 既然侬勿駢，我要駢哉。（走到陈实跟前）新少爷，外套脫脫吧，天蛮热格。

实 是，是，蛮热，我汗也出仔一身哉。

（巧妹帮陈实脫去外套箭衣，身穿便服，仍旧坐着不动，巧妹坐在另一面）

巧 唉！別人家热，我都催脫脫衣裳，现在我身辣热，就嘸不人帮我脫哉，算算是讀書人，捺亨一点道理也勿懂。

实 哦，落里格書浪有脫衣裳介？倒想勿起来。

巧 唉！讀書人，惶恐啊惶恐，遠搭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往而不来亦非礼也，格兩句話都勿懂。勿要說夫妻淘理，要有来有去，就是朋友淘里，也要有来有去。格点也勿曉得，格种讀書人真是惶恐啊惶恐。

实 噯，倒对格。看勿出俚閑話講得蛮有道理，我惶恐是个讀書人，既讀孔圣之書，必达圣賢之道。撥一个女人实梗一講，真勿上算。但是我同俚男女之間，授受不亲，捺亨弄法呢？……好，实梗吧，我拿兩只眼睛閉紧仔，阿是勿看見哉，就是实梗。（走到巧妹跟前，双目閉紧）

巧 僚实梗同我脫衣裳！阿是心里勿愿意？

实 的確，是勿愿意。

巧 勿愿意就勿要脫。剛剛我同僚脫衣裳辰光，情情愿愿，面孔上末笑嘻嘻，現在僚同我脫衣裳，板起面孔，閉紧眼睛，格算啥？应当面孔上笑嘻嘻格碗。

实 新娘子，勿瞞僚講，我是撥僚格几句話說住哉，只好礼尚往来，心里实在是无可奈何。

巧 既然是无可奈何也勿必哉。

实 格末蛮好。

巧 实梗一看，讀書人惶恐啊惶恐！

实 啊哟！又是惶恐啊惶恐，嚙不法子，只好將就点。（面現笑容）

巧 哦，現在笑哉。

实 面孔浪末是笑，其实心里是啼笑皆非。（为巧妹脫衣）

巧 請僚扶我一把，我要到床浪去躺哉。

实 用勿着扶得格，床就辣該搭。

巧 （一想）啊哟滑！啊哟滑！

实 （吃惊地）啥事体？

巧 我肚皮痛来。（站起身走一步就坐在地上）啊哟滑！啊哟滑！痛杀哉！

实 唉！我曉得要弄点事体出来格，現在格种痛法，勿要弄出人性命来。（蹬脚）来人呵！哦，俚人才躺格哉。姆媽！

哦，佢也觸哉。（搓手蹬脚地）見死不救，是一項大罪，但是我要动手攙佢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格規矩就犯哉，捺亨弄法呐？

巧 讀書人惶恐啊惶恐，豈不聞嫂溺援之以手，況且我剛剛同僚拜过堂，为啥勿能攙我呢？

实 佢講得蛮对，实梗吧，（伸出双袖）僚拉住我袖子立起来好哉。

巧 实梗勿好。

实 格末哪能？

巧 要僚誠誠是是用僚格手拉住我格手，拉我起来。

实 格是危險格，今朝为仔几磅糖果餅干；姆媽为仔亲眷，答应付，現在弄出格种事体来，真叫嘸法子。好·好，好，手呵，手呵！想勿到今朝要委屈僚去攽女人家格手哉，將來捺亨再握笔做文章，考狀元呢？恐怕就因为今朝格情形，暗室亏心，神日如电，文章做勿好，狀元也考勿到，要考中癩头龜哉。

（用手拉巧妹，巧妹乘势一翻，扑翻在陈实身上，惊得陈实大叫）

实 来人哪，来人哪！救命！

（陈母上）

陈 天亮哉，哦，匪篤啥事体狂冷狂冷？

（陈实、巧妹都站起身来）

实 格一夜天，罪受夠哉，姆媽，快点去叫表兄来。

（巧妹恭敬有礼地走到陈母面前）

巧 婆婆，媳妇見過婆婆。

陈 格称呼慢慢叫看，内中还有情形，等歇就会明白。

（刁曉上）

实 哦！表兄，係来哉。好，现在原封勿动，原物奉还。（对巧）新娘子，格是倭丈夫，俚是新官人。

刁 （走到巧妹面前）对，我是倭丈夫，我是新官人。

巧 （退后两步）放规矩点。

（刁晓正欲伸手拉巧妹，巧妹退后。刁妻带阿兴、婢女上场，走到刁晓身后）

妻 哼！

（刁晓回头一看，见是妻子，吓了一跳）

刁 倭啥事体也跑来？

妻 倭为啥跑来？

刁 三朝嘸不大小碗，我是来闹新房格。

实 嫂嫂，倒好篇，今朝日辰浪勿能勿讲清楚哉，锣鼓勿敲勿响，闲话勿讲勿明。

刁 要敲敲锣鼓倭住，敲得闹猛点，策不隆咚噲噲噲噲噲！

妻 勿要倭瞎闹，让表弟讲。

实 为来为去为仔倭嫂嫂，一不生男，二不生女，为子嗣计，所以表兄辣外头纳妾，为仔想传宗接代，怕倭晓得，才借佢屋里讨亲，佢姆妈因为是亲眷，只能答应。我呢，为仔几磅糖果饼干，嘴巴饞，拿我格人借撮俚。昨日一夜天格罪也受够哉，一歇歇有来有去，说啥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一歇歇啥嫂溺援之以手，我好勿容易巴望天亮，现在总算巴到天亮哉，我格罪是受够哉，现在原物奉回，请啻篇同佢去吧，再勿去，我实在吃勿消。

妻 哦！原来实梗。（想一想，对刁晓看看，又对巧妹看看）表叔，让我来问问新娘娘看。（指刁晓，对巧妹）俚是我丈夫，我是佢家小，俚是有家小格，倭捺亨嫁撮佢？

巧 当初佢爹爹勿晓得佢有家小，佢骗佢格，上仔当哉。

妻 格末係愿意嫁撥俚，还是愿意嫁撥表弟？

巧 我只曉得啥人同我拜堂，就嫁撥啥人。

妻 对，对，对，係講得对。愿意嫁撥表弟，交关好。姑母，表弟还勿曾配亲，現在俚篤堂也拜过，洞房花燭也經過，倒勿如係現現成成得一个媳妇，俚篤兩家头倒是一对好姻緣，係看捺亨？

陈 好是好格，不过象煞內姪太吃亏，促太便宜。

妻 自家亲眷，談勿到吃亏便宜，吃亏就是便宜，便宜就是吃亏，既然姑母答应，事体就好办。（对刁）格椿事体，係看捺亨？

刁 我看末……

妻 （怒冲冲地）到底捺亨？

刁 少，少，少奶奶作主好哉。

妻 哦！我作主？係板要同意格。

刁 也只能同意碗。

妻 大家同意就好哉。

实 大家同意，我勿同意，别样我勿怕，我只怕俚格有来有去。

巧 昨夜里，为仔係对我实梗冷淡，嚟不法子，所以說有来有去。現在做仔夫妻，自然要相敬如宾，决勿会象昨夜头格有来有去哉。

实 哦！决勿会有来有去？

巧 是碗。

实 表兄，格就叫做“牛吃稻柴，鴨吃谷”。

刁 我一番心計才篤落。

陈 夫妻姻緣前生定。

妻 表弟，呆人自有呆中福。

（陈实、巧妹同跪下）
实巧 謝謝表兄表嫂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學 官 話

故 事 內 容

盛作堂为了剝削百姓，一心想做官。妻子唐氏又告訴他只有学了官話才有“官派”。盛作堂听了就化了兩块钱向一个山东小販买了四句北方話，当天晚上吓跑了一个小偷，他以为这是“官話”的效力。第二天又去买了四句北方話，于是自誇就要做官。

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，老百姓害怕見官，知道盛作堂会說官話，公請他去代為報官，盛作堂在索詐財物以后，就去報案。知縣問話，他把买来的官話回复，結果是自認凶手，收禁獄中。

登 場 人 物

盛作堂——三、四十岁，一心想做官，化錢学官話，結果吃了亏。簡称盛。

唐 氏——三、四十岁，盛妻。巴望丈夫做官，自己好做官太太。簡称唐。

老山东——小販，四、五十岁。簡称老。

小 偷——

知 縣——簡称官

差 人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鄰 居——戊、己。

第一幕

布景——一間中戶人家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唐氏在洗衣服，盛作堂走着八字步从內出。

盛 太太，大清早起来，就汰衣裳，忒辛苦哉，叫別人去汰好哉。

唐 派头倒大辣嘛，衣裳叫別人家汰？侬只有兩家头，我勿汰，要末僚汰。

盛 叫我汰衣裳？格是勿来事格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是老爷，捺亨可以汰衣裳？

唐 哦，僚是老爷，格末我是太太，太太也捺亨可以自家汰衣裳？

盛 格末應該用丫头娘姨，叫丫头娘姨去汰。

唐 丫头娘姨末也要僚去用格，一搨括子靠仔爷娘格点遗产辣里过活，现在格点遗产末也用得差勿多哉，捺亨还用得起丫头娘姨？总归要自家想法子做生意末好咯。

盛 太太，做生意也勿是容易事体，要动脑筋，好末好，勿好就要蚀本。

唐 格末捺亨弄法呐？家当要吃光格咯。

盛 我想顶好阿有啥路道去寻个官做做，脑筋用勿着动得，又勿会蚀本，如果要用铜钿，只要登辣老百姓头浪括括，講出話来，只有做官格說話，嚙不百姓开口余地，老話：“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”，只要做仔三年官，回到屋里向一世也吃勿完，官做做几化好！可惜嚙不路道。

唐 路道是有格，倒是僚嚙不做官格本事。

盛 哪能我嘅不做官格本事？做官格人嗰个个有本事夾？不过摆摆样，搭搭架子，打打官腔，講兩句官話，走走八字步，还有啥別格啦？

唐 就凭係說格几椿事体，係就嘅不資格做官。

盛 捺亨格道理？係講講看。

唐 做官格虽然勿要抬槓，官話係就講勿来，捺亨去做官？

盛 我只要学好哉！

唐 係如果官話学得会，做官我有路道。

盛 啥路道？係講撥我听听看。

唐 我有个寄爹辣浪卡子浪做卡官，俚先化仔几个銅鈔去走走門路，运动运动，就做仔官哉，现在真是銅鈔多得来。俚是会講官話格，现在係先拿格官話学会仔，俚再来拼湊拼湊銅鈔，就可以去运动一个官做哉。

盛 不过格一笔本鈔……

唐 本鈔勿要紧，总归是將本求利。

盛 勿曉得阿收得回嚟？

唐 收得回。卡官虽小，叫天高皇帝远，一切商旅船只經過卡子，勿問是吃格、用格、大格、小格，要过关，总归有油水可以賺，哪怕是乡下人卖蘿卜青菜，也要捐銅鈔格，嘅不銅鈔物事也要。

盛 格是也有捐勿着銅鈔格物事格，作兴来仔一只粪船呢？係也去捐？

唐 咦！粪船末是好物事晚，乡下人种田总归要用粪去做肥料，嘅不肥料田里向就嘅不出产，乡下人拿格粪看得几化重要，捺亨勿好捐？

盛 攔住粪船，臭味难聞，格股味道捺亨吃得消？

唐 係跑跑开好哉。

盛 人跑开仔，糞船也开脫哉。

唐 只要係自家跑开，叫手下人辣浪，糞船就勿会开。

盛 对，对，落是也作兴有啥捐勿着物事格船格？

唐 嘸不捐勿着物事格船格。

盛 作兴装棺材船呢？銅鈿又嘸不，格末捺亨？

唐 係就扣牢棺材勿放。

盛 棺材要俚做啥？

唐 棺材有人要买，就卖脫，嘸人买末就拿回来做口寿材，防防老，再勿对，做做地板也用得着格。

盛 对，对。不过，空棺材有法子想，装死人格棺材捺亨弄法介？

唐 啊哟！捺亨实硬纏勿清介！俚篤勿曾撥倭逼杀，我倒要撥倭逼杀哉。总归一句話，要看倭格苗头格碗。

盛 对格，看我格苗头。

唐 现在倭官話勿会講，講俚該搭格話，嘸不威势，板要講“媽的”“爸的”才有人領盆。

盛 哦！格末要去学格。不过，要化銅鈿格碗。

唐 喏，（从身上摸出錢来）我身上有兩只洋，倭拿去。

盛 （接錢）我去打听打听看，啥地方格官話好，我去买俚来。

唐 揀好点格买，颜色要鮮明点格，勿要拿格种藍青官話买得来，分量末要称称准。

盛 学官話捺亨要称份量格介？

唐 啊哟！倭格点也勿懂？一句話要八斤（北京諧音）得来。

盛 格是我要是买仔十句是拿勿动哉，要用扛棒来扛格哉。

唐 学会仔放辣肚皮里好哉。

盛 兩块洋鈿怕勿夠，一句話要八斤，二角四分一斤，一斤話

要一元九角二分，現在算起来一句只有八分，勿夠。

唐 閑話末实梗說，作兴賤（音強）点，四分一斤也卖，碰巧辣路浪向可以拾着几斤。

盛 格末僚搭我一道去拾，兩家头好多拾点。

唐 我有事体来，勿去，僚一个人去吧。

盛 格末我去买官話去哉。（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街道。

幕启——空場；盛作堂东張西望地上場。

盛 （自言自語）我問来問去，問勿出官話辣啥地方买，有人对我說：南貨店里向有得卖，我跑到南貨店里去买，店里向格人問我买啥？我說买官話，俚叫啥包仔一包“干蝦”撥我，我說格是开阳蝦米，我勿要，我要官話，俚說嘸不，嘸不。我跑出来再問別人，別人才当我是神經病，大約店里嘸不卖，作兴攤头浪有也說勿定。（四面看看）攤头也勿看見，作兴小販格籃里向有也会格，讓我留心看看。

（老山东手挽籃子上）

老 花生米，花生米！（見盛朝他看）你要买花生米嗎？

盛 （大笑）哈哈哈哈哈！真巧极哉，实头是拾辣籃里向卖格，真正是踏破鉄鞋嘸寻处，得来全不費工夫！大約是我官运亨通。

老 朋友，你要买花生米？

盛 勿要。

老 你不要打棚，（欲走）花生米……

盛 條勿要跑，我要問條买。

老 問你要不要买，你說不要，現在又要买，要买多少花生米？

盛 花生米我勿要。

老 哪么你要买什么？

盛 买兩声閑話。

老 什么？你要买兩句話？什么話？

盛 买條嘴巴里講格官話。

老 啊！你要买官話？

盛 份量阿足格？

老 什么份量？

盛 睹，官話阿才是八斤格？

老 是北京的。

盛 顏色勿要藍格青格，藍青顏色勿好，要揀顏色好点格。

老 什么藍青顏色不好，要揀顏色好的？

盛 是碗，顏色要揀好点格。

老 （笑，暗語）这傢伙洋盤。（对盛）你不要問我什么价錢，这两天官話的价錢大得很，貨色沒有地方来嘛。

盛 哦！缺貨。

老 你身上帶多少錢，我就給你多少貨；我們做生意規規矩矩，公平交易，老少无欺。

盛 我身浪一塌括子只有兩只洋。

老 什么？只有兩只洋？兩只洋就能买官話嗎？一句官話就要卖十块八块的，兩只洋連一句話都买不到。

盛 好哉，一回生、二回熟，大家攀攀下回主客。

老 那么你身上还有沒有錢？

盛 嘸不哉！

老 我不信，讓我抄抄靶子看。

盛 啥？要抄靶子？倅末規規矩矩做生意，我末老老实实买物事，我身上只有兩只洋，又勿騙倅。

老 好，看你老实，說得可憐，同你交个朋友，下回有亲戚朋友要买官話，給我介紹介紹。

盛 格是一定要介紹格。

老 （放下籃子）說官話，要精神抖擻，神气活現。現在我不但教你講官話，還要教你搭架子。

盛 哦，学官話還要搭架子？我恐怕勿来事，勿曉得是紅木架子，还是松香架子？

老 不是什么紅木架子，松香架子，我是說的教你說官話的身段。

盛 阿要銅鈿哦？

老 这不要錢，是奉送的。

盛 哦！倅人真好。

老 你看好。用二指一点，头一点：“你来了嗎？”这是第一句。

盛 哦，第一句阿是藍顏色袜子？

老 不是什么藍顏色袜子，這句話就是你們苏州人講話：“倅来哉啊”，我們叫“你来了嗎？”

盛 哦，原来实梗。（說北方話）你来了嗎？

老 对，第二句你要往后退一步，面現笑容，用手一伸，手掌向外，这是客气的意思。你說：“請坐，請坐”。

盛 （学样）請坐，請坐。

老 这第三句要說得有勁。第二句是退后一步，第三句是要上前一步，兩只眼睛要瞪着，用兩個手指一点，說：“你去

了嗎？”

盛 你去了嗎？（学样）

老 对，这第四句是双手抱拳，把手一拱，就这样架子：“不送，不送”。

盛 不送不送。

老 对，四句教完了。

盛 兩只洋就是实梗四句官話？貳貴哉。

老 便宜，便宜，只有五毛錢一句。

盛 价細貳大哉，兩块洋細买仔蘿卜青菜，挑也挑勿动，买米也好买一叉袋得来。

老 要知道这是我独家經理，別人家你买不到。好，还记得嗎？

盛 忘記哉。

老 好吧，再教一遍。

（老山东又教一遍，盛作堂就学一遍）

老 第一句你的架子是洋里洋腔，第二句嗓門要低些，脸上要笑嘻嘻的样子。第三句要有精神，神气活現的。第四句要客气些。

（又学一遍）

盛 朋友，明朝我还要买格，僚店开辣啥場化？

老 没有什么店。

盛 阿有攤头？

老 沒有。

盛 格末捺亨寻僚？

老 你只要問老山东三个字，連三岁的小孩子也都曉得。

盛 格末阿有招牌呢？

老 沒有，你不要找錯人，老山东只此一家，并无分出。

盛 好格，晓得哉。（一边說这四句話，一边下）
老 哈哈！哈哈！世界上哪里有这种猪头三！（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一幕。

幕启——唐氏在場。

唐 俚出去仔長遠哉，勿曉得阿曾买着官話。

（盛作堂裝成一付官樣子，走八字步上。唐氏見了，立即上前招呼）

唐 作堂，阿是僚轉來哉？

盛 （兩指一伸，面孔鉄板，双目睜得圓圓的）你來了嗎？

唐 （惊吓地）作啥？作啥？啥事体？

盛 （滿面笑容地）請坐，請坐。

唐 自家人晚，還要請我坐啦？我去倒杯茶僚吃，僚走得蛮吃力哉。

盛 （退后一步）你去了嗎？

唐 是晚，我去倒茶。

盛 不送，不送。

唐 作堂，僚做啥实梗客气？還要送啦？

盛 （突然地）你來了嗎？

（唐氏一呆，盛作堂重复說了一遍）

唐 僚格算啥介？

盛 格就是官話。

唐 哦，格就是官話，格末为啥一歇面孔璧板，一歇笑嘻嘻？

撥條吓坏哉。

盛 格是架子。

唐 說官話还有架子？还有哦？

盛 嘸不哉，就是四句。

唐 兩块洋鈔就买仔四句官話？忒貴哉。

盛 便宜格。人家一句官話要买十块八块得来。

唐 今朝係辛苦哉，早点吃仔夜飯睏吧。

盛 勿来事，一吃夜飯，格四句官話才要忘記脫，一睏覺更加要忘記哉。我准定辣該搭客堂里溫习溫习，拿格姿勢閑話才練練好，係自家去睏末哉。

唐 作堂，係倒真格用功，格末我去睏哉。

（唐氏进内，盛作堂一人在客堂里反复的做着姿勢，說着这四句官話，后来覺得疲乏了，坐在凳子上声音逐漸低沉下去，終於睡着。一个小偷弯腰曲背，伸头縮頸地双手乱摸着上場。在身上摸出一根紙捻，手一晃，火就燒起来，照到門边，突然听到里面有人在說：“你来了嗎？”不覺一惊，躲在一边。又听到“請坐請坐”，以为自己被人发现了，回过身去。“你去了嗎？”哎，不对，是被人发觉了，举足欲走，只听得“不送不送”，这可把小偷吓坏了，立刻跑了。但还是心不死，怀疑自己怎么会被发现的，并且还是这样客气，要請自己坐，还要送出去，于是再摸上前去，想了解清楚。当他走到近門边，又听得“你来了嗎！”同样重复一遍，这才以为确实被人发觉了，吓得連手里的紙捻也捏不住，落下了地，急急逃走）

（幕内效果鷄鳴声，天亮了，唐氏从内出）

唐 作堂，醒醒，天亮哉。

（盛作堂站起身来，仍旧說这四句話一遍，唐氏看見門边

有紙捻一根)

唐 作堂，勿要講哉，格根紙捻落搭來格？

盛 勿曉得呢。

唐 格倒希奇哉。

盛 哦，昨日夜里一定有賊進來，否則勿會有賊紙捻，格名堂叫賊霉紙。

唐 格末尋尋看吶，阿偷脫啥物事。

(二人四面尋找)

盛 里向外頭物事才勿少，勿會偷脫啥物事。格賊捺亨進來格介？

唐 昨夜頭我要緊關哉，我忘記仔關大門。

盛 格末賊为啥進來仔勿偷物事？

唐 照規矩是賊勿空手，隨便捺亨要偷一點格，現在俚東西勿偷，還要失落脫一根紙捻，算俚觸霉頭。

盛 (想一想) 噯，太太，僚阿曉得賊为啥勿偷東西？就因为我格几句官話拿俚吓跑哉。

唐 哦！阿是真格介？

盛 比方說，我坐辣凳子浪，賊從外頭進來，我阿是一向要說個話格？俚跑進來听我說：“你來了嗎？俚想捺亨僚曉得我来介？我說：“請坐請坐。”俚想格人倒客气啦噠，勿來事還是走吧，我說：“你去了嗎？”俚想捺亨我要跑僚也曉得格介，一定發現俚哉，就要走哉。再加一句“不送不送”，自然拿俚吓得連紙捻都勿要哉，馬上逃走。

唐 對格。

盛 兩塊洋銅買四句官話，阿是便宜哉，要是撥賊偷脫一條被頭，一件衣裳，要几化銅銅得來。

唐 對格，四句官話吓退賊，如果買到八句官話，格是連強盜

也吓退格哉，僚豪燥再去买呐！

盛 格是銅鈔要多帶点格。

唐 （又摸錢）喏，兩元。

盛 （接錢）兩元忒少。

唐 格兩元洋鈔还是买米格銅鈔，現在僚拿去买官話吧，已經老主顧哉，勿碍格，僚去吧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二幕。

幕启——空場。老山东手挽籃子上，一路叫卖花生米。

老 花生米，花生米！（四面看看）这傢伙今天不知道他来不来。

（盛作堂兴冲冲地上）

盛 老山东，老山东，僚教我格官話，灵格。

老 我的东西沒有不灵的，你講講看，怎么个灵法？

盛 昨日我回去仔，連夜飯也勿吃，一个人在客堂間里溫課。

老 好，是要这个样子，才学得好。

盛 半夜里来仔一个賊，想偷倪屋里格物事。

老 哦，他奶奶的。

盛 齐巧我辣浪說官話，格賊撥格四句官話吓跑哉。

老 你看，官話連賊都吓跑了。你看，官話灵不灵？

盛 灵格，今朝我特为寻来問僚再买兩句。

老 今天價錢又漲了。

盛 哎唷！說僚好，馬上就漲价，伊面才辣浪大減价大放盤，

我因为大家是老主顧落，特为来寻僚格，別人家才是一套

箕一畚箕攞辣垃圾桶里也嘅不人要买。

老 这是要看貨色好坏的，那么，今天你帶多少錢来？

盛 兩块。

老 怎么你老是兩元？

盛 勿瞞僚說，格兩块洋鈔还是預备糴米买柴格，今朝攞仔僚，
侬只好餓肚皮。

老 听你講得可憐，就照昨天老价鈔好啦，还是四句。

盛 捺亨还是四句介？老主顧哉碗。

老 价錢不漲已經便宜啦，今天这四句，比昨天的四句还要
难，你的身体吃得消嗎？

盛 买官話捺亨会吃勿消？

老 第一句，这只手要打自己胸脯，嘴里說：“是我！”你先看
我的（举手重重打了自己的胸部一下）是我！“我”字声
音要拉得長。

盛 老山东，实梗打起来要打伤格，阿好打辣别人身浪？

老 不行，怎么能打别人！

盛 （干咳兩声，举手欲打）老山东，打是吃勿消。

老 吃勿消就打得輕一点。

（盛作堂照样学了一句）

老 第二句叫“玩耍玩耍”，这两只手要象叉麻將一样的叉，
又要象烏龟游泳一样，把身子一进一退的样子。好，你来
学学看。

（盛作堂又照样学了一句）

老 第三句是：“那个自然”。

盛 哦，那个銖（諧音珠字）鑽。

老 不对。叫：“那个自然”。

盛 哦，那个自然。

老 第四句的語氣要和順，用兩個手指伸直，在自己鼻子下面一划，說道：“實在有趣”。這個“趣”字音要拉得長，慢慢的高起來，听着：“實在有趣——”

（盛作堂反復學了三、四回，四句話又學會了）

盛 老山東，大家老主客哉，阿好多賣兩句？

老 做生意規規矩矩，不能夠多賣。

盛 格末加一句吧，算買五句好來。

老 哦，你要買只烏龜（音車）。

盛 捺亨弄出“烏龜”來哉？我說饒一句，算仔五句。

老 我們的價錢划一不二，叫老少無欺，不能饒。

盛 老朋友哉，講點交情好哉。

老 我同你有什么交情？（拾起籃子）花生米？（下）

盛 （笑）北邊人究竟洋盤，叫俚饒一句，勿肯，着末來俚自己落脫一句，撥我拾着，阿是洋盤？“花生米”，哈哈！哈哈！拾着一句外快……讓我来背背看。啊喲，勿對，拾着仔一句外快，連頭浪格四句才忘記光哉，貪小失大，得不償失。老山東又跑哉，捺亨弄法訥？呒，讓我想想看，第一句是，是，是我。第二句是玩、玩、玩耍玩耍。第三句是，是——（想着）那個自然。第四句，第四句，呒，實在有趣，對對，幸亏想仔出來哉。今朝搨着便宜貨，拾着一句，哈哈！哈哈！花生米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五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一幕。

幕啟——唐氏在場。

唐 出去仔長遠，勿曉得官話买得捺亨哉。

（盛作堂把學來的四句話邊說邊上場，唐氏聽到門外有聲音）

唐 啥人介？

盛 是我。

唐 为啥勿進來？辣外頭做啥？

盛 玩耍玩耍。

唐 進來吃飯吧。

盛 （進門去）那個自然。

唐 辰光勿早哉，快点吃仔飯末就睏哉晚。

盛 實在有趣。

唐 （而露笑容）老夫妻哉，倭還說得落實在有趣來。

盛 花生米。

唐 倭格官話講得真好。

盛 今朝又买到四句，倒撥我拾着一句，搨着仔便宜貨。

唐 拾着格啥介？

盛 花生米。（長音）

唐 倭啻吃力哉，阿要到里向去休息休息？

盛 現在官話才學好哉，我就是老爺，倭末是太太，倭派頭要大，勿得再象从前實梗樣子，倭要搭点架子格，倭看我講一句閑話，是几化神氣活現。“是我”，阿是，派頭几化大？差勿多格人來問我，倭才要先進來問我見勿見，作興我出去見人家末，倭要講請格，千定千定，勿要再象从前一样杀千刀、死人，撥人家看勿起。

唐 曉得哉，做官格人總歸要有官派。格末老爺，阿要到里向去休息休息？

盛 那個自然。

唐 讓我事体做好仔就来陪僚。

盛 实在有趣。

唐 僚捺亨又来哉。

盛 花生米。(进内)

(唐氏一人在場，鄰居戊、己二人上，敲門)

戊 嫂嫂，嫂嫂，里向阿有人？

唐 啥人介？

戊 是我啊。

唐 (開門) 僚来做啥事体？瞎闖瞎闖，也一点勿懂規矩。

戊 嫂嫂，侬是来看盛先生格，阿辣屋里？

唐 啥物事？啥格嫂嫂，嫂嫂介？啥格盛先生；現在嘸不盛先生哉。

戊 哦！盛先生捺亨啦？阿是，阿是……

唐 現在侬盛先生搭从前大兩样哉，僚勿要嘸不規矩，現在要叫盛老爷。

戊 哦！对对。啥盛先生已經做仔老爷哉？

己 侬乡鄰才勿曉得曉。格末盛师母，盛先生格老爷辣啥地方做？阿是城隍庙老爷呢，还是土地堂做老爷？

唐 瞎热昏！啥格城隍老爷土地老爷介？又是啥格盛师母介？要叫太太格。

己 哦！

戊 盛老爷阿辣屋里？几时动身上任介？

唐 僚来得巧格，就要动身上任哉。今朝旺篤跑来啥事体？

戊 勿瞞僚盛师母……哦，盛太太說，因为侬地方浪出仔一件命案，小桥头有一个人撥人家打杀哉，凶手还勿曾捉牢，所以地方浪公推侬兩家头来看老爷格。

唐 哦，原来是为仔小桥头格椿命案，旺篤阿是来伸冤告狀

介？

戊 勿，勿，勿，伸冤告狀捺亨会跑到該搭来？因为等歇点知县老爷下来履勘相驗，佢乡鄰才勿会講官話，怕弄勿明白，大家一打听，只有該搭盛作堂……

唐 啥物事啊！

戊 哦，盛老爷新近学会官話，外加講得来得格好，大家商量之下，公請盛老爷出去見官回話。

唐 哦，为仔格格事体。要請佢老爷去回答县里格老爷，格是嘸不介簡單，佢老爷学格兩句官話也勿容易，阿是可以随便撥呒篤呼来喝去介？俚現在有身价哉。

（戊、己兩人互相商議）

己 現在盛老爷有仔身价哉，身价銀子勿曉得要凡化？倅捺亨預备贖身呢？

唐 啥格贖身勿贖身？倅当佢老爷是堂子里格姨子哉。幸亏勿曾撥佢老爷听見，要是撥俚听見仔，倅阿要想活命？骷髏头阿还保得牢？

己 啊哦！講錯一句閑話也嘸不大罪名碗。

戊 唉！倅勿会講話末就勿要講，得罪仔老爷太太，我同倅一道来格，連搭我也要撥倅帶翻。

己 是，是，是，勿要动气，大人不作小人之过。

戊 盛太太，請倅去請出老爷来，只要俚肯去，乡鄰人家感激俚格，將來大家要送物事来謝俚格。

唐 送啥物事撥佢介？

戊 放心好来，总归要送兩只鷄，送块咸肉格，太太面辣末送兩块肥皂。

唐 啥物事？送兩只鷄？咸肉、肥皂？大勿碰头辣晦。

戊 格末盛太太，佢听听倅格价鈔看，佢阿吃得消。

唐 係勿要問我價錢，先要問咄篤兩家头屋里向有儿化銅銀，等到事体办好仔，一搨括子統統拿得來好哉。

戊 啊喲，實梗是促兩家人家完結哉。

唐 人命关天，家当完結末人命保牢哉。

戊 又勿是促兩家头打杀格，促不过請老爷去回回話晚。格末請老爷当面出來談談看。

唐 好格晚，我去請老爷出來。

己 係去請老爷，我也去請一對香燭紙馬來。

唐 係講啥物事呀？

戊 叫係勿要响，又要睛說哉。

己 是，是，是，勿，勿响，勿响。

唐 咄篤立拉下头去点，眼睛勿要东看西看，兩只手末放辣下头。噯，咄篤身浪向气味來。

戊 促昨日剛剛汰格浴來。

（唐氏進內）

己 想勿到盛作堂會仔兩声官話，官還勿曾做來，架子就介大。

戊 格就叫：在他門口過，誰敢不低頭。

（唐氏內白：來哉，來哉，外面端正好，老爺出堂哉）

（盛作堂和唐氏同上，盛作堂一見鄰居們，立刻瞪着眼睛看着）

戊 啊呔！實在有点苗頭格，威風凜凜。

己 叫杀气騰騰，看見仔有点汗毛凜凜。

盛 （對着二人，雙指一點）你來了嗎？

戊 己 （吃了一驚）是，是，是。

盛 請坐，請坐。（手掌一揮）

戊 勿敢当，勿敢当，（可是心中害怕，动脚想溜走）

盛 你去了嗎？不送不送。

戊 啊哟，快点来，俚要拿佢送出去哉，格是勿敢当格。

己 实在有苗头，吓得我話也勿敢講哉，勿要再講出点事体来，还是條講吧。

戊 好。回稟大老爷，因为小桥头出仔一樁命案，等歇歇知县大老爷要来相驗，嚙不人会說官話，佢乡鄰人家公請條大老爷帮帮忙，代佢去回稟回稟。

盛 可以，可以，不过謝我儿化呐？

戊 請盛老爷講，要儿化呐？

盛 我学官話也用脫仔四块洋鈔，資本求利，照二分利算，二四得八，要四元八角洋鈔。

己 （对戊）豪燥答应呐，剛剛盛太太要拿佢兩家人家傾家蕩产来，現在盛老爷只要四元八角，佢乡鄰人家多，每家人家只要出兩三只銅板好哉。條豪燥答应。

唐 老爷，條講格銅鈔阿对格介？

盛 馬馬虎虎，做做广告，生意辣后头来。

戊 盛老爷，格末佢就去吧。

盛 我老爷阿是就实梗跟仔匝篤走？

戊 勿走格末捺亨？

盛 預备轎子，我去。

己 啊哟！轎子嚙不叫处呢，只有城隍庙里格城隍老爷出会辰光坐格一頂神轎，要末佢去借得来抬。

盛 啥閑話！格捺亨可以？

己 格末佢到紙扎店里拿一頂来。

戊 僚又要瞎講哉。

己 格末佢兩家头攙好仔僚去。

盛 攽仔走勿頓样。

戊 格末拿扇門板扛仔去，当俚是轎子。

己 格勿象老爷，倒象生病人抬到医院里去看病，抬到殯仪館里去成殮去哉。

戊 勿要瞎說。

盛 好好好，就預备扛好哉。

戊 啊喲，嚙不門碗。

己 就借該搭格扇大門，弄下来坐仔去，等歇拿回来好哉。

唐 佢格大門碗，捺亨可以借撥僚？

戊 格也勿碍，橫豎是扛咄篤老爷。

盛 太太，僚辣屋里听好消息好哉，我去哉。

唐 老爷僚走好。

（戊、己二人用杠子作抬盛作堂的样子）

己 閑人走开，老爷出来哉。

（戊、己兩人抬盛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六 幕

布景——公堂。

幕启——知县坐在公位上，兩旁站立四个差人。

官 来啊！

甲 咋！

官 小桥头这件命案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回話？

甲 回稟大老爺，促关照過哉，有人來回話，立刻回稟。

（戊、己兩人扶盛作堂上）

戊 里向阿有人？

甲 啥事體？

戊 促是來回稟小橋頭命案格。

甲 大老爺老早就問過几趟哉，到姑歇才來，等我去回稟。

（回身）回稟大老爺，回稟小橋頭命案格人來哉。

官 叫他進來。

甲 大老爺叫旺篤去回話，啥人去？

戊 盛老爺，里向老爺辣浪叫去回話哉。

盛 好，讓我去，旺篤辣旁邊看我格苗頭。

戊 好格，好格。

己 （盛作堂大搖大擺地走進公堂）

甲 回稟大老爺，回話人帶來哉。

官 帶上來。

甲 咋！（對盛）叫僚上去。

（盛站在公堂側面）

官 我問你：小橋頭這件命案究竟是什麼人把他打死的？

盛 （雙手拍胸）是我！

官 你為什麼要打死人？

盛 （雙手左右交叉虛撫）玩耍玩耍。

官 你知道打死人是要償命的？

盛 那個自然。

官 好，來啊！釘鐐收監。

盛 實在有趣。（用手一抹鼻子）

（差人甲、乙要上前抓盛作堂，可把鄰居戊、己吓壞了）

戊 回稟大老爺，殺人凶犯勿是俚，俚是促請出來回話格，俚

弄錯哉。

盛 (怒气冲冲) 我捺亨弄錯? 一点也勿曾弄錯, 一声也勿曾說錯。

戊 條捺亨实梗糊塗格呐? 格事体好寻开心夾?

盛 一点也勿曾糊塗, 條勿要辣里攪七念三。

官 (对戊、己) 你們說不是他, 他自己是承認的。

戊 回稟大老爷, 凶手真格勿是俚。

官 那么讓我再来問他, 你們站在旁边听好了。

戊 是, 是, 謝謝大老爷。(对盛) 盛老爷, 格轉條勿能再糊塗哉, 要听好。

盛 勿会得說錯格, 現在再講一遍, 是四元八角格贈品, 以后勿答应哉。

官 小桥头命案是誰打死的?

盛 是我。

(戊、己兩人在旁着急)

官 你为什么要打死人?

盛 玩耍玩耍。

官 你知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嗎?

盛 那个自然。

官 来啊, 收監釘錄。

盛 实在有趣。

(差人甲、乙二人把鉄鍊条套在盛作堂頸上, 拖了就走。这里采用京剧里的“四記头”, 三人跑一圓場, 同时差人們嘴里在哼: 噲噲噲噲噲……噲不掄頓噲)

(戊、己在旁急得搓手抓发)

官 什么东西?

盛 花生米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鳴 不 平

登 場 人 物

大班

大写——小王。

侍女——阿金。

馬夫——阿福。

印捕——阿三。

乞丐

狗形

* * * *

布景——华丽花园的一角，有小圓桌和靠椅等設備。

幕启——大班悠然自得地坐在有扶手的靠椅上，嘴里吸着雪茄烟，正在欣賞景色，大写緩步上場，輕声走到大班面前，态度非常恭敬。

大写 大班，係早。

大班 哦！小王，係早，係勿上办公室去，到該搭来做啥？

大写 办公時間还早来，我到該搭来散散步，呼吸呼吸新鮮空气，真想勿到，大班也辣里該搭，真是有緣。

大班 有緣？係格句閑話哪能講法？我是天天要到該搭来休息休息格，該搭格环境真勿差。

大写 哦，我勿曉得大班天天到該搭来休息，以后我也要常常

来，可以搭大班談談。

大班 係以后常常来搭我談談？談点啥？

大写 嘸不啥，来談談心。

大班 談心？我搭係有啥格心可以談？係有係格工作，係勿能搭我比。

大写 是，是，是。当然我勿能搭大班比，大班真是年高德劭，應該多休息休息，养养精神，欢度晚年。

大班 对，匝篤年輕人也应当多多格努力工作，將来到仔晚年辰光，也可以同我一样，享受富貴榮華。好，現在辰光勿早哉，係可以去办公去哉，勿要耽誤工作。

大写 大班格閑話，真是金玉良言，我一定牢牢格記辣心里。

大班 对，我还能說廢話嗎？我說格閑話，才是金玉良言。係蛮好，係到促行里来做事体，也已經好几年哉，我一向蛮器重係，从係当小職員辰光起头，我就提拔係，一級一級格拿係升起来，現在係已經当仔大写哉，格也勿是啥容易格事体，係应当心里明白，完全是我一手提拔係格。

大写 明白，明白，我格能夠有現在格位置，完全大班提拔格，大班对我格种恩德，真是恩重如山，恩同再造，恩怨分明。

大班 格也用勿着恩怨分明。我看係今朝講話吞吞吐吐，大概係有啥事体吧？

大写 是，是，是，实不相瞞，我有句閑話要搭大班講。

大班 係有啥閑話，只管搭我講好来。

大写 （笑狀）是，是。不过，希望大班勿要見怪。

大班 笑話，我搭係还有啥勿能夠講格閑話？係是我最最心愛格人，一向器重係，相信係，係有啥事体尽管搭我說，

我決勿見怪係。

大写 我，我有一个要求。

大班 噯，我搭係談勿到啥要求勿要求，係尽管說出來好哉，我一定可以答應係。我看，大概係是想加薪水吧？

大写 勿是，薪水我已經拿得蠻多，每个月都用勿脫，我勿是要加薪水。

大班 係格閑話講得几化有道理，勿怪我實梗欢喜係，辣促行里實梗許多做事體格人當中，能夠講出格种閑話來格人，恐怕除脫係以外，再也嘸不第二个人。格末係究竟有啥事體，係尽管說末哉。

大写 勿瞞大班講，我已經實梗大年紀哉，還勿曾成家來。

大班 哦！哪係還勿曾討家小啦？做啥勿早點對我說？如果早對我說仔，我老早就搭係想辦法哉。

大写 是，我一向嘸不机会同大班講。

大班 好格，係放心，我一定搭係尋一个交关好格对象，格樁事體并勿難，凭係格种人品、才能，一定尋得着好对象，係又是促行里格高級職員，既有人才，又有錢財，還有地位，真所謂三才俱全，還有落里一个女人勿愿意搭係結婚？係想女人家有仔象係實梗格人財俱全、地位又高格丈夫，還勿是俚格幸福末？係放心，我一定搭係去尋一个交关好格对象。

大写 大班，係老人家用勿着代我去尋对象，我已經有仔对象哉。

大班 哦！係自家已經有仔对象哉，格末蠻好嘅。

大写 不过，我格樁事體，一定先要征求到係老人家格同意。

大班 好，我一定同意，一定同意。我來做一个現成介紹人，還有啥勿同意？格末，是啥人家格閨秀千金介？

大写 是……是……勿是別人家格閨秀千金，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

大班 是啥人家格介？

大写 就是係……係老人家格曼丽小姐。

大班 （吃惊而且忿怒地站了起来）啊！係說啥？是我格曼丽小姐？

大写 （惶恐地）是，是格。

大班 小王，係阿是辣浪做夢？我看係大約有点神經錯乱哉，我格曼丽小姐会嫁撥係？係自家勿想想係是啥格物事？係勿看看我是啥格地位？係同我和差得忒远哉，係格种閑話，真勿是人講格，以后勿許再講，如果再要提起，係勿要怪我勿先說明白，我要照法律起訴，办係格败坏我名誉。係格个混蛋，簡直是放屁！做夢！真正是笑話！（气忿忿地下）

（大写很慚愧，懊惱地呆立在那里。侍女阿金送咖啡上，看見大写就殷勤地上前招呼）

侍女 王先生，早！（見王面色不好）王先生，啥事体勿高兴？

大写 真是笑話！

侍女 現在辰光格笑話是蛮多格；啥格笑話？係講出来撥我听。

大写 講撥係听，有啥用場？……方才大班……

侍女 划一，大班人呐？格杯咖啡是送来撥俚吃格。

大写 勿曉得俚跑到啥場化去哉。

侍女 大班既然勿辣浪，格末格杯咖啡係吃仔吧。

（侍女把咖啡送給大写，大写一口气吃完）

大写 係人倒蛮好，我一向蛮贊成係，做人又客气，又和气。

侍女（得意地微笑）王先生說得好听，我落搭有僚好，僚做人和气，又嚟不架子，僚真是样样才好，今朝僚搭啥人生气介？我劝僚勿要动气，气坏仔身体勿上算。

大写 唉！我来講撥僚听，僚听见仔也要动气格。

侍女 我情愿僚講出来，讓我来代僚惹气好哉，因为我格身体要比僚強壯，气勿坏格。

大写 僚看僚格良心几化好，我真欢喜僚。

侍女（得意地笑）阿是真格？

大写 自然真格。方才大班辣該搭休息，齐巧我也到該搭来，碰着俚，大家談談，啥晓得倒談出仔一泡气来。

侍女 哪能歪篇談談会谈出仔一泡气来介？歪篇講点啥物事？大概僚掉閑話里向触动仔俚格气眼哉。

大写 啥說話？我触动俚格气眼？僚勿晓得，俚得罪仔我，拿我罵得个狗血噴头。

侍女 格是啥道理？大班一向来得格相信僚，交关看得起僚，哪能会得罵僚？

大写 俚看得起我落拿我罵得实梗凶，要是看勿起是要拿我枪斃哉！

侍女 我劝僚，勿要动气，就是撥大班罵仔几声，也无所謂，但是大班未，俚就是罵僚，也是看得起僚。格末僚究竟講点啥閑話落，会得撥俚罵？

大写 俚头浪向拿我說得来天底下嚟不我实梗好格人，辣該搭行里向，介許多职员当中，也只有我办事能干，勿荒唐，做人老实，又勤懇，样样式式都好，勿要說行里少有，外头社会浪也蛮少，勿要說社会浪少有，就是全中国、全世界也勿可多得。僚看俚講得我几化好？

侍女 王先生，僚本来真勿差末，大班格几句话，僚几化有面

子，我听見仔也开心，僚哪会动气呐？

大写 僚勿晓得，头浪向拿我捧到三十三层天上去，后首来，天时不正，真正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拿我擗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哉。

侍女 本来是实梗，捧得越高，跌得越重，格是句老古話末。僚跌到十八层地狱里去，僚跌得快，只要爬得快好哉。僚爬勿起来，我来拉僚一把，僚就起来哉。

大写 謝謝僚，拉我一把，可惜格地狱門关脱哉，僚格手伸勿进去。

侍女 地狱門关仔末，我去問目蓮僧借根錫杖，拿格地狱門挑俚开来。

大写 僚辣纏点啥？弄出仔目蓮救母来哉。

侍女 格末匝篤究竟为点啥落吵？

大写 为仔我格婚姻問題。

侍女 （兴奋地）哦！婚姻問題？格倒是要紧格。

大写 僚想，我年紀叫大勿大，叫小勿小，我总要寻个对象，做終身伴侶格。

侍女 王先生，僚要寻个对象，也勿是蛮便当末？凭僚格种人品、才情、地位、性情脾气，样样式式才好，还有啥人勿肯嫁撥僚？只要僚自家开口說出来，人家一定来勿及格接受，僚就是要撈一把辣手浪揀揀也可以。

大写 （高兴地）对，一点也勿錯。

侍女 （作輕狂态）阿是勿錯？格种事体僚又何必去同大班講。

大写 格是先要征求俚格同意格。

侍女 格种事体也用勿着征求俚格同意，只要僚自家同意就好哉。

大写 格哪能好自說自話？因为我格对象，就是俚格囡囡（女儿）。

侍女 （失望地）哦！原来是小姐！

大写 我同大班提起格椿事体，俚就大发脾气，罵仔我一頓，僚想我阿气？

侍女 一点也用勿着气，大班既然勿答应，格末王先生，恭喜僚哉。

大写 大班勿答应，僚为啥还要恭喜我？格喜从何来？

侍女 格椿婚姻幸亏勿成功，要是俚答应仔，僚討仔格位小姐轉去，格末僚格苦头一生一世吃勿穿哉，真叫做終身大害，也作兴到后来僚要走到自杀格道路浪去。

大写 哦！啥格道理？僚倒講講看。

侍女 僚想，大班格位小姐真是嬌生慣养，撥大班寵得脾气大得勿得了，一日到夜嘴里向罵人，有辰光还要动手动脚来。

大写 俚对待底下头佣人，脾气是大格，对待起自家格爱人来，决勿会如此。

侍女 而且派头交关大，用起銅鈔来真勿在乎，僚一个月能賺几化銅鈔？就是自家一鈔勿用，統統撥俚做仔零用，买点花露香水也勿夠。

大写 啥物事？俚要洒介許多花露香水做啥？

侍女 俚每日天揩面汰浴，但是勿用水汰格，完全用頂好格法国巴黎香水汰。僚虽然辣該搭行里做大写，每月格薪水也勿算少，不过，僚每日天横写豎写，大写小写，写下来格薪水还勿夠撥俚汰一个浴，只能夠供給俚揩一个面，僚一生一世做俚格奴才，服侍俚，俚又随便啥事体，一动也勿会动……

大写 啥物事？俚一动也勿会动？又勿是死人。

侍女 必过比死人多口气，做仔死人，事体倒少哉，可惜俚是个活人，事体比别人格外来得格多，来得格忙，格样、伊样，俚才想得出来格。

大写 听僚一講，格椿婚姻倒幸亏勿成功。

侍女 是僚格额角头腕，僚討着仔格位小姐做家主婆，奈末真正要触霉头哉，幸亏勿成功，阿是要恭喜僚格？

大写 对是对，不过我总归要去寻一个終身伴侶。

侍女 格是当然要紧格，但是勿能夠性急，应当細細到到想想，格是椿終身大事，应当想想前面，想想后头，想得周到，奈末再談。

大写 照僚講起来，寻个对象，倒蛮煩难格。

侍女 一点也勿煩难，容易起来，交关便当。

大写 格末僚倒講講看，哪能末勿煩难，交关便当？

侍女 我想：僚格家主婆頂要紧是能夠相帮僚做事体，相帮僚做人家，勿是相帮僚拆人家。第一要会做家务事体，粗細一把抓，开門七件事，件件皆能，勿但武功好，外加还要識几个字，虽然勿要做啥文章，买小菜末也好上上伙食賬，还要懂得算盤，买一样物事，几斤几兩要儿化銅鈔，一鈔也勿能夠錯脫，格叫做文武双全。要講到人品末，也要走得出去，出趟点格，（做表情）別人家看上去勿討厌。用銅鈔末要做人家，处处地方节省。格种人僚討着仔，去做僚格家主婆末才是終身幸福，僚看阿对？

大写 对是对格，不过，格种人落搭来咱？

侍女 来仔半日哉碗。

大写 （四面望望）嘅沒碗。

侍女 僚格眼光勿大好，嗜，嗜……

大写 究竟辣啥地方？

侍女 就是我碗。

大写 說仔半日，就是僚自家。僚嫁撥我？

侍女 是碗，真正是美滿婚姻，天配良緣，搭僚团团圓圓，花好月圓，滴粒滾圓。

大写 （气忿地）滾！僚辣做夢，僚是啥格物事？不过是該搭格佣人，我是高級職員，我搭僚格地位要推挽五百級啦，僚好搭我結婚？真正是笑話奇談，格种閑話，簡直是辣浪放屁！

（大写怒气冲冲地下）

（侍女慚愧而失望地呆住在那里，馬夫阿福上）

馬夫 阿金姐，僚一个人辣該搭？……（沒有回答）哦！看僚格様子勿大开心，啥事体啦？

侍女 真气煞人！

馬夫 做啥呐？气坏仔身体犯勿着，僚到底为仔啥？講出来，大家听听。

侍女 剛剛王先生辣該搭……

馬夫 啥人？阿是小王先生是哦？

侍女 是格，俚吃仔大班格一頓牌头，我倒是好心，劝劝俚，反而撥俚說得我勿象格人。

馬夫 格种勿懂好坏格畜生，僚勿要气俚，俚到底說点啥呐？

侍女 俚想討大班格囡囡（女儿）做家小，勿想想大班格小姐哪能会嫁撥俚一个大写？

馬夫 格叫自不量力。

侍女 我倒劝俚，討家主婆应当討一个帮俚做人格人。

馬夫 对啊！格种閑話，真叫金玉良言，出仔銅鈿也嘸买处。

格末俚哪能会說得係勿象人格呐？

侍女 喏，喏，喏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

馬夫 係想哪能介？

侍女 我想俚要討小姐是討勿着格，我想搭俚談談……

馬夫 係想搭俚談談？阿是談終身問題介？

侍女 我想俚已經失望格哉，蛮痛苦格，我一来想安慰安慰俚，二来，我看俚格人倒也勿差，落里曉得談出仔一泡氣來！

馬夫 勿是啥我要怪係，係事前勿考慮考慮，心忒急哉，要曉得格種人并勿是係格真正對象。

侍女 阿福，格末我真正格對象是落里等人？

馬夫 落里等人？总要大家同等地位格人，做做吃吃，性情脾氣，工作，經濟地位，才要差勿多几化，談起來末就近情哉，決勿会使係失望。

侍女 談何容易，格種人一時頭浪啥場化去尋？

馬夫 格叫係勿肯去尋覓，要是去尋，一尋就着。

侍女 格末阿福，我托係留意留意，代我尋尋看。

馬夫 阿是真格？

侍女 格有啥假格。

馬夫 格末也用勿着去尋，現成辣里，就立辣係旁邊呢。

侍女 啥人介？

馬夫 就是我阿福，今朝我特地向係阿金姐求婚，（作求婚姿勢）阿金姐，促几時結婚？

侍女 啊！就是係？

馬夫 勿瞞係愛人阿金姐說，我是久有此心，因為一向嚙不机会談。現在我房子、被頭鋪蓋、行灶、鍋子、洋風爐，連搭小团格尿布才买好格哉，就等係人进去好哉。

侍女 係实头辣浪捏仔鼻头做梦，辣浪放连环屁，我会搭你结婚？你碰着七十二打大头鬼哉！

馬夫 碰着七十二打大头鬼？介结婚？格是我撥大头鬼包围住哉。

侍女 你还說同等地位啦？我搭你啥格同等地位介？

馬夫 你末是个丫头，我末是馬夫，大家才是佣人，勿是同等地位末？

侍女 就凭你格句閑話，就相差五千零四十八級，佣人虽然是佣人，各人格工作就勿同，我是服侍老爷、太太、小姐格，俚篤才是有身价人，你喃，一日到夜服侍兩只畜生，畜生搭人阿是要推挽五千零四十八級？

馬夫 啊哟！啊哟！阿講完哉？你勿要以为服侍有身价人算好格，依我看起来，格排人真还勿如兩只畜生。

侍女 啥道理？

馬夫 道理当中还有道理。兩只畜生，每日吃点草料，要做几化事体？要跑几化路？格老爷、太太、小姐呐，一日到夜要吃几化好物事？一点事体也勿做，还要摆架子，罵山門。我搭你想想，要是你搭我配成一对夫妻，大家做做吃吃，男勤女儉，你末真正是幸福家庭。我格名字叫阿福，你是要福，还是要气，随便你。

侍女 你还有福啦？你要享福，鼻头朝北。下轉你再提起格种閑話，我一定要告訴老爷，停你格生意。

（侍女阿金气忿地下，印捕阿三上，馬夫阿福正在生气）

印捕 阿福哥，你为啥勿开心？

馬夫 阿三，我講撥你听，今朝我气煞哉。

印捕 哦！你要气煞脱？勿可以，勿可以，今朝你要气煞脱，我要少仔一个朋友哉。我劝你，快点勿要气。

馬夫 格种事体哪能会勿气？

印捕 为仔啥事体，要实梗动气？

馬夫 剛剛我同該搭格丫頭阿金兩家頭辣浪講話，講出仔一泡氣，落里曉得箇格勿起，但自家勿想想，佢大家才是個人，应当要要好好，但倒說我勿及佢，要和差五千零四十八級得來。

印捕 哦！要相差介許多級數？真格是“級格路多”，劫數難逃。

馬夫 佢完全是辣熱昏！

印捕 佢哪能會說起格种閑話來格？

馬夫 佢撥大寫小王先生罵仔一頓，我倒是好意，勸勸佢，我講，我蠻想同佢常常談談，而且還想討佢做我格家主婆。

印捕 蠻好，几時結婚？我一定要來吃喜酒。

馬夫 慢慢叫落再吃喜酒，落里曉得佢勿肯嫁撥我，反而說仔娘格一大套閑話。佢替我想想看，阿氣勿氣？

印捕 阿福哥，佢一眼也勿要動氣，佢要討家主婆，包辣我身浪討一個漂亮家主婆撥佢看看，讓佢氣氣，佢勿要氣，應當爭氣。

馬夫 對！倒是一時頭上尋勿着，啥地方有格种相巧格對象？

印捕 佢放心，有個現成格辣里。

馬夫 謝謝佢，格末阿好叫佢來碰碰頭。

印捕 便當，讓我去喊佢來。

馬夫 哪能介便當格介？一喊就來，佢是佢格啥人介？

印捕 佢就是我格妹子。

馬夫 啊！就是佢格妹子？佢格妹子嫁撥我？

印捕 交美好米西。

馬夫 笑头是热條娘格大头昏，見仔條娘格大头鬼，我来討條格妹子？

印捕 佢妹子交关漂亮啦。

馬夫 还要漂亮得落格来！格只面孔墨赤黑，我末面孔雪雪白，結仔婚，將來养出来格侬子，奈末要变成仔灰色面孔哉，我作兴要出去走走，我帶仔格个家主婆，还走得出去格啦？

印捕 馬馬虎虎，皮肤黑点有啥关系？面孔越黑，越有光彩，格叫做黑中透亮。

馬夫 我搭條格地位，也勿曉得要推挽几化級数得来，條想搭我做亲眷？真是自不量力，混蛋！混蛋！

（馬夫气忿地下，印捕在生气，乞丐上）

印捕 唉！我倒是好意，想搭佢攀个亲眷，佢倒看我勿起，真正笑話！

乞丐 做做好事！

印捕 做好事？啥人做好事介？滾出去！此地勿好进来。阿是條想偷东西？送條到行里去。

（印捕把乞丐拳打脚踢了一頓）

乞丐 唉！格种年头，真是穷人無路走，連搭格亡国奴也要来欺侮我！

印捕 講得理，罵得佢，條講亡国奴？啥人是亡国奴？條格胆子勿小，條敢罵我？（打介）

（狗上，見狀大吠，馬夫、侍女、大写、大班都上場，于是乞丐打狗，印捕打乞丐，馬夫打印捕，侍女打馬夫，大写打侍女，大班打大写，乱成一片，最后狗再吠閉幕）

駝 缺 配

故 事 內 容

杜家的儿子是个駝子，屈家的女儿是个缺嘴，为了身体上的缺陷，这两个人都找不到对象，因此时常和家長吵嘴。

王伯伯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却是能言会說，当他知道杜屈兩家急于选择配偶的情形以后，認為是个賺錢的机会，就自告奋勇，为兩家介紹，在約期会面的时候，王伯伯巧妙地使这两个有缺陷的人都看不出对方的弱点，終于認為滿意，結成了婚姻。

洞房花燭夜，一对新人同时发现了对方的祕密，一时爭吵起来，双方的家長也紛紛爭執不休，大家責問媒人說謊，王伯伯据理說服了众人，同时又使双方家長配成了一对，弥补了“鰥”、“寡”的缺陷，于是女儿、女婿，就是儿子、媳妇，公公、岳母变成了父母，兩姓合为一家。

登 場 人 物

屈 父 五十余岁，妻子已故，很溺爱他的缺嘴女儿。簡称屈。

屈蘭芝 二十岁，是个缺嘴姑娘，急于嫁人，又找不到对象。簡称芝。

杜 母 五十上下，丈夫已故，很溺爱自己的駝子儿子。簡称杜。

杜鈞培 二十余岁，是个驼背，急于娶妻，却找不到对象。简称培。

王伯伯 四、五十岁，能说会道，唯利是图。简称王。

第 一 幕

时间——解放前。

地点——上海。

布景——一间富裕人家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屈父正在叫着女儿兰芝的名字在到处寻找，兰芝一手掩嘴，从外面一路哭进门。

屈 阿因，啥人欺侮侬？哭得实梗伤心。

（兰芝仍旧掩嘴啼哭）

屈 阿因，侬到底为仔啥事体，实梗伤心？尽管对我說，我只养侬一个人，有啥事体，我总归答应侬格，侬勿要难过。

芝 （对屈看看）爹爹，侬总归答应我，侬答应我有啥用場呢？要别人家答应我未有用場晚。

屈 笑话哉，我是侬格爷，难道我做爷格答应侬不用場，倒反而是别人家答应有用場？

芝 就因为侬是我格爷辣晚，答应我有啥用場呐？一来末侬格年纪介大哉，二来末侬又是我格爷，侬倒替我想想看，侬答应我有啥用場？

屈 侬辣浪講点啥物事？

芝 我辣里講我自家格大事体。

屈 侬講自家格啥格大事体介？

芝 請我格終身大事。

屈 就是僚格終身大事，僚只要搭我商量，我总归也会得听僚閑話格。

芝 唉！爹爹，僚倒想想看，僚养女儿养得格种样子，（以手指嘴）还有啥人家要我？僚就是要养女儿末，也养得完整点呐，也嘸不实梗格，养得我嘴巴浪向缺仔一块，而且还勿是缺辣別格場化，偏偏是缺格劈面和浪頂頂要紧格口子浪向，別人家一望而知，几化难看！唉！我想起来，我格終身大事总归是僵格哉！我有几个女同学，男人家看見仔俚篤，总归要去追求俚篤，啥格大家一淘白相白相公园，看看电影，吃吃大菜，蕩蕩馬路，真正是起勁得来。我呢，唉！就从来也嘸不一个人肯来追求我。

屈 別人家勿来追求僚末，僚勿好自家去追求別人家格末？

芝 倒亏（音墟）僚講得出來格，我自家格面孔浪，有仔格种缺点，还有啥格勇气去追求別人家？就是我自家坐仔馬達卡，一日到夜格去追求別人家，也是追求勿着格。怪来怪去我不怪別人，才要怪僚爹爹格。

屈 阿是哦？要怪我，不过，僚捺亨好怪我呢？格責任又勿辣我格身浪，都要怪胚篤娘勿好，僚是胚篤娘养出来格，又勿是我养出来格，僚嘴巴浪格缺点捺亨好怪我呢？

芝 僚勿要拿格种責任完全推到姆媽身浪向去，僚做仔格爷，想想看，阿会得嘸不責任？爹爹，僚应当負起責任来。

屈 僚格事体，自然我应当負責任。不过，僚嘴巴浪向缺脫介大一块，格是我隨便捺亨也想勿到格。至于僚格終身大事，我隨便捺亨总归要替僚想法子，寻一个对象。僚末辣浪想男人，其实我介大年紀哉，也辣里要想抱外孙。

芝 僚倒想得好格，想抱外孙哉。我嘴巴浪向缺仔实梗一块，还有啥人肯来要我？僚格种想抱外孙，才叫是空想，僚先

要替我嘴巴浪向想个法子末好碗。

屈 僚嘴巴浪向缺一块要我想法子，格是我勿来事格，我又勿是啥医生；就是医生末，现在还勿曾发明啥人会补好缺嘴格法子。

芝 僚总勿能够实梗說。我現在年紀已經实梗大哉，再要歇脱几年，年紀更加大，还有啥人要我呢？爹爹，僚无论如何总归要替我想个法子解决格椿事体格。

（王伯伯上）

王 甌篤里向头倒蛮鬧猛辣晦碗。是格，一家人家是要鬧鬧猛猛、热熱鬧鬧，我辣甌篤門口头走过，听见甌篤兩家头辣浪爭爭吵吵，熱鬧得来，到底为仔啥事体介？阿好講撥我听听？

屈 勿瞞僚說，剛剛蘭芝辣里搭我大办交涉。

王 哦！女儿搭爷兩家头大办交涉？格倒好白相格。办点啥交涉呐？

芝 为仔我格終身大事。

王 哦！格是要紧格。

芝 僚想想看，格阿是要紧事体，王伯伯？

王 对，对，对，要紧事体，要紧事体，大小姐。

芝 王伯伯，僚想，我今年已經念岁哉，勿算小哉，阿有啥俚做仔个爷，一点也勿肯替我动脑筋，想点办法，耽誤我格終身，僚想，阿应该勿应该？

王 勿应该，勿应该，大大格勿应该，做仔格家長，阿有啥一点也勿尽做家長格責任介。有句老古話，叫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。僚現在是当婚格辰光，当嫁格辰光，僚勿讓俚去婚，又勿讓俚去嫁，僚格格爷，捺亨做法格介？是僚勿对碗。

屈 噯！老友，并勿是我勿負責任，勿讓俚去婚，勿讓俚去嫁，要曉得我也勿知托仔几几化化亲眷朋友哉，請大家替俚想法子，寻个对象。不过，一講起格椿婚姻事体来，大家总归是搖搖頭，勿大肯尽力，我末也算得托人格哉，俚自家勿想想俚自家面孔浪格缺点，齐巧是辣浪当門口，格有啥法子？捺亨可以怪我呐？

王 哦！对格，对格，大小姐，倅自家也要想想倅自家格毛病，勿能夠單單怪畀篤爷勿負責任。

芝 王伯伯，我嘴巴浪格缺陷，又勿是我自家要实梗格。俚勿想想俚自家养女儿格辰光，为啥勿負責任，叫我要缺仔实梗一块？王伯伯，俚格种样子，勿是养女儿，倒实头是辣里害人碗。

王 大小姐，倅講得对格。（对屈）倅捺亨养女儿格啦？真正是害人勿淺。养女儿末应当要养得标标致致、漂漂亮亮、頓頓样样。現在倅养得来洋里洋相，嘸人看相，倅也应当托托人格碗，想想法子格碗。

屈 我也算得托人格哉，亲眷朋友才托到格哉，就是嘸不法子。

王 我勿相信，明明倅是辣浪瞎說，騙騙大小姐。倅說亲眷朋友才托到格哉，阿是倅所有認得格人才托到哉？

屈 是碗，才托到哉碗。

王 格末我来問倅，我，倅阿認得？

屈 捺亨勿認得，認得格。

王 我再来問倅，我搭倅阿是朋友？

屈 是朋友碗。

王 格末倅阿曾托过我？

屈 啊哟！格格……格格……

王 條勿要辣浪格格勿格格哉，一个人要老实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

屈 我倒一时头浪忘記仔條哉，勿曾来托條。

王 啥道理條勿来托我？別人家條才托格，唯有我條勿托。象我格种有用場格人，條倒勿托；伊排哪用場格人，條倒是去濫托。嗨！我看，明明是存心不良。條勿想想，要耽誤哐篤女儿格青春，几化容易，老話“眼睛一眨，老母雞變鴨”，條勿但耽誤俚格青春，而且还对俚格傳宗接代大有妨碍，說勿定会得斷宗絕代格。如果條早点托仔我，俚男人也早已嫁格哉，老早就享受美滿姻緣格滋味，过格种幸福生活哉，假使俚篤夫妻淘里愛情濃厚，格末也早就傳仔宗，接仔代哉，也勿要說多，三个、五个、十头八个总有格哉，真叫是儿孫滿堂，屋里向象开仔个托儿所，几化开心？現在攔條实梗一耽誤，格批小人捺亨弄法呐？才辣浪哐篤女儿格肚皮里向淘气。要曉得格批小人几化蛮皮辣嗨，俚篤又勿肯安安逸逸坐一歇，晒一歇，有兩個末欢喜蕩秋千，有兩個末欢喜打菱角，俚篤辣肚皮里向实梗蛮皮法仔，叫哐篤大小姐捺亨吃得消？大小姐，條說阿对？

芝 对格；王伯伯格閑話末說得一点也勿錯，近来我格肚皮常常痛得来，作兴是格排小人辣里向蕩秋千、打菱角。

王 （对屈）條听見哦？俚篤辣肚皮里向蕩蕩秋千、打打菱角倒还勿要紧，作兴拆起房子来，格倒勿是啥寻开心格事体。

屈 老友，條勿要搭我寻开心哉，現在我就拜托條，阿有啥相当人家，帮帮忙介紹介紹？

芝 王伯伯，條請坐、請坐，吃茶。

王 條末叫做“急来抱佛脚”。（对屈）現在條托我想法子哉，

阿是？

屈 我也叫嚟不法子。

王 係嚟不法仔落托我，阿是？好，我为人一向是受人之托，一定还要忠人之事。你女儿要嫁人，阿要嫁几个男人？

屈 你捺亨問得出来格，要嫁几个男人。

王 你勿曉得，嫁一个男人是蛮危險格，万一生起毛病来呢？做人难免有生病落痛、风吹草动格辰光，我看还是多嫁几个男人格好；就是死脱个把男人末，也嚟啥要紧，用勿着去担啥心事哉。

屈 格种触霉头格閑話，捺亨撥你講得出来格？只要得嫁一个男人好哉。

王 嫁一个男人？我看你还是問声哋篤女儿格好，作兴俚倒一个男人勿夠呢？依我看，勿要多，还是嫁仔兩個吧。你想，一正一副儿化好。

屈 只要得一个好哉，勿要瞎說。

王 格末好格，就是一个末哉。佢閑話講到前头，作兴一个勿夠，或者格一个男人万一有啥事体，你再来关照我，我总归会得替你寻兩個格。

屈 好格，准定如此，格末几时听你回音？

王 歇介兩年。

芝 啊，要歇兩年啦？忒嫌長哉。

王 你念年也已經等仔下来哉，再歇兩年就覺着辰光長啦？

芝 頂好快点。

王 要快点也可以，不过，代价就要大介点。

屈 咦！做媒人还有啥代价啦？

王 格捺亨会嚟不介？蛮多格呐。

屈 格末你倒講講看，啥格代价介？

王 我替唔篤去寻对象，阿是要坐車子格？坐車子末，阿是要化車銅格？

屈 車銅末也便宜格，又唔不几化銅銅。实梗好哉，我来替僚买張月季票好哉，僚高兴坐公共汽車，就坐公共汽車；僚高兴坐電車，就坐電車，有軌電車、无軌電車，随便僚坐；僚要到該搭，就坐仔車子到該搭；僚要到伊搭，就坐仔車子到伊搭，一日到夜僚格部車子換到伊部車子，伊部車子換到格部車子，跳上跳下，爬进爬出，僚要到落里去，就到落里去，几化便当？不过，跳上跳下，爬进爬出，僚倒也要自家当心点格。

王 哦！叫我买張月季票，一日到夜末車来車去，辣電車浪向跳来跳去，辣公共汽車浪向爬来爬去。勿瞞僚講，我電車是坐勿来格，有辰光末要等，一等就是几个鐘头，車子又是实梗挤，作兴挤出仔毛病来呢？電車我是勿坐格。

屈 格末僚就乘三輪車。

王 三輪車倒是蛮便当，不过就是忒慢点，格是勿要說啥兩年勿夠，恐怕要等五年得来。

屈 格末捺亨可以快点呐？五年是忒嫌長哉。

王 要我快点，只有坐汽車。

屈 要坐汽車？也勿是蛮便当末，僚就坐公共汽車好哉。

王 勿来事，公共汽車几化挤得来，有辰光挤也挤勿上去，有种弯脚格地方，佢又勿去，叫我辣半路浪向跳下来，格是勿来事格，况且辰光又耽擱哉。

屈 格末捺亨弄法呐？

王 我看僚还是买仔一部汽車撥我吧。

屈 买一部汽車要交关銅銅得来。僚做个媒人，就要买一部汽車，阿嫌費介？

- 王 係养着格样子一个女儿，要想替俚寻对象，就勿能夠再算銅鈔哉，要曉得俚格缺点大勿过，勿能勿多跑路去想法子。汽車价銅係嫌比大末，就买部小巧点格，价銅就便宜得多。
- 芝 爹爹，王伯伯講买部小巧点格汽車，格也勿費几化，係就到永安公司去一趟，大概化介一块几角洋銅，就可以买一部轉来，係就去买一部撥俚，讓俚辣自家房間里向开开好哉。
- 王 啥物事？化一块几角洋銅买一部小囡白相格汽車撥我，叫我辣房間里响开开白相相？倒好格，我登辣房間里向白相，用勿着出去替俚寻对象哉，我是要坐仔汽車到外面去替俚物色对象去格，捺亨好登辣房間里向白相？嚙不汽車，我捺亨出去？大小姐，係倒想想看，阿要买部汽車？为仔係格婚姻事体？
- 芝 哦！要买格，要买格。爹爹，係就买一部大道点格汽車撥俚吧。
- 屈 买部大道点格汽車，要几化銅鈔得来。
- 王 格末係就买部順风牌或者馬达卡。
- 屈 要买順风牌啦？还是买部逆风牌吧。
- 王 啊哟！碰着逆风格是要开倒車格。
- 屈 格末別尔卡。
- 王 別尔卡也勿来事，碰着仔物事要变成蹩脫骻格。
- 屈 还是买部卡車吧。
- 王 我又勿是貨色落，去裝辣卡車辣向。講講笑話格，勿要买啥汽車哉，係只要撥車銅撥我，讓我自家去买末哉。
- 屈 要几化銅鈔車銅介？
- 王 三千块。
- 屈 啊！要介許多車銅？嚙不。

王 格末就分期付好哉。

屈 先付几化？

王 先付五百块。

屈 好格，就先付五百元，分期撥款，俵先去寻起来，寻着仔对象来拿銅鈔。

王 格是勿来事格，板要先付格。

屈 就先付撥俵。

（从身上摸出錢来給王）

芝 俵辣里听俵格信息格，王伯伯，俵去仔勿要勿来。

王 勿会得格。不过，匪篤勿要到期勿撥。

芝 格是也勿会得格，包辣我身浪好哉，俵放心。

王 好格，格末我去哉。

（站起身来欲走）

芝 耳听好消息。

王 俵篤定，一定就有好消息来格，俵也放心好哉。

（王伯伯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時間——連接上幕。

布景——一間富丽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杜母、杜鈞培母子在場。

杜 阿囡啊，我看俵一日到夜登辣屋里向；阿要气悶格介？俵到外头去白相相好哉。

培 叫我到啥場化去白相呢？走到馬路浪去別人家才要对我看

格，有兩個勿曉得格人，還要跑過來問我來，倒說道：“倅阿是要動身到乡下頭去？”我回答俚：“我几時要到乡下頭去介？”倅曉得俚捺亨說？俚說：“倅勿動身到乡下頭去末，倅背心浪向揸仔實梗大格包裹做啥？”倅想，俚篤還當仔我背心浪向是揸格大包裹辣嗨，阿要氣殺人！真是格，格包裹小点末，倒还勿要去說俚，實梗大法，揸辣身浪向，几化吃力得來！別人家就是揸包裹末，总是揸一息，放下來歇一歇，我已經揸仔念多年哉，总归一歇也勿歇。我到馬路浪去，我還白相得落格來？我昨日子想到公園里去白相白相，散散心，落里曉得公園里向勿好去，一走進公園啊，唉！格排小人儿化坏辣，俚篤一看見我，馬上四面八方圍攏來，嘴里向還要喊：“大家來啊，大家來看駝駝啊！”唉！俚篤拿我當仔駝駝哉！吓得我从此公園里向再也勿敢跑去哉。有一日天，我跑到黃浦灘，想去看看大輪船，走上外白渡橋，也勿曉得是啥人勿講衛生，辣浪橋當中吐仔一口痰，我齐巧踏辣痰浪，一滑一个跟斗……。

杜 啊哟！阿囡，阿曾跌痛介？

培 還講跌痛勿跌痛來，跌出仔大事體來哉！跟斗就是跌得大点末也勿緊，只要得合扑跌下去，背心朝天就好哉；落里曉得格一个跟斗齐巧是仰面朝天跌下去格，背心着地，唉！實梗就摆勿平哉，兩頭蹺落蹺，夾忙頭里撥兩個小人看見哉，一个小人坐辣我格頭浪向，一个小人坐辣我格腳浪向，俚篤倒說俚大家來坐蹺蹺板。

杜 啊哟！格兩個小人倒坏辣嗨呢。

培 捺亨勿坏介！痛得我喊也喊勿出來，格兩個小人辣我身浪蹺也蹺，蹺也蹺，蹺得來得格起勁，齐巧开来一部電車，格兩個小人來得格活靈，馬上就逃走，我痛得來还勿會動

一動，就撥格部電車（用手勢一划）實梗帶着一點……。

杜 啊喲！電車帶着啥場化介？我吓杀哉！

培 帶辣身浪向，还好，倒勿曾撥電車軋杀脫。姆媽，條想，我捺亨經得起電車碰？我撥電車一碰，我格身體就象元宝實梗，從外白渡橋橋背浪，一直滾到橋堍下頭老老遠……

杜 啊喲！

培 格辰光又跑仔來兩個小人，格兩個小人叫啥說“伊只菱角是啥人打格介？打得介好，侬也來打打看”，俚篤拿我當仔菱角哉。兩個小人拉住仔我兩隻手，兩個小人拉住仔我兩隻腳，就拿我團團轉起來，轉得我頭昏顛倒……

杜 格排小人捺亨實梗坏法？

培 俚篤拿我轉仔一個多鐘頭，我倒好象坐辣飛機浪向表演翻跟斗哉……

杜 條老早就好爬起來哉碗，为啥讓俚篤轉介？

培 條到講得出來格，為仔爬勿起來碗。唉！格人啊，撥俚篤轉得來昏天黑地，落里還有氣力爬起來？好勿容易格兩個小人白相得戾哉，拿我“碰”一記，攢辣馬路浪就走。

杜 格末條可以爬起來哉碗。

培 哪能來事？我進仔半日天；用盡氣力爬仔起來，格頭里向還是昏天黑地，天旋地轉，嚙不走處，正辣浪該格當口，落里曉得來仔一個外國巡捕，拿我一把捉住……

杜 啥事體外國巡捕要捉住條？

培 格外國人對我看看，又朝地浪向看看，俚說格條柏油馬路倒說撥我轉仔一個洞洞，俚要我賠一條馬路……

杜 啊喲！一條柏油馬路捺亨賠得起吶？

培 我也是實梗說，一條柏油馬路我賠勿起。外國巡捕說，馬路賠勿起末，叫我要修好俚。我說我嚙不銅鈿，俚就拿我

捉到巡捕房里去……

杜 係到仔巡捕房里，俚篤捺亨說法格？

培 巡捕房里罰仔我五十块洋銅，总算格椿事体了結哉。姆媽，
係倒想想看，我还好到外勞去白相格啦，凡化危險辣嘛！
姆媽，我今朝勿是啥說係，才要怪係姆媽格。

杜 咦！捺亨怪起我来呢？係倒講講看。

培 常言道：养子象母，养出来格侬子末总归是象娘。人家养
侬子，單胞胎末也有，双胞胎末也有格，养出来格侬子，
总归是單胞象个單胞，双胞象格双胞，总哪不象我实梗格
样子，係看看我看，象个啥？說是單胞吧，要加点餃头；
說是双胞末，又要减少一点，拉我当門前看看，蛮象一个
人，要是到我背后头去看看，唉！一点也勿对勁。係倒想
想看，我已經介大年紀哉，还勿曾討家主婆，还有啥人肯
嫁撥我。唉！

（王伯伯上）

杜 哦，王伯伯。

王 老阿嫂。

杜 坐歇，坐歇。

王 勿要客气，勿要客气。

（坐下）

（杜鈞培把王伯伯一把抓住）

培 去，去，去！係早勿来，晚（音挨）勿来，齐巧侬娘兩家
头辣里相罵，係死得来做啥？

王 客气点好哦！客气点好哦！

培 同係还有啥客气啦？

杜 王伯伯，係勿要动气，請坐歇，請坐歇。

王 我是勿动气格，我是勿动气格。

（王伯伯剛要坐下去，又被杜鈞培抓住）

培 坐點啥？去，去，去！啥人來怕倅動氣啦？

王 噢！今朝倅啥事體實梗樣子？今朝倅勿當我是王伯伯，實頭拿我當只田鷄哉，“着筴”拿我一把捉牢住，究竟倅是為仔啥事體？倅倒講撥我听來看。

培 倅格種人，有啥替倅講頭，倅搭我滾！

王 啊噢！阿要希奇？我今朝好心好意跑得來想替倅做媒，替倅介紹一個漂漂亮亮標標致致格家主婆撥倅，啥人曉得倒吃着仔倅一泡氣，世界天下阿有格種事體！

杜 王伯伯，倅勿要動氣，俚今朝正當為仔要討家主婆落同我吵格。

王 哦！俚為仔要討家主婆落搭倅吵格。事體也勿錯，年紀也勿小哉，是討家主婆格辰光哉，對，應該吵格，應該吵格。格樁事體倒也真正是巧極哉，齊巧我有个朋友，俚有一个女兒，生得面孔來得格標致，托我替俚女兒做媒人，我所以跑到啗篤來，想討杯喜酒吃吃，替啗篤做媒人，落里曉得跑得來吃着仔一泡氣，當我勿是人看待，拿我當只田鷄，拾來拾去。好哉，還有啥講頭，算我勿識相，跑得來吵啗篤，好哉，好哉，我去哉，再會，再會。

（王伯伯舉步欲走，杜鈞培急忙橫身攔住）。

培 王伯伯，倅講格閑話阿是真格？

王 啥人來騙倅？

培 王伯伯，坐歇，坐歇，剛剛我是搭倅尋尋開心，打打棚格，勿要動氣。姆媽，去喊點點心來撥王伯伯吃。

王 我為仔大家要好落才跑得來格，我現在末也勿來動倅格氣。點心勿要去喊，來一碗蝦仁面末哉。

培 哦！王伯伯要吃蝦仁面，倅坐歇，讓我去喊得來。

王 蛮好。（坐下）

培 噯，真格，今朝面店关门，勿做生意，排門浪向貼仔一張紙头，紙头浪向写格“家有喜事，暫停三天”，蝦仁面噯勿着哉。

王 侬就替我到餛飩担浪去喊碗蝦仁餛飩，外加再放兩只雞蛋辣噯。

培 侬要吃蝦仁餛飩啊，真巧，今朝卖餛飩朋友，挑仔付餛飩担走掉馬路浪向，齐巧有一部卡車开过来，撞辣格付餛飩担浪，拿格付餛飩担撞得来粉粉碎，所以今朝头餛飩是噯不地方去喊哉。

王 餛飩又噯不喊处，格末侬就去买一团粢飯米，里向包兩根油条辣噯，外加再来一碗豆腐漿，重油点。

培 哦，一碗豆腐漿，重油点，一团粢飯，包兩根油条，吃得阿饱哉？

王 饱哉，饱哉。

培 饱哉末好哉。

王 噯！侬又勿曾去喊来，我也勿曾吃着来，捺亨饱哉末好哉啦？

培 王伯伯，勿瞞侬說，豆腐漿、粢飯团、油条，才卖光格哉，要等到下半年再有得卖格哉。

王 哦！看上去今朝才噯不啥吃格哉。

培 侬已經才吃过哉晚，蝦仁面、蝦仁餛飩、粢飯团、油条、豆腐漿，外加还要重油点，阿是才吃过格哉？

王 儿时吃过格介？

培 格末勿要吃吧，还是吃茶吧。

王 也好，就吃杯茶。

培 哦，真格，促屋里向連帶茶叶也噯不，侬就吃杯开水吧。

王 哦！請我吃开水，倒是蛮講究卫生格。不过，开水我吃勿

慣，勿要吃哉。佢來講講看，僚要想討家主婆，想討捺亨一種女人吶？

培 我要討个家主婆末，面孔是要漂亮点格，年紀末要輕点格，比我輕介点，差勿多格末也勿碍。

王 哦！面孔要漂亮点，年紀要比你輕介点格？有格，有格，媒人我来做末哉。不过，作兴人家前头有啥事体，我是勿关格。

培 人家前头有啥事体，格也嘸不啥关系，僚勿关好哉。

王 格末作兴人家多点啥，少点啥，我也勿关格。我做媒人規規矩矩格，从来勿肯陪三話四，有啥閑話，情愿先講辣前头，佢是先小人，后君子。

培 对格，对格，先小人，后君子，閑話講辣前头。

王 作兴人家要相相亲，格末捺亨弄法呢？

培 哦！人家要相亲，格只管相好哉，假使俚篤要我去撥俚篤相，我就去好哉，格有啥关系介？

王 嗨嗨！僚格仔閑話，真叫自不量力，当面看看僚，倒是蛮好，僚倒勿想想僚格背后头，实梗样子也好撥人家去相亲？

培 背后头我又看勿見。

王 为仔僚自家看勿見，僚勿曉得自家是捺亨样子，僚自家勿想想，背浪向僚格包裹揸得几化重，还要想去撥人家相亲来，真正叫自不量力。

培 格末王伯伯，僚替我想想法子看嚟。

王 僚叫我替僚想法子？法子我倒是有格，我祖浪向是医生。

培 哦，僚祖浪向是医生？勿曉得我背后头格包裹阿看得好？

王 佢祖浪向医毛病，別样毛病才勿看，專門替人家看駝背，佢是七代家傳，啥人到佢屋里去看駝背，真格是一看就

好。

培 哦！有介大本事，蛮好，格末要多少医？

王 五百元。

培 僚早点为啥勿搭我講？僚早点替我講仔会医格种毛病，勿要說啥五百块，就是要一千块，我也会撥僚格。

王 格末就是一千元。

培 噢！捺亨要一千元哉？我是比方实梗說說格。

王 本来是比方說說晚，侬是普通挂号五百元，拔号要一千元。

培 格种毛病哋篤是捺亨看法格介？

王 毛病包僚看好，不过，要問僚阿吃得消吃勿消？

培 只要毛病医得好，捺亨还会得怕吃得消吃勿消。到底是捺亨医法格？

王 只要僚吃得消就好，僚去拿兩块鋼板，拿格背心前头，背心后头一夾，鋼板浪向是有个眼眼格，僚拿只螺絲釘塞辣洞洞眼眼里，拿格兩块鋼板旋紧紧，只要得一个礼拜下来，包僚格背心完全軋平，搭仔平常人一个样子。

培 实梗一来，背心倒是軋平哉，不过，人也死脫格哉。

王 噢！人死脫仔末毛病好哉晚。

培 就是毛病好仔，人已經死脫哉，还有啥用場？

王 僚要曉得，医生只管医別人家格毛病，勿医別人家格命。

培 僚是辣浪搭我打棚。

王 本来是搭僚打棚。閑話勿要說哉，現在大家規規矩矩，讓我來替僚想个法子，到仔相亲格日子，僚只要照顧前头好哉，勿要照顧后头得格。到格辰光，僚身浪着一件大道点格馬褂，我搭僚兩家头肩胛碰肩胛并排一淘走路，我拿只手搭辣僚格背心浪向，僚一头走，一头笑，嘴巴里向講：

“勿要打棚，勿要打棚。”实梗一来，人家看見仔，以为我辣登係开心，就一点也看不出係背心浪向格毛病。格格法子，係想着，阿好勿好？

培 格法子好格，好格，格末侬准其实梗。

王 不过，閑話我要先講明白，作兴人家前头有啥三長兩短，
（一手掩嘴）係也勿可以搭我講啥閑話格。

培 曉得哉，係講过歇格哉，係放心末哉，孙子王八蛋搭係講
啥閑話。

王 好格，格末係后头出仔毛病，（弯腰裝駝子）归我負責。

培 曉得哉，曉得哉，格排閑話係才講过哉。

王 格末五百元阿值？

培 值格，值格。

王 既然值格末拿得来。

培 （对杜）姆媽，係拿五百块洋鈔来撥王伯伯。

杜 好格。（取錢交王）

王 現在我就到女家去講去，先讓畀篤兩家头碰碰头，大家見
見面。（站起身）

培 好格，好格，一切費心係哉，王伯伯係走好。

王 勿要客气，係耳听好消息好哉。

（王伯伯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時間——連接上幕。

布景——同一。

幕启——屈父、屈蘭芝父女二人正在談話。

- 芝 爹爹，去仔介許多辰光捺亨还勿来？
- 屈 我也勿曾走开过歇，捺亨說我还勿来？
- 芝 我又勿是說僚勿曾来，是說王伯伯勿曾来呢。
- 屈 僚望王伯伯来？看上去是俚还会得来格啦，俚姓也姓格王，叫末叫伯伯，佢格事体，托着仔格王伯伯，还来事格啦，看上去是俚勿会得来格哉。
- 芝 僚既然曉得俚勿会来，为啥要撥個五百块洋細？僚勿好勿撥俚？
- 屈 哦！僚还要怪我啦？我为来为去才是为仔僚阿囡，我格叫做張开仔眼睛做洋盤，張开仔眼睛吃老虫藥。假使我勿拿出銅細来，僚又要怪我勿关心僚格事体哉，我明明曉得俚要拆爛污格，但是格銅細只好送撥俚用，阿囡，我看僚还是死仔格条心吧。
- 芝 格是我随便捺亨勿死心格，爹爹，僚豪燥去替我寻俚来。
- 屈 格种人到啥地方去寻俚去！格仔銅細譬方淨晦气，买仔只（王伯伯上）棺材送撥俚囑。勿要去寻俚哉。
- 王 （进内）哈哈哈哈哈！該棺材格朋友来格哉，甌篤爷南家头又辣浪背后头講我坏話是哦？阿对？
- 芝 （殷勤招待）王伯伯，你来哉，請坐，請坐。
- 王 本来我想勿来哉，想去买只大道点格棺材脰脰，可以脰得适意点。
- 芝 爹爹！僚末总归欢喜瞎說天真，王伯伯动气哉。王伯伯，僚勿要动气，看我面浪，有啥閑話搭我講好哉，快点勿要动气。
- 屈 阿囡，僚講格啥閑話？僚勿是我女儿，倒象是我格娘辣浪教訓我哉。
- 芝 勿是格啊，假使我勿講，王伯伯要动气哉。

屈 哦！原来係是怕王伯伯动气，俵勿想想，俵講出来格閑話，阿曉得我做爷格也要动气格介？

芝 爹爹，俵动气嘸不关系，王伯伯动仔气，格末我格婚姻大事就要弄僵格哉，格是推挽勿起格。

屈 俵只曉得顧到自家格婚姻事体，就是拿爷气杀，俵也勿关。唉！好，唔篤去講，我做爷格做到实梗样子，也勿容易哉。唉！嘿嘿嘿嘿嘿！

芝 格末俵就坐辣旁边听听，勿要响，讓我自家来讲末哉。

（对王）王伯伯，侬托俵格椿事体，现在俵办得捺亨哉？

王 大小姐，我为仔俵格椿事体，真叫是费尽心血，动足脑筋，想尽办法，真是勿容易，我拿格上海灘寻得翻过来，东面寻到楊树浦，西面寻到曹家渡，南面寻到徐家汇，北面寻到火車站，拿格上海灘寻得来翻过来，真叫寻得天翻地复，直到姑歇辰光，一点也嘸不苗头。

屈 嘿嘿嘿嘿嘿！好！一点也嘸不苗头，听见哦？

芝 啥物事啊？一点也嘸不苗头！俵寻仔一泡，一点也嘸不苗头，俵真是个王伯伯，勿要講侬爷要罵俵，我也要罵俵格。好哉，好哉，五百块洋钿还我，快点拿出来。

王 啊咦！格只面孔一板就板，倒象格枇杷叶子，一面光，一面毛。

芝 啥人叫俵自家嘸不苗头介？

王 俵要曉得开始撞上去是嘸不啥苗头，到仔后来是，嘿！格苗头十足哉。

芝 哦！我老早曉得俵王伯伯真正是个热心朋友，格苗头几化足得来。爹爹，俵去倒杯茶来撥王伯伯吃，王伯伯走得蛮辛苦哉。

王 我是嘸不啥苗头，格椿事体勿来事，唔篤只好另請高明。

芝 王伯伯，倅勿要客气，我晓得倅来事格，几化有苗头得来。

王 哦！倅倒晓得我来事格，有苗头格？

芝 是碗，一向晓得格。

王 倅勿晓得我实梗东南西北四面去寻，‘叫啥才是白寻脱格，落里晓得倅格对象，就登辣伢住格弄堂里隔壁人家，噯，格小官人格只面孔生得来真正叫漂亮，嘸啥話头，格小官人肚皮里向格才学啊，是，噯，嘸啥話头，格小官人格脾气是，噯，真正是……

芝 脾气捺亨介？

王 嘸啥話头。俚篤屋里向格家当是，噯，真正……

芝 俚篤家当有几化介？

王 嘸啥話头。俚篤屋里向格房子是……

芝 房子几化大？

王 真正是嘸啥話头。

芝 王伯伯，捺亨才是格嘸啥話头介？

王 总而言之，千句併一句，“好，好，好”，好得来嘸啥話头。

芝 格末現在阿是才講好格哉？

王 是才講好哉，嘸啥話头哉。

芝 格末王伯伯，伢几时結婚介？日子阿曾揀好？

王 哦！倅也忒嫌心急哉碗。

芝 格也勿是啥我心急，既然已經才講好哉末，总归是要結婚格碗。

王 要結婚倒也容易格，不过，俚篤还有一个要求辣嘛。

芝 哦！俚篤还有要求，是啥格要求介？

王 格家人家是独养伢子，对伢子格婚姻事体，来得格郑重，俚篤先要相一相亲格。

芝 对，婚姻大事，应当郑重其事，应当大家見見面，大家碰碰头，大家来相相亲，單凭你媒人一家头辣浪講，勿大妥當，勿能夠算数。

王 哦！你倒愿意去搭俚篤当面相亲格，好倒是蛮好，应当大家当面見見。不过，相好仔亲下来，作兴人家勿对勁，阿要怪怨格呐？

芝 格有啥怪怨呐？大家既然已經講好哉，应当見見面，碰碰头格碗。

王 对，应当大家見見面，碰碰头。不过，你阿曾想到自家嘴巴浪向格个缺点？事体本来蛮順利，如果你格缺点撥人家看見仔，人家还会得要你格啦？唉！蛮好一樁事体，格也勿能怪你，怪来怪去要怪你篤格爷。

屈 唉！捺亨又怪到我身浪来哉？

芝 格末王伯伯，捺亨弄法呐？

王 格樁事体，你应当問你爷，是俚养你养得实梗缺一块格，你問我有啥用处？

芝 对，应当問你爹爹，你豪燥替我想办法，勿然，格樁事体又要僵哉。

屈 格我有啥办法，你現在正当相信王伯伯，你就拜托俚去替你想办法好哉，問我有啥用場。

芝 格末王伯伯，你阿有啥好法子替我想想？

王 好法子是有格，倒是我想仔出来，好处嚙不，墊仔銅鈿还要去买棺材晒辣囑。

芝 你勿要动气，格种閑話，你当俚放屁。

屈 我講話当我放屁哉，好，好，好！唉！

王 法子我是有格，我可以保險你搭俚篤碰头相亲，大家講閑話，勿会拆穿綳。不过，法子是我自家格，自家吃仔自家

格飯，去替別人家去想法子，也嘸不格晚。

芝 格末實梗好哉，王伯伯，如果法子靈驗格，將來僚勿要再自家去開啥伙倉，每日到侬屋里向來吃飯好哉。

王 我又勿是日日上飯店格，到咭篤屋里來吃飯做啥，看見仔咭篤爺格只面孔，格飯還吃得落格啦？法子是有辣里，實梗吧，再撥我五百塊。

芝 五百塊勿是已經撥僚過哉？

王 伊格五百塊是車鈔，姑歇格五百塊是飯鈔，格叫做車飯鈔。

芝 哦！有兩種名堂辣嘅，一種叫車鈔，一種叫飯鈔，總歸叫做車飯鈔。不過，飯鈔要五百塊貳大。

王 勿大，勿大。我格个法子昰看僚大小姐面浪落，要是別人家要求我想出格种法子來，格是勿要說啥五百塊，就是五千塊我也勿肯答應。僚勿相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市价，市价昰早晚不同，格歇辰光是五百塊，再等兩小时又要漲价哉。

芝 好，好，好，就是五百塊。爹爹，爹爹，豪燥僚去拿五百塊洋鈔出來。

屈 我養着僚格种女兒，真叫昰天曉得，一歇歇五百塊，一歇歇又是五百塊，實梗样子下去，我格家人家就要完結哉。

王 大小姐，現在昰五百塊，再要耽擱五分鐘，价鈔就要大哉。

芝 爹爹，豪燥去拿吶！

屈 好，好，好，就去拿。

（進內取了錢給王）

王 剛剛格五百塊昰撥我買棺材關格，現在格五百塊阿昰撥我做道場格？

芝 勿要講哉。王伯伯，相起亲来捺亨弄法呐？僚講噯！

王 好，我来講撥僚听。到仔相亲格日子，僚立辣門口头，看見我領仔僚格对象走过来格辰光，僚赶快拿块絹头对准仔自家嘴巴浪缺脫一块格場化按牢住，面孔浪末要笑嘻嘻，裝出怕难为情格样子。实梗一来，俚勿但看勿出僚格毛病，还非常贊成僚，羡慕僚，一定要稱贊僚格表情、姿勢才好得来。因为僚齐巧拿格缺嘴按沒脫，看勿出来。不过，僚閑話千万勿能多講，只好大家对面看看，笑一笑，格樁事体就成功算数哉。

芝 王伯伯，僚想出来格法子实头灵格，实头灵格。

王 格末現在僚先来試試看。

芝 好格。

（做了几次用手絹掩嘴微笑和斜側身等姿勢）

王 勿对，勿对，僚按到仔老西門去哉。

（屈蘭芝重新掩嘴）

王 勿对，勿对，到仔小南門去哉。

（蘭芝又掩嘴）

王 还是勿对，現在到仔老北門哉，統統勿对，再过来点，按牢俚噯。

（蘭芝再移动手絹掩嘴）

王 对哉，到仔小东門哉。看起来象煞一条咸黃魚。

芝 好哉啊？

王 好哉晚。

芝 实梗一来，就要五百块，僚格法子格价鈿也脫嫌辣哉晚。

王 僚自家勿去想想自家格缺点，如果勿_レ該格法子走到小东門，捺亨去同人家相亲碰头？价鈿便宜格。

芝 便宜格，便宜格，就是实梗好哉。

王 格未閑話預先講明白，前头保險勿出毛病，后头勿关格。

芝 对对，后头勿关。

王 等到五篤結婚以后，再要同我講啥閑話，格是要罰咤篤一千元格呐。

芝 放心好来，王伯伯，勿会得有啥閑話格，要是有啥閑話，勿要說罰一千元，就是罰兩千元也勿碍，总归一句閑話，前头归僚包，后头勿要僚管。

王 好格，好格，准定实梗，（起身走到門口）前头归我包，后头勿关。（連說兩次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時間——白天。

布景——矮牆一座，牆上有大門，这是屈家的大門，門外是空地。

幕启——空場。王伯伯上場，走进屈家大門去，高声地招呼。

王 来哉，来哉，小东門啊，当心点格呐。

（屈蘭芝应声从內出）

芝 噢！王伯伯，曉得哉，曉得哉。

（王伯伯出門从上場門下，再同了杜鈞培上場，杜鈞培穿了一件又長又大的馬褂，王伯伯和他并肩走，一只手从大袖口里伸到杜鈞培的背上，兩個人都是笑嘻嘻地低声說話，看上去王伯伯在和杜鈞培鬧着玩，兩個人走到屈家大門口）

王 到哉，到哉，到仔小东門哉，再过去点就到外国坟山哉。

培 勿要打棚好哦，勿要打棚好哦。王伯伯，僚真会寻开心。

（这时屈蘭芝用手絹掩着缺嘴笑容可掬地走到門口，做出一种媚态向杜鈞培側身而看）

芝 难为情得来，阿要难为情介？……

（屈蘭芝和杜鈞培、王伯伯远远地对看着，大家笑嘻嘻地走一圓場，这时王伯伯的一只手仍旧搭在杜鈞培的背上，这两个人是勾肩搭背，好象在边走边鬧着玩；屈蘭芝还是以手絹掩嘴，輕步行走。最后在走了一遍園場以后，屈蘭芝向杜鈞培斜眼一看，笑迷迷的走进大門去；杜鈞培也是很高兴的下場去，場上只留王伯伯一人）

王 格种媒人只有我来做，一个是小东门，一个是外国坟山，一个末前头，一个末后头，前头对后头，外国坟山劈对小东门，小东门劈对外国坟山，真格是蛮好。现在媒人总算撥我做成功哉，將來格兩個人一定要爭吵，我等辣浪吃生活好哉，哈哈哈哈哈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五 幕

時間——晚上。

布景——新房。新房里面有檯檯床帳等設備，檯子上燃着一对花燭。

幕启——新郎杜鈞培坐在新床的一个角落里，用帳子遮住背脊，新娘屈蘭芝远远地坐在花燭旁边的椅子上，一只手用手絹掩住了嘴。

培 新少奶，今朝僚蛮辛苦哉，阿要早点睏觉吧？

芝 勿，新少爷，今朝僚辛苦哉，僚早点睏吧。

培 哦，勿来事格，我勿能夠先瞞，板要等到俚瞞仔下去我再瞞格。

芝 勿，新少爷，我也勿来事格，俚先瞞仔下去末我再來瞞。

培 哦！不过，促瞞仔下去，格对花燭点辣該搭，等歇点勿要弄出啥火燭来，阿好請俚吹隱（灭）。

芝 啊哟！新少爷，俚叫我吹隱（灭）脫花燭，格是我勿来事格，請俚費心，俚來吹一吹吧。

培 俚該搭吹起来近点，我格搭床浪向跑过去要有一段路得来，跑跑也蛮吃力格，謝謝俚，請俚吹吹吧。

芝 格一点点路跑跑碍点啥？

培 路虽然勿算多，不过，我跑起来倒也蛮吃力格。

芝 捺亨格点点路俚也吃力格介？

培 勿，勿，勿是，我是从外国坟山兜过来格，兜得蛮吃力哉。

芝 格是，我是从小东門走得來格。

培 小东門路要近点，花燭就辣俚旁边，俚吹吹吧。

芝 （新娘被新郎逼得沒法，只好站起身來去吹花燭）哺，哺，哺。（可是吹不灭）

培 捺亨格道理，花燭也吹不隱？……哺，哺，哺。格声音勿象是吹火，倒象辣浪扇风箱，格倒好白相格。

芝 新少爷，俚勿要笑我，格仔也叫前世事。

培 哦，格是俚格前世事，我还有后世事辣嗨。

（杜鈞培站起身來，一个轉身，屈蘭芝一見是个駝子，吃了一惊）

芝 啊哟！原来俚是个駝背。

（屈蘭芝因为吃惊，忘記了用手絹掩嘴，缺嘴就給杜鈞培看見了）

培 啊哟！原来侬是个缺嘴。

（于是二人大吵起来）

芝 侬是駝背为啥事先勿說明白，現在来騙我？

培 侬是缺嘴，为啥老早勿講清楚，現在来騙我？

（兩個人爭吵半天，沒有結果，于是又都叫起来）

芝 爹爹，爹爹，快点来，我上仔人家格当哉。

培 姆媽，姆媽，快点来，我上仔人家格当哉。

（屈父、杜母从幕內連声答应而出）

屈 阿因，啥事体？啥事体？

杜 阿因，新房里向大家要快快活活格，为啥爭吵？

培 姆媽，新娘娘嘴巴浪向缺脫一块，侬看噠，是个缺嘴！

芝 爹爹，当面看看倒蛮登样，阿有啥背浪向多出仔一块，是个駝背，侬看噠！

杜 啊？我想討一个漂漂亮亮格媳妇，捺亨討着仔一个缺嘴媳妇？

屈 唉！我想拿女儿嫁一个标标致致格女婿，啥人晓得配着仔一个駝子。

杜 （对屈）侬格种缺嘴姑娘捺亨好嫁撥伲格伲子？为啥伲篤預先勿講明白？

屈 伲篤格伲子是个駝背，为啥勿先講明白，就来討伲女儿？

（这时候杜母和屈父吵成一堆，新郎和新娘也鬧成一片，各說各的理由，最后大家叫媒人来問，于是一片声的叫王伯伯，王伯伯若无其事地上）

王 喜酒我吃得正当有兴，伲篤叫我来啥事体？

杜 侬害人，新娘娘是个缺嘴，侬完全騙人！

屈 侬拿出格种滑头貨来騙人，新郎是个駝子。

王 我老早就搭伲篤講过格哉，我几时騙过歇人？

杜 係几时講过格介？（一把扯过王伯伯来）係講，係講噃！

屈 （一把扯过王伯伯去）係几时替我講过格介？係講，係講噃！

（这两个人一边問話，一边把王伯伯拉来拉去，重复了几次）

培 （上前一把扯过王伯伯）係起先搭我講，新娘娘漂亮得来象个西施美女。係看，勿是西施美女，倒赛过是个殭尸。

王 新娘娘勿是蛮好末？

培 蛮好格来，嘴巴浪向缺仔一块。

王 缺一点点碗，缺一点点末就帶帶哉碗，我老早就替係講过格，“前头勿关，后头事体我包”，阿对？

培 閑話是勿錯，对格。

王 对格末好哉，只要得后头嚙不毛病。

（新娘也把王伯伯一把拉过去）

王 係拖我过来啥事体？

芝 係看俚背浪多仔一块，阿要难看？为啥勿先对我講明白？係完全騙我。

王：为什格椿事体，我老早就对係講过格，“前头事体我包，后头事体勿关”，我来問係，现在俚前头阿出啥事体？

芝 前头是勿曾出啥事体。

王 前头勿曾出事体末好哉。我再問係，我阿講过歇后头事体勿关？

芝 講过格。

王 講过格末好哉，现在畀篤再講，格末每人罰一千元。

芝 啥物事，又要銅鈔哉？

王 畀篤勿問我末，我勿要銅鈔，要問我末就要銅鈔。其实畀

篤格一對，真是美滿姻緣，真正是天生一對，地成一双，一个末缺一眼，一个末多一点，拿格多一点，齐巧去补足缺一眼，大家拉平，假使僚配格男人勿多一点，就勿能补足僚格缺一眼，格末將來弄出来格伢子也是缺一眼，养出来格孙子还是缺一眼，养出来格徽孙子更加缺一眼，实梗一代一代缺下去，要缺得勿成个样子，連搭看都看勿見格来。要是佢討个女人勿缺一眼，格末將來养出来格伢子也多一点，养出来格孙子再多一点，养出来格徽孙子更加多一点，將來一代一代多下去，多得來連搭房間里向也多得放勿落去。現在咄篤兩家头，一个缺一眼，一个多一点，齐巧配成一对，养出来格伢子、孙子、徽孙子也就勿会缺一眼、多一点哉，阿是咄篤兩家头是天生一對、地成一双格美滿姻緣？

芝培

对，对，对格，格个媒人，王伯伯僚做得真好，佩服，佩服。

王

咄篤勿要称赞我，随便啥事体才要研究格，就是替人家做媒人，也要研究研究。咄篤一对夫妻未配好格哉，現在我还有一个媒人要做来。

屈

还要替啥人做媒介？

王

僚勿要問得格，我問僚，僚阿有家主婆？

屈

嘸不，死脫格哉。

王

格末僚嘸不家小，僚阿牽記佢？

屈

牽記是牽記格，牽記末也嘸啥用場呢。

王

（对杜）僚阿有丈夫？

杜

嘸不哉，已經死脫格哉。

王

有辰光僚阿要牽記佢？

杜 儿化年数格夫妻哉，捺亨会勿牵記？

王 （对屈）僚末嚙不家主婆，（对杜）僚末嚙不家主公，一个牵記家主婆，一个末牵記家主公，想起来，甜末甜到粽子糖，苦末苦到男孤孀，一个是男孤孀，一个是女寡孀，儿化伤心！（杜、屈二人都抹眼泪飲泣）

芝 噢！侬新房里向捺亨好哭呐？

培 唔篤要哭，大家到外头去哭，勿要辣新房里哭。

屈 哦，侬女儿辣浪罵人哉。

杜 哦，侬侬子也辣浪罵我哉，快点勿要哭。

王 如果唔篤兩家头也配成仔一对，嚙不男人格末就有仔男人哉，嚙不女人格末也有仔家小哉，男孤孀和配女寡孀，大家配成一双，儿化好？就勿会伤心，只会开心，嚙不忧愁哉，女儿、女婿，变仔侬子、媳妇，兩家人家，併成一家人家……

（杜、屈二人相对一笑）

屈 倒也蛮好，勿曉得俚格意思捺亨？

杜 我也嚙不啥意思，僚既然說蛮好末，我也蛮好。

王 好格，好格，我又是一个媒人做成功哉，唔篤兩家头是老夫妻老妻，老店新开，俚篤兩家头是新夫新妻，新店新开，今朝是好时好日，开张之喜，我就辣該搭多吃兩杯喜酒哉。

屈 蛮好，蛮好。

杜

王 俚篤一对格媒人銅鈿我要格，唔篤一对格媒人銅鈿，我就尽仔义务末哉，只要吃頓喜酒好哉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賤骨頭

故 事 內 容

蔣儒甫因为妻子王氏的性情凶悍，他受不了委屈，遂起了厌世之心；錢国斗妻子陆氏的性格，恰恰和王氏相反，非常敬重丈夫，可是錢国斗以为家庭生活过于平凡，对妻子很不满意，也生了厌世之心。这一天，蔣儒甫和錢国斗不約而同的去投河自杀，都被热心的老裁縫救了回去。

蔣錢二人見了面，在互談衷腸以后，各自羡慕对方的妻子，認為是理想中的爱人，因此大家都愿意調換，老裁縫就自告奋勇的去把王氏、陆氏找了来，經過协商，終于满足了各自的愿望。

登 場 人 物

蔣儒甫——二十余岁，性情懦弱，很怕老婆，他希望有个和和气气的妻子。簡称蔣。

王 氏——二十岁左右，性情急躁，虐待丈夫，追求享乐。簡称王。

錢国斗——二十余岁，看不慣平凡守旧的妻子，追求能夠駕御丈夫热爱享受的女人。簡称錢。

陆 氏——二十岁左右，安分守旧，敬重丈夫。簡称陆。

老裁縫——五十岁左右，是个热心人。簡称老。

第一幕

布景——一間普通設備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蔣儒甫在打扫屋子，臉上流露出抑郁不乐的神情。

蔣 唉！勿曾討家主婆格辰光，巴望討家主婆，以为成仔家，可以享受家庭幸福，落里晓得討仔家主婆以后，真正是活受罪，啥場化有啥家庭幸福，完全是人間地獄。

（幕后效果声：嘭一响）

（吃惊地）啊哟！又辣浪发威哉！

（效果声又是嘭一响，又是一惊）

（内白）死人，替我跑进来！

蔣 唉！我格名字改脱哉，现在叫做死人哉，开出口来，勿是死人，就是杀千刀、路倒尸、猪糞、狗生，罵罵一連串。

（内白：搭我拿張草紙来，死人！）

蔣 一張草紙还要叫我拿！草紙就辣馬桶旁边，俚自家拿拿吧，我辣外头有事体碗。

（内白：放俚格屁，叫俚拿張草紙也勿肯，索燥进来拿）

蔣 唉！（搖了搖頭，走了进去）

（幕内效果有盖馬桶的声音，接着是劈拍劈拍打人的声音，罵人的声音，跟着蔣儒甫双手捧住臉，急步走出来，他的妻子王氏怒冲冲的追上来）

王 哼！俚好！俚要造反啊？叫俚做点事体，总归假痴假呆，推三推四。

蔣 天地良心，我一早起来也勿曾停过歇，兩只手也勿曾空过。

王 我叫俚拿張草紙啥道理勿肯？辣外底头做啥？

蔣 我辣外势又勿是白相，扫地，拖地板，揩玻璃窗，汰痰盂，出去买菜，生煤爐，俵想，我阿有空歇？

王 格一眼眼事体末也嘸啥道理，老早就好做好哉。

蔣 少奶奶！我究竟只有兩只手，又嘸啥三只手，又勿是啥千手观音，哪能来得及？俵能夠帮帮忙，一淘做做，就好快点哉。

王 放俵俗屁！我帮俵做做？要晓得我为仔要愜意落嫁男人，从小我辣屋里向，爷娘也勿叫我做啥事体，样样式式才有人服侍，到仔咄篤該搭来，娘姨嘸不，佣人嘸不，俵勿服侍我，哪能啊？要叫我自家做，撥俵哪能想得出来格！

蔣 我是个男人家，要辣外头去做生意格，我为仔服侍俵，连搭生意停脱。

王 俵现在生意停脱仔末阿是空哉，可以一日到夜服侍我哉，只怪俵自家懒怕。

蔣 我还是懒怕辣？天晓得，一日到夜做，每日一清早起来，做到深更半夜，也嘸没停歇过。

王 俵做点啥？

蔣 我每天四点半鐘起来，扫地，揩台子，揩玻璃窗，拖地板，倒痰盂，拿仔小菜盤到小菜場去买小菜，买仔小菜轉来，生煤爐，淘米，汰菜，燒飯，燒菜，連搭揩面格辰光也嘸不。燒好仔飯，請俵起来，我去泡开水，倒面湯，倒漱口水，拿梳头傢俵撥俵，再去泡茶，买点心，送到俵面前，俵吃飯辰光，我还要辣旁边侍候，盛飯落，添菜落，等到俵吃好仔飯，我再絞面巾撥俵揩，收作好台子浪向格碗盞傢俵，端到灶間里去，哪末汰碗，涮鍋子，順帶起快吃飯。俵要叉麻將，還要叫我陪俵，格辰光俵还勿讓我歇，叫我坐辣旁边折錫箔，俵……

王 啊喲！倅格死人倒厉害辣噃，我又麻將，叫倅辣旁边陪我，折折錫箔末，是挑倅賺点外快，折一刀錫箔，也有兩角洋鈔，一日天倅折介一刀半，也有三角洋鈔進賬，倅勿曉得謝謝我，反而說是我害仔倅哉，倅格死人！

蔣 謝謝倅！折錫箔賺三角洋鈔，倒要貼脫三角啦。倅看見我賺着仔兩角洋鈔哉，叫我去买白沙枇杷，倒貼仔三角。倅一看辰光勿早，又叫我先回來燒夜飯，等到吃仔夜飯，收作好仔，还勿讓我睏覺，板要坐辣旁边，等到倅睏着仔格辰光，我脫脫衣裳，再翻到床浪，一看，已經四点半哉，哪能还好困？只好馬上再爬起來，穿好衣裳，立刻就做生活。倅看，我一日到夜阿有空哦？

王 格种日常事体，倅倒說仔一大套，頂要紧格兩樁事体，倅才勿曾做呢。

蔣 落里兩樁頂要紧事体介？我才做脫哉呢。

王 才做脫哉，我格一条褲子，倅作啥勿汰？

蔣 汰过哉。我一看天气勿好，象要落雨，我拿去晾辣灶間里向哉。

王 啊喲！啊喲！要死快哉，褲子晒辣灶間里向，灶家老爷勿要动气夾？

蔣 佢屋里向灶家老爷格气是出仔河界哉，佢辣佢屋里还登得牢啦？老早就避风头逃脫哉。我也叫嘸没办法，要好逃，也老早逃走哉。

王 啊！倅想逃走？明朝我打根鍊条，拿倅鎖起來。

蔣 噯！格倒也嘸啥，鎖仔起來，倒省仔一日到夜做事体，吃口現成茶飯哉。

王 倅倒写意辣嘛，篤定辣嘛，要倅帶仔鍊条做事体格。

蔣 格是倅拿我当犯人用哉。

王 我問僚，格只馬桶啥事体勿倒？

蔣 阿是格只馬桶？格末叫声僚少奶奶，馬桶我隨便哪能勿倒，僚去另請高明，我究竟是男人家，拾仔只馬桶到外头去倒，撥別人家看見仔，豈勿是笑話？成何体統？

王 啊喲！僚還要摆男人架子啦？倒馬桶末才是男人家倒格。僚看見落里一个倒馬桶格人，勿是男人，是女人？

蔣 人家男人倒馬桶末是行业落在其中，人家是生意碗。

王 格末僚現在生意停脫來，阿要再學一點生意格啦？僚學會仔倒馬桶，就去做倒馬桶生意好哉。

蔣 格是隨便哪能勿來事，上一次為仔一只馬桶，剛剛拾出去，齐巧碰着佢族長老太爺，佢問我：僚做啥？我說：奉家主婆之命，在此倒馬桶，气得佢胡須翹得八丈高，跳跳脚，点点手指头，罵我不肖，惶恐是男子汉、大丈夫，做格种事体，哪能对得住祖宗三代，佢馬上就要去開祠堂門，要驅逐我，赶我出去，我跪辣地浪，苦苦哀求，后来佢看我求得苦惱，哭得可憐，佢是寬宏大量，恕我初次，关照我要改過自新。僚看我還好去倒馬桶啦？

王 格閑話啥人講格？

蔣 族長老太爺講格。

王 放佢篤娘格屁！

蔣 噯！噯！佢篤娘格輩份要搭我推晚七、八代得來，格屁倒放得厉害辣噯。

王 推晚七、八代有啥希奇？放佢篤娘格十七、八代連環屁！

蔣 啊喲！加二結棍，越放越遠哉。僚勿要罵佢，究竟是族長。

王 族長，有啥希奇？勿要說罵，我打也要打來，格叫有理打太公，佢講出格种嘸不道理格話來，哪能勿能罵勿能打？

蔣 佢叫我改過自新，哪能叫嘸道理？

王 还要有道理啦！有道理末，看見係辣浪倒馬桶，应当哈哈大笑，应当說佢子孫樣樣式式才肯做，現在居然辣里倒馬桶，应当贊成係，佢反而倒說格種閑話，叫係勿要倒，格末係也勿倒，我也勿倒，馬桶滿起來，哪能弄法？還說有道理啦！係勿倒末哉，我有办法。

蔣 啥办法？

王 明朝係飯勿許吃，係搭我拿馬桶里格物事吃脫佢。

蔣 格末叫声係少奶奶，我格胃口噲不格能大，一馬桶我吃勿落，从明朝起頭，佢飯也勿要燒哉，拿馬桶里格物事，拿出來搭係大家吃。噯，開銷倒也省脫勿少，實梗一來，自家撒，自家吃，事體也少仔交关。

王 係倒寫意來，事體勿要做，開銷也噲不，係呵，格兩日骨頭辣浪噠，長遠勿吃生活哉，真好比廟堂里格鐘，三日勿打就要噉，今朝勿撥係看看眼色，係也勿曉得做人格道理。

（王氏到里面去拿了一块板子出來痛打蔣儒甫）

蔣 家主婆啊！係勿要动手動腳，有話好講格呀！（王氏揪住蔣儒甫痛打）啊噉！啊噉！家主婆，我叫醬乳腐噠，打勿起格！

王 今朝我要拿醬乳腐打得變成乳腐露！

蔣 唉！家主婆，勿要動氣，我錯哉。

王 曉得錯末，豪燥去倒馬桶。

蔣 馬桶我是勿倒格。

王 啊！還勿去倒？（又打）

蔣 啊噉！啊噉！我去倒！我去倒！我服貼係，打得我服貼！

王 看係還敢勿倒！哼！

（蔣儒甫進去拾了一只馬桶出來）

蔣 格末家主婆，馬桶浪向阿好拿块布遮遮，撥別人家看見仔

难看，拿块布遮末仔末，别人家勿当是马桶，只当我拾只烏籠哉。

王 哦，僚倒写意辣嗨碗，还要养烏啦？布嚟不。

蔣 实梗拎出去，坍台哦？

王 为仔要坍僚格台落叫僚去倒马桶格。

蔣 哦！格末我只好定做去坍台哉！

（蔣儒甫拎了马桶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一間設備比較好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空場，錢国斗滿臉不愉快地从内走出。

錢 唉！討家主婆勿着，終身痛苦。我看看别人家夫妻淘里几化要好，一日到夜鬧鬧忙忙，几化幸福，我哪能会得討着格种勿賢慧格女人，一日到夜对我愁眉哭臉，冷冰冰格，一家人家一日到夜冷清清，也勿象仔人家哉，賽过登辣篤宁波会馆里向。做人真嚟不味道！

（内白：少爷，少爷！）

錢 唔，僚听唔，又辣篤叫少爷少爷哉，真正触霉头！好好叫格人，哪能叫少爷哟？我蛮好一个爷，才撥俚咒杀脫格。佢爷死脫仔，哪末真正是少脫仔格爷哉，我想再去寻个爷，不过寻来寻去也嚟沒相当对象，要是我寻得着，一定多弄几个爷轉来，讓俚去叫，死脫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爷多几个，总有面子，頂好有一百个爷，成功格百爷种，几化有面子。

(陆氏从内出)

陆 少爷，僚哪能已經起来哉？

錢 僚听嗟，叫仔少爷，还勿算数，还要問我哪能起来，唉！
僚頂好叫我勿要起来，是哦？

陆 我望僚多休息休息，僚一日到夜蛮辛苦。

錢 僚格女人阿賢慧哦？叫男人一日到夜瞌，我又勿是死人，人家賢慧格家主婆只有叫男人早点起来做事体，扫地、揩台子、拖地板、汰衣裳、倒馬桶，作兴男人起来得慢点，被头揭开，兩記屁股，三記耳光，再勿起来，兜屁股一脚，踢到地板上，格末好睵。

陆 啊哟！啊哟！格哪能可以呐？

錢 僚要是肯实梗做，我几化窩心。

陆 少爷，僚格种閑話，格是叫我随便哪能办勿到格，一个女人哪能好打男人呐？

錢 嗟，僚就是格样子勿賢慧，勿肯叫我做事体。

陆 格許多事体，才是伢女人做格。

錢 格末伢男人做点啥？

陆 男人末，外头做生意，賺銅鈔，回到屋里来，应当休息休息。伢女人应当料理家务，有句老話，叫男人对外，女人叫内助，应当在家料理家务，帮助丈夫。

錢 甌篤爷娘嘸不教訓，格和話啥地方来格？僚嘸沒讀过書，連搭内助兩字也勿懂，内助，内助末，也是辣屋里坐坐，吃吃落白相相，叉叉麻將。僚能夠实梗，就对得起我哉，要是僚空仔，嘸啥事体，就罵罵男人，要是夫妻淘里要好末，僚拿块板子，拿个男人打打白相相，格末好睵。

陆 啊哟！少爷，格哪能可以？女人哪能可以打男人，罵男人呢？

錢 啊咦！有句老話，叫夫妻淘里打打罵罵末，是打情罵俏，

係叫做情而不情，俏也勿俏，一日到夜冷冰冰，还象啥人家？

陆 格末少爷，依係应当哪能？

錢 依我呵！早晨头一起来，就叫我杀千刀、死人、猪獠、畜生、路倒尸……

陆 啊哟！格是罵人哋，哪能可以呐？

錢 格勿是罵人，辣我听起来，好比係辣浪唱山歌，要比係格种少爷少爷好听得得多。我关照係，从今以后，格种少爷少爷，赶快改脱，勿要叫，勿然，係勿要怪我光火。

陆 格末少爷僚勿要动气。

錢 咦！还要少爷少爷啦？

陆 勿叫僚少爷，叫啥？

錢 搭僚講过来，叫杀千刀、死人！

陆 格末……格末，我叫……

錢 噯，窩心！窩心！

陆 杀……杀……

錢 杀下去噻，哪能杀勿落介？唉！我真正等杀勿来。

陆 我实头杀勿落。

錢 啊！僚实头要我格命，豪燥杀下去噻！

陆 格末千……千……

錢 千下去噻！

陆 刀……刀……刀。

錢 啊哟！僚杀得我一块一块哉。要連下去說杀千刀格，爽气点，啥格阿碍哦，难行哦，才用勿着。

陆 少爷，我有啥勿对，僚尽管罵我打我好哉。

錢 哦！僚勿罵我打我，倒叫我来罵僚打僚，僚格种女人，哪能实梗勿賢慧呐！

陆 是，我是勿賢慧，爷娘少教訓，係尽管教訓我。

錢 格末係罵勿来事末，去拿根板子来打。

陆 我到啥場化去拿呐？噠不格。

錢 啊！哈？板子也噠不？格係出嫁格辰光，旺篤爷娘勿搭係煉嫁粧里向端正好仔夾？应当大小板子、鍊条，搭仔賠嫁一淘送得来，有兩家人家規矩好格，連搭脚鍊、手鐐、刑具傢什，才賠到男家去格。現在係噠不末，讓我去寻。

（錢国斗进去寻了一根板子出来）喏，喏，喏，总算撥我寻着哉。

陆 啊！格是啥場化来格介？

錢 亏係說得出格来，格块板子几化熟哉，是倪祖浪向傳下来格，还是倪好婆手里傳撥倪姆媽格。

陆 傳撥倪姆媽做啥？

錢 傳撥倪姆媽打倪爹爹，係看板子几化熟？係勿打我，哪能对得住倪爹爹？对得住倪祖宗三代？不过，我有条件。

陆 啥格条件？

錢 从今朝起，係接受祖宗格成法，現在交撥係，係繼承倪姆媽格遺產，每日拿格根板子，辣我身浪向，从头浪打到脚浪，要称我格心，起碼三百記。現在係初步嘗試，照碼打对折，一百五十記。

陆 一百五十記，哪能吃得消？打辣身浪痛格。

錢 係說得出格，打辣身浪几化窩心，混身上下格骨头松一松，真是眼目清亮，百病消泮，勿痛格，發燥打吧。

陆 勿！少爷，係勿要說格种閑話哉，我要是有啥勿到之处，係要打，尽管打。

錢 啥格？係勿打我，反而要我打係？我賺個生意勿做，倒做蝕本生意？格末实梗吧，一百五十記勿来事末，照碼再打

对折，七十五記。

陆 勿来事。

錢 七十五記勿来事？格末再打对折，三十七記半。

陆 少爷。（摇头）

錢 啊！还勿来事？喏，格末再打对折，十八記多点，零头刨脫仔，算仔十八記末哉。

（陆氏摇头）

还勿来事？再打对折，九記，（陆氏又摇头）四記半？（陆氏再摇头）兩記多点？（陆氏仍是摇头）一記？（陆氏还是摇头）格末半記？

陆 半記我也勿会打。

錢 啊嘖！啊嘖！剩仔半記哉，碰一碰也勿肯，格笔生意做勿成功，青龙头浪格生意做勿成功，触霉头格。格末实梗吧，板子勿来事，僚就辣我面孔浪向重重实实結結棍棍扎扎蹦蹦格請我吃記窩心耳光，总算是僚請我格客。

陆 女人家格手，打辣男人家面孔浪，触霉头格。

錢 唉！触霉头！今朝我勿曾吃着耳光末真正触霉头格。

陆 啥道理僚板要我打僚？

錢 我看見別人家夫妻儿化要好，开出口来杀千刀、死人，一把耳朵，兩記耳光，兜屁股一脚，格种夫妻儿化要好？格种人才是前世修得来格福气。

陆 格种人僚啥場化看得来格？

錢 我从小就看見佢好婆打佢阿爹，佢娘打佢爷，我从小就得着家庭教訓，討着僚格个女人，真是个宋代，佢祖宗辣浪間間路浪号陶痛哭。噲，僚到底哪能？阿打勿打？僚勿打，勿要怪我。

陆 僚要哪能？

錢 我要搭佢離婚，到法院里去控訴，說佢勿曉得三从四德。

陆 对，我是勿賢慧，三从四德我的確勿曉得。

錢 哪能叫做三从四德，佢勿曉得？格末今朝我来講点撥佢听听：“在家从賭”，一个女人家辣屋里向，叉叉麻將，賭賭銅鈔，格叫做“在家从賭”。

陆 在家从父！

錢 佢勿曉得，是“在家从賭”，“出外从舞”。

陆 对，阿是出外从丈夫？

錢 勿是出外从丈夫，是辣跳舞場里跳舞格舞，勿是丈夫格夫，“舞罢从子”。

陆 噢，从侬子。

錢 勿对，勿对，跳好仔舞末吃力哉，坐部車子轉去，叫舞罢从子，格子字勿是侬子格子，是車子格子，格就叫做三从。

陆 四德呢？

錢 四德叫：吃得，做勿得，拿男人打得，罵得。要做到四德俱全。現在佢一德也勿德，佢想，阿賢慧哉？

陆 少爷，佢要我做到格种样子，格是我随便那能办勿到。

錢 真格佢办勿到？好，我也嘸不路哉，嘸不希望哉，我只有一条路。

陆 啊！一条啥格路介，少爷？

錢 啥格路！只有一条死路，自杀！

陆 啊哟！哪能佢要去自杀介？随便哪能勿可以，自杀儿化痛苦，勿可以呵！

錢 自杀格痛苦，比起現在格日脚来，总要好点。

陆 佢捺亨自杀法呐？

錢 我走出去，看見電車来，我就撞上去，儿化窩心，一歇歇才勿曉得哉。

陆 啊哟！几化怕人！

錢 再勿对，朝黄浦江里一跳，清清白白格水，朝吳淞江口汆去。

陆 啊哟！尸骨也勿能回乡哉！

錢 再勿对，就辣屋里向悬梁高挂。

陆 啊！侬要上吊？

錢 格勿叫上吊，格叫吃得苦中苦，方为繩上人，入辣繩子浪向蕩落蕩，几化有趣，赛过小囡辣浪蕩秋千。

陆 啊哟哟！怕杀哉，快点勿要講哉。

錢 哦！侬倒也有样把怕格。

陆 捺亨勿怕？

錢 格是我繩子还勿曾挂辣噻，侬对我看看看，我格舌头还勿曾拖出来。

陆 （惊恐地）啊哟哟哟！啊哟哟哟！

錢 侬怕末，豪燥点打呐，罵呐。

陆 我，我勿来事。

錢 啊咦咦咦咦！侬格女人实在勿来事，我为仔侬上吊、跳黄浦江、撞电车，侬才勿答应。好，我到灶下間去拿把切菜刀，當場死撥侬看！（立起身来要向里边去）

陆 啊哟！少爷，勿可以！（高声地）救命！救命！

錢 侬勿要喊，乡鄰人家来起来，我弄得活得死勿得哉。

陆 救命！救命！

錢 好，好，好！勿要喊，勿要喊。侬格女人厉害，佩服，佩服。我讓侬，我走哉，侬馬上拉我轉来一頓生活，还有夫妻之情，还有团圆格辰光，勿然，最后一分鐘，再勿答应呵，我只能搭侬来生再会吧！（把手一拱）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河边。

幕启——空場。

蔣儒甫拾了馬桶上場，有些害羞的樣子，他東張西望地慢慢走着。

蔣 唉！該搭比較冷靜一點，幸亏还好，唔不人，要是撥人家看見仔，阿要坍台哦。我本来想，就辣后弄堂自来水龙头浪洗干净，一看，自来水龙头浪，左右隔壁鄰舍才辣浪淘米汰菜，哪能好去倒馬桶去呢，豈勿要犯众怒！唔不法子想，只好跑介許多路，到仔該搭來。辣一路浪向，格馬路浪格人才对我看，我想去搭電車，拾只馬桶哪能好搭上去？我想喊部出差汽車去，單單为仔拾只馬桶，要去喊汽車，開銷也忒大哉，我格身浪又唔不銅鈿，經濟大权才辣家主婆手里。唉！叫我格日脚哪能过得下去！俚一日到夜，勿是打，就是要罵，我从小辰光，爷娘对仔我几化欢喜，又勿捨得罵我，又勿捨得打，几化疼愛我啦！（哭）唉！爹爹！姆媽！我也曉得畀篤辣九泉之下，一定也辣痛哭。我格日脚真活勿下去，倒勿如……（兩边看看，又对河里看看，很悲慘地）倒勿如死！唉！死是蛮慘格！（用手抹淚）唉！清白格河水，我实梗格人，跳辣篤水里，恐怕水也要撥我弄得醒甯格！但是我也顧勿得格哉！（老裁縫上場，看到这一个情形，就躲在蔣儒甫的背后，听他說話）我主意已經是打定哉，格种死，要比仔过格种日脚好得多，我决計就……（做了一个跳河的姿勢，老裁縫也跟着在动作，

見沒有跳，就縮住手）唉！介冷格天，跳辣水里向去，哪能吃得消，到仔水里向，冷勿要說，凡化闊啦，我想勿來事，格末哪能辦法？我还是洗馬桶吧，洗好馬桶早點轉去。唉！我回轉去仔，又要撥佢打、罵，格一種日腳，比仔水里向格冷搭仔闊還要痛苦，冷是冷仔一歇歇，闊是闊一時，打搭罵是長時期格，唉！比較下來末，我还是死格好，要尋死就快点，勿要等啥辰光，乘現在好得嘸沒人，要是撥別人家看見，一定要來拉，還一定要來救，到仔格歇辰光末，又有許多麻煩。旁邊頭要是有一個人（用手指向身背后一指）看見，哪能會得勿來救咯？佢要是勿救，恰是個赤佬，良心太狠，有句老古話，叫做：“見死不救，是一項大罪”，必過，佢要救我末，還是快点，等到我跳仔河里去再救，就來勿及哉，格身浪格衣裳要濕哉，我又嘸沒第二套衣裳換，濕格衣裳穿辣身浪，勿要凍出一場大毛病來末，到仔格辰光，我真叫死勿得活勿得！唉！我辣搭啥人講話啦？旁邊又嘸沒人，我还是決計死吧，格末的只馬桶哪能辦法子呢！倪家主婆辣屋屋向坐仔要用格，佢尋勿着馬桶，勿知又要拿我罵得哪能辣嗨！格末氣梗吧，頂好托個人送仔佢轉去；再勿是到郵局里向买几份龙头辣馬桶浪向貼好，寄挂号信寄轉去，我格個責任也盡到哉。不過，郵政局里馬桶勿知阿好寄？唉！哪我到格歇辰光還要去顧到仔佢啦？佢对我又嘸不夫妻之情，我還顧啥夫妻之义呢？唉！我搭佢已經恩斷而又絕！（作出跳河樣子，老裁縫在背后喊）

老朋友，跳下去危險格，格兩天几化冷，河里向格水是冰冰，你就是要跳，也等我拿河里向格水燒燒熱，奈末，僚拿衣裳脫脫，跳下去，就會覺着適意得多，跳下去覺着闊，

再回上来，拿衣裳着着好轉去。

蔣 格是僚勿是叫我跳河，是叫我到混堂里去沐浴哉，还要轉去来。勿瞞僚說，我是要尋死路。

老 僚生路浪勿去，望死路浪跑，年紀輕輕，啥道理要死呐？

蔣 唉！老伯伯，啥人情愿死？我也叫無没办法，格是着末一条路。也嘸不啥人，日脚过得蛮好，勿要活，要寻死，僚老伯伯年紀格能大，僚情愿死哦？僚要是情愿死，喏，我搭僚一淘走，路浪向有淘伴点，大家一路講講說說，勿寂寞。

老 噯！我哪能肯死？我还要活来。

蔣 格末僚走僚格阳关道，我走我格阴間路，僚也勿要管我。

老 哪能好勿管僚？

蔣 啊！阿是寻死路归僚管格？

老 我要勿管，就有罪，格叫做：見死勿救，一項大罪。（蔣一呆）我劝僚勿要寻死，究竟为点啥？

蔣 唉！一言难尽，家主婆討得勿賢慧，終身痛苦。

老 家主婆勿賢慧，也用勿着死。俚哪能勿賢慧介？

蔣 蛮不講理，勿是打，就是罵，稍不称心，还要叫我汰衣裳，洗马桶，格日脚哪能过得落！

老 我看僚年紀輕輕，为仔实梗一点小事体，勿称心末就要寻死，一个人辣世界浪，落里一个样样称心满意格呐？总归要碰到勿如意事体，大家才要寻死末，格条河里哪能登得落介許多勿如意格人？我看僚暂时到我屋里吃杯茶，休息休息，再細細叫想一想，我再到僚屋里去拿僚嫂嫂喊来，我来劝劝俚，讓哐篤夫妻言归于好，岂勿是一对好夫妻，美滿姻緣？

蔣 謝謝僚，格位热心格老伯伯，俚格位家主婆，蛮勿講理，

劝勿醒格。

老 我勿相信，世界浪向哪不劝勿醒格人。係是方法勿对，要是方法用得好，俚一定会得改，凭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得俚服服貼貼。

蔣 哦！老伯伯，係倒有格一手本領？係做啥生意？

老 我是做裁縫格，女人家我碰着多来，哪怕脾气再坏点，只要我拿道理一講，俚脾气就会改。

蔣 哦！格末謝謝係。

老 格末係跟我到伢屋里去坐歇。

蔣 唉！（同走）噯，真格，一只馬桶忘記哉。

（蔣儒甫拾了馬桶和老裁縫同下）

（錢國斗垂头喪气地上）

錢 唉！好哉，好哉，总算尋到該搭；撥我尋着仔地方哉，該搭有一条蛮蛮寬大格河，蛮好，本底仔我想陸路浪去，目的勿會达到，現在从水路浪去，倒也哪啥。剛剛我看見一部電車开过来，我想撞上去，落里曉得运道真勿好，格部電車是轉弯格，勿开过来，'勿然末，阿是老早走哉？現在只好到該搭来，格条河总是勿會得轉弯格哉，我可以舒舒齐齐下去，（老裁縫匆忙地回上来，看見这情形，就躲在旁边看）篤篤定定格死。一、二、三。（錢作跳河姿勢，老裁縫上前一把抓住）

老 且慢！啊喲！开仔格条河，阿是撥係尋死路格？尋死路格人，哪能实梗多？

錢 老伯伯，係勿要拉我。

老 勿拉係，看係死？

錢 唉！看我死末是好事体，係讓我死好来。

老 啥事体係要尋死？

錢 家主婆勿賢慧。

老 唉！倒又是一个家主婆勿賢慧，阿是條家主婆一日到夜打條，罵條，搭條吵，叫條汰衣裳，洗馬桶，阿是哦？

錢 唉！能夠實梗倒好哉，我也用勿着尋死，为仔俚一日到夜勿肯打我、罵我，勿肯搭我吵，樣樣式式格事体才是俚自家做，弄得我一日到夜嘸啥做，格种日脚几化难过？开出口米总归是少爷長，少爷短，几化难听？我撥俚叫得来头昏腦脹，叫俚勿要叫，又勿肯。

老 格末勿叫俚少爷，叫俚啥？

錢 俚要是賢慧格女人，对仔自家格丈夫，开出口米米总归是死人、杀千刀，实梗听听，几化开心。

老 啊唉！哦，俚情愿做死人、杀千刀？

錢 格又嘸不关系。格种还勿要去說俚，夫妻淘里应当要要好，打情罵俏，我今朝开价要俚打我三百記，俚定規勿肯，后首来我自巧打折头，特別大減价，打折头打剩仔半記哉，叫啥还是勿答应。俚想格日脚哪能过法？

老 哦！依俚末要哪能？家主婆板要拿俚打落罵，奈末俚窩心哉。哈哈！哪能世界天上有格种人？倒勿容易！尊姓？

錢 勿敢当。鄙姓錢。

老 請教大号？

錢 草字国斗。

老 哦！原来是賤骨头。

錢 噯！……

老 倒是名符其实，天字第一号格賤骨头。噲，俚死末勿要死，請俚到我屋里去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介紹撥俚，畀篤兩家头談談，保証滿意，决勿会再去寻死。

錢 好，好，好，我听俚格話，暫時勿死。

老 匠篤兩家頭講得勿對，再死末哉。

錢 好，格末一淘去。（同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布景——一升裁縫店。

幕啟——蔣儒甫一個人坐在那里自思自想。

蔣 老裁縫俚算熱心，拿我救到俚屋里，俚又跑出去哉，叫我登辣該搭，格是啥名堂？要勿是俚救我，拿我拖到該搭，格歇辰光，我閉間也到哉，作興辣奈何橋浪搭倪爷落娘，几个老祖宗，才碰仔頭，合家团聚哉，几化開心。現在叫我辣該搭等，唉！我是辣里等死！

（老裁縫同錢國斗上）

老 來，來，來，我來介紹。喏，格位先生也是要尋死路。噲，蔣先生，格位錢先生，俚搭倅一樣，也是想到閉間去。我來搭匠篤兩家頭介紹介紹，匠篤到閉間去起來，路上有個淘伴。

錢 哦！格位先生也是想動身？

蔣 哦！倅阿是也要走？

錢 格哪能會勿去吶？喏，就是撥辣老裁縫硬勁拉住格。

蔣 格末倅預備乘啥物事去？

錢 我預備走水路，勿是俚拉牢我，格歇辰光吳淞口也到哉。

蔣 倅還是走外洋，還是走長江？

錢 外洋、長江也哪沒一定，看領港領到落里，就是落里。倅動身預備走落里一條路綫？

蔣 我搭倅同路。

錢 好极，好极，格末現在哪能弄法呐？

蔣 我想乘下一班，四点另八分。

錢 係想乘特別快車？頂好是快点，勿知票阿买得到？

蔣 买票勿要紧，尷尬佢好买黑市票。

錢 对，走格条黑路，应当买一張黑市票。噯，我問係，係为啥事体要走格条路？

蔣 家主婆勿賢慧。

錢 我也为仔家庭事体，家主婆实在勿賢慧，格种痛苦，哪能吃得消！

蔣 唉！我搭係是同病相憐。

（二人同哭）

錢 請問係格位夫人哪能勿賢慧？

蔣 真慚愧！俚自从嫁仔过来，从来嚙沒好好叫待我，勿是打，就是罵，开出口来总归是死人，杀千刀，早晨头一早起来做事体，一直做到深更半夜，要到三点半鐘方才讓我翻覺，等到我脫脫衣裳，爬到床浪，天也亮哉，赶快起来。格种口脚勿是人过格，叫我哪能过得落去？

錢 啊！係講啥？阿是係嫂嫂每日叫係死人、杀千刀？一日到夜打係罵係？啊哟哟！格末是位賢慧夫人碗，係还勿知足？要死！真是艳福不淺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要碰着厝篤格位嫂嫂，就开心哉。

蔣 厝篤格位嫂嫂哪能样子？

錢 唉！勿要說起，一日到夜声音也嚙不，有啥事体才是俚自家做，动也勿許我动一动，开出口来总归是少爷長，少爷短，吃好飯，面湯水就端得来。係想想看，格种口脚哪能过得下去？

蔣 啊呀！格种口脚末再好也嚙不哉碗。

錢 係說得出來格！

蔣 噯，係阿是辣說反話？

錢 係末辣說反話。

蔣 唉！係格死人，該死！

錢 係死末真是應該。係以為過格種日脚痛苦？窩心碗！

蔣 格末好，捺勿要說我格日脚過得好，大家死仔頂好，去，去死去！

（二人一同站起身來）

老 慢，慢，慢！畚篤兩家頭勿要實梗樣子，辣陽間要相罵，一淘到仔陰間路浪，一定也要相罵起來格。從陽間吵到陰間，弄得來陰陽勿安。死末勿要死，讓我来想个办法，阿好？

蔣 好，請係想想看，阿有啥办法？

老 （想了一想）實梗，畚篤坐一歇，我去叫畚篤兩家頭格嫂嫂一淘來，讓我来当面劝劝，能夠劝得回心轉意，勿是兩家人家統統蛮好末。（對蔣）係末怕打，（對錢）係是要打，我只要得劝得畚篤雙方滿意，总归算我格椿事体勿曾做錯。

蔣 老伯伯，劝是係劝勿醒格，要俚雙方滿意，倒有一个办法，要末俚兩家頭調一調家主婆。

老 唉！調一調比仔劝倒便當得多，畚篤兩家頭愿意，勿曉得兩位嫂嫂阿同意？勿要哉，讓我去拿俚篤兩家頭統統喊來，大家开个会，商量商量，商量一个解决办法。对，就是格能。（對蔣）喂，係格位老兄尊姓？

蔣 我姓蔣，叫蔣儒甫。

老 哦，怪勿知道打勿起，醬乳腐一打就要爛脫格。（對錢）

條格位老兄尊姓大名，我忘記哉。

錢 我叫錢國斗。

老 對，係叫賤骨头，怪勿知道歡喜打格。格末實梗，匪篤爾家頭談談，我到匪篤府上去。（對蔣）係住辣落搭？

蔣 我住辣醬園弄，蔣仁興醬園后門對過。

老 （對錢）係吶？

錢 我住辣叉袋角，角角落里，着末一家，係從醬園弄出來，走過去嘸不几化路，就到哉。

老 好格，好格，我去哉，匪篤談談吧。（下）

蔣 要是此一番能夠大家同意，條格样格賢慧家主婆掉撥我，我情愿貼條兩百元。

錢 勿，勿，條要是肯調，我貼條四百元。

蔣 條勿要現在末四百元兩百元，味道條勿會吃着米，三日下來，還條懊悔。

錢 決無反悔，我情愿寫張筆据撥條，外加尋兩家鋪保。

蔣 要曉得俚勿但打啦，罵啦，外加還要汰褲子，洗馬桶。

錢 啥物事？阿是褲子歸我汰？啊喲，窩心呵！格只馬桶歸啥人洗介？

蔣 當然也是歸條洗落。

錢 啊！馬桶也歸我洗？好，再加條五十元。

蔣 格是啥格銅鈔？

錢 倒馬桶銅鈔。

蔣 啫啫啫啫啫，就是格只馬桶，噯！還勿會倒脫來。

錢 哦，格只馬桶就是府浪格？噯，條勿能夠碰哉，現在是我格哉。

蔣 啊哦！掉也勿會掉米，哪能就算條格？

錢 我佢一言為定，今朝辦理移交手續，條是交卸責任，我是

接收馬桶。

（老裁縫同了王氏、陆氏一起进来，王氏是一路罵进来，陆氏是滿面愁容）

王 杀千刀，死快哉，叫僚倒倒馬桶，倒辣該搭来哉，我格兩日辣肚皮撒，屋里馬桶也嘸不，害我撒得一褲子。僚格杀千刀！

錢 哦！勿要紧，豪燥脫下来，讓我来搭僚汰。

王 杀僚格千刀，叫我脫褲子！我格褲子啥事体撥僚汰？我同僚面不相識，僚講格种閑話，阿要撥兩記耳光僚吃吃？

（錢国斗就把臉孔湊上去，被王氏打了一記耳光）

錢 啊哟！窩心呀！窩心呀！

陆 僚格女人阿講道理？开口就罵，举手就打，僚曉得俚是啥人？俚是我男人，僚哪能好打俚！

（王氏有些窘，錢国斗却赶过去）

錢 喂，喂，喂！僚格女人倒可惡辣晦呢，今朝我好不容易賺着外快，吃着——記窩心耳光，僚辣旁边阿是气勿过？触壁脚？謝謝僚，安逸点吧！

王 （对陆）我勿搭僚多講。（上前扯住蔣儒甫的耳朵）走，走，走，轉去講！

蔣 啊哟滑！啊哟滑！（不肯走）

錢 （对王）僚放心，現在五篇应当客客气气，僚有啥閑話，我跟僚轉去講。

王 啊！僚跟我轉去？（拍拍又是兩記耳光）

錢 啊哟，哈哈！窩心，窩心，今朝总算大开葷，格种日脚真正是有生以来第一轉。

老 五篇閑話勿說明白，就动手动脚，話勿說勿明，鑼勿敲勿响。五篇兩家头格丈夫剛剛都辣河边头自杀，我拿俚篤救

得来格，俚篤兩家头，一个怕打，一个要打，兩家人家才勿会太平，我为仔俚篤兩家人家和睦，主張彼此調一調。

陆 條格种閑話，哪能撥條講出来格？

王 放條娘格屁！（举手要打老裁縫，錢国斗赶紧把臉湊上去）

錢 我老早摆好架子辣里，勿要弄錯地方，白白糟塌脫。

老 阿是？咁篤看見哦？

王 （对蔣）哦，條倒愿意格？

蔣 我实头吃勿消，情愿調。

錢 吃得消格人，辣里該搭。

王 哦！條倒吃得消格？條也勿曉得我格手段，條要做我格男人，早晨起来……

錢 做到深更半夜，褲子归我汰。

王 馬桶呐？

錢 归我倒。包條洗得干干淨淨，要是勿干淨，耳光尽打，总归要打得條自家勿打，我总勿喊一声啊哟滑，條看阿夠条件？

王 对，條情愿格，阿要反悔？

錢 我情愿搭條打一張死活文書，永无反悔，打手模印，出立保單。喂！蔣先生，我再加條兩百元保証金。

陆 啊哟哟！少爷，條哪能可以呐？我随便哪能勿答应格。

錢 还要勿答应来，條自家勿想想看，條看人家多少賢慧，精神抖擻，我再要搭條一淘登下去，实在吃勿消哉。

老 錢师母，條要勿答应，錢先生要去寻死路格。（陆氏低了下头一点办法也沒有）條搭蔣先生談談，俚就希望有條实梗格家主婆。

蔣 我能夠有实梗一位賢德格家主婆，真正是我格幸福，做起事体来，精神百倍。

錢 屈死！还要精神百倍来。條既然認為好，决計算数。

老 慢，慢，慢，係一个人算数嘅不用，要問俚篤大家哪能講法。（指陆氏对蔣）格位阿嫂調撥係，阿愿意？

蔣 当然十分愿意，就剩俚阿答应？俚勿答应，我也不能勉強。

老 （对陆氏）錢师母，係听见哦？

陆 （悲伤地对錢国斗看看）少爷……

錢 （大怒）啊！係叫得还勿夠啦？还要少 爷 少 爷 啦？喏！

（指蔣）係格少爷辣伊面！

陆 係勿要一时之火，將來后悔莫及。

錢 孙子王八蛋会得后悔。

老 究竟哪能？

陆 我也叫嘅没办法！（低了头表示同意）

老 （对王）格末格位阿嫂如何？

王 調末，我也答应格，不过，我有条件。

錢 哦！还有条件。

王 屋里一切家务归係做。

錢 当然。

王 我来，吃吃白相相，叉叉麻將。

錢 女人应当享福。

王 一日天工夫，規定要吃五十記生活。

錢 五十記还勿夠点来，阿可以湊滿仔一百記吧？

王 还要打三十記耳光。

錢 三十記耳光太少，癮也勿曾过，来仔五十記吧。頂頂要紧，馬桶要归我倒格。

王 当然。

錢 （对蔣）听见哦？听见哦？格椿事体頂窩心，倒起馬桶来，其味无穷，聞聞格种香味，神清气爽，百病消颺。

老 好！格末現在大家決計調一調，唔篤大家才称心滿意，过

幸福生活。阿婆辣我該搭吃便飯。

蔣
錢

勿，勿，謝謝侬，过一天侬來叨扰。

（蔣儒甫挽了陸氏一同走，王氏把錢國斗的耳朵一把揪住）

王
錢

走！

慢，慢，慢！頂頂要緊一只馬桶，還勿曾拿來。

（錢國斗去拾了馬桶，王氏扯了他的耳朵一同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紅 墨 水

故 事 內 容

卖貨郎陈三郎一心只想开店做老板，因为没有資本，甘心把自己十七岁的独生女儿陈銀凤去嫁給五十六岁的山东富商，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帮助，达到做老板的愿望。因此，他不管女儿同意不同意，限期三天决定亲事。

陈銀凤早已和过小直恋爱了，她把父亲逼嫁的情形告訴了爱人，两个人都非常痛苦。書童阿兴教过小直先通过母亲去要求父亲答应他們的亲事，以便反对陈三郎的逼嫁。

过小直的母亲同意了，可是父亲过于直有門第之見，不愿儿子娶卖貨郎的女儿。情形已經很僵，于是阿兴又使过小直伪装自杀，父母爱子心切，延医治疗，阿兴却使銀凤伪装医生，提出亲事作为医治条件，过于直同意了。

陈三郎也因为得到女婿一笔錢，如了开店做老板的愿，也同意了这个亲事。

这对青年男女，终于配成了夫妻。

登 場 人 物

过于直——五十余岁。溺爱他的儿子，但对儿子的婚姻有門第之見。简称过。

过 妻——五十余岁。溺爱儿子，一切順从儿子的心意。简称妻。

过小直——二十岁。是个学生，主张婚姻自由。简称直。

阿兴——十八、九岁。是过家的书僮，聪明有智，帮助过小直达到婚姻自主。简称兴。

陈三郎——五十三岁。是个卖货郎，一心只想做老板，不惜出卖女儿。简称陈。

陈银凤——十七岁。是个学生，反对封建婚姻，主张自由结合。简称凤。

第一幕

布景——一所破旧小房子的门前。

幕启——陈银凤正在门外空地上洗衣服，陈三郎揸了一只卖货柜，手拿“噢嬌娘”（摇鼓）从幕内出，把卖货柜放在门口，柜里有针线、钮扣、毛巾等杂货。

陈 阿凤，俚辣里汰衣裳？

凤 爹爹，俚捺亨起来哉？今朝休息休息吧，勿要出去做生意哉。

陈 生意捺亨可以勿做！侬是一日勿做，一日勿活格。

凤 爹爹，我昨日好撥俚吓煞快，俚捺亨吃得实梗稀糊爛醉？既然銅鈔賺起来蛮煩难，就是吃酒末也应当少吃点，吃得实梗醉法，真撥俚吓煞快。

陈 昨日格頓老酒，我又勿出銅鈔。

凤 哦，嗒人請俚吃格？

陈 喔，今朝俚既然問起，我就替俚講講；請我吃酒格人是同阿囡有关系格。

凤 （一楞）爹爹，格閑話奇怪，請俚吃酒格人，捺亨搭我有

关系？是啥人介？

陈 曙，就是格日子来看我格山东客人俞老板。

凤 哦！就是伊日子来格老头子。

陈 阿因，侬捺亨嚙不规矩，喊人家老头子？

凤 （笑）呵，呵，呵，喊俚老伯伯。

陈 噯！老伯伯，老伯伯，难听哦？

凤 勿喊老伯伯，格末喊啥呐？

陈 侬末……叫声俚……格格……格格，客气点末就叫声俚阿哥。

凤 啊！叫俚阿哥？爹爹，昨日侬吃醉仔酒，今朝还勿曾醒啦？

陈 侬說得出格来，今朝还勿曾醒。

凤 格末俚介大年紀，捺亨叫我喊俚阿哥格呐？

陈 俚格年紀又勿大，算起来只有推晚三岁。

凤 啊！奇怪哉，我今年十七岁，推晚三岁，难道俚今年只有念岁？

陈 勿是搭侬推晚三岁，是搭我推晚三岁。

凤 爹爹今年几岁？

陈 我末今年五十三岁，俚末今年五十六岁，阿是推晚三岁？

凤 格末侬捺亨叫我喊俚阿哥介？五十六岁格人我叫俚阿哥，格是五十三岁格人，我要叫俚弟弟哉碗。

陈 瞎說！侬搭爷打棚！

凤 爹爹，侬自家辣浪打棚碗，头发胡须才花白格哉，还要叫我喊俚阿哥！爹爹阿是辣浪寻开心？

陈 侬格闲話勿对，头发花白，胡须花白，才勿要紧，好染格。

凤 阿是到染坊里去染？

陈 勿是格，到剃头店里去染，你欢喜啥颜色，就可以染啥颜色，牙须欢喜就格末染火黄颜色，眉毛欢喜就格末染大红颜色，眼睛欢喜就格末染墨绿颜色，总归红眉毛、绿眼睛、黄胡子才可以染格，打扮得五颜六色，五光十色，善观气色，你便末可以请一声：色色俱全。

凤 格末爹爹，你就停半日，搭我有啥关系？

陈 搭你格关系大辣嗨，我还勿曾搭你说来，我先要恭喜阿囡，贺喜阿囡。

凤 噢！格喜从何来？

陈 哈哈，哈哈！说仔出来，阿囡一定开心。

凤 我是啥开心，只看见你自家辣浪开心。

陈 我现在还勿曾说来，说仔出来，你一定开心。

凤 你倒说说看，啥格开心？

陈 好，我来说。阿囡，格由东客人倒说看中了你哉，问我，你阿有人家，我说还囡不人家，他就求婚哉。

凤 你搭啥人求婚介？

陈 你辣我面前求婚。

凤 格末爹爹，你嫁撮你好哉。

陈 格哪可以？你向他求婚，我想阿囡一定答应格。

凤 你捺亨晓得我一定答应格呐？

陈 阿囡几化孝顺得来，捺亨会勿答应。

凤 阿是你已经答应啦？

陈 答应格哉。

凤 爹爹！你捺亨答应得落格呐？

陈 格捺亨可以勿答应？格是个好机会，勿能错过格。

凤 你捺亨勿想一想？

陈 啥物事想一想介？为什格椿事体，勿要说想一想，就是想

一百想，想一千想，还是要答应格。

凤 你想想年纪介大，比你爹爹还大三岁来，我搭俚要推晚实梗多年纪，捺亨可以配夫妻？

陈 格椿事体我也想过歇哉，格是我比你想得还要周到。俚格年纪现在介大，顶多十年、八年就要死格，说勿定三年、五年就会死，你年纪还轻来，还好嫁人来，阿是嘛不关系？

凤 但是山东人，我嫁搬俚，要到山东去，我搭你父女之间就要拆散，勿能见面，你哪会介狠心，拿你父女分开来！

陈 格椿事体我也想到格。你讨仔你，作兴你勿到山东去，就辣该搭上海租房子，你爷两家头原是登辣一滩；作兴你到山东去，现在辰光格火车、轮船，几化方便，一日半日就可以到哉，大家来来去去，阿是嘛不关系？

凤 格末你爹爹啥道理板要拿我嫁搬俚个山东老头子？

陈 我拿你配搬俚，也是有条件格。

凤 啥格条件呐？

陈 你看见我揸仔一只卖货箱子，日朝辣浪雨里簌(淅)，太阳头里晒，你搭我商量，假使我拿你嫁搬俚，就勿要日朝实梗辛苦，你说货色是你格，卖下来格铜钿是我格，本钿用勿着我出，利钿我拿，蚀本勿关，赔钿归我。阿面，你想想看，啥种好机会，捺亨可以错过？

凤 哦，爹爹，你只顾自家好，勿顾阿面你终身大事！

陈 啊咦！……我就是为顾你你格终身大事落答应格。你跟仔旺笃落穷爷，吃末嘛不啥吃，看末嘛不啥着，还要相帮汰汰弄弄，我几化肉痛？现在你嫁你搬俚，有得吃，有得着，又有人服侍，几化写意！

凤 爹爹，我格种写意日脚勿要过，情愿登辣屋里向吃苦头。

陈 贱骨头！好日脚勿要过，板要过苦日脚。

凤 我骨头一点也勿贱，我为仔勿肯骨头贱落勿答应格。

陈 啊哟！侬格张嘴倒利害辣嘛，勿是侬贱，倒是我贱？

凤 侬要答应俚末，侬去嫁撥俚，我是勿嫁撥俚格，好得咄篤只推晚三岁。

陈 侬說得出格，爷是男人家，捺亨可以嫁人？无论如何，侬要答应格。俚馬上要听我回音格。

凤 爹爹，侬也应当再想想格。

陈 用勿着想得格。

凤 爹爹，侬也应当再商量商量格嘛。

陈 用勿着商量得格。

凤 唉！格末我停几天撥回音侬，讓我自家想想。

陈 停几日撥回音？

凤 停格几个月。

陈 忒長。

凤 格末停几个禮拜。

陈 还忒長。

凤 三日，阿好？

陈 好，准定三日天。我去做生意哉。（攥了卖货箱下）

（陈銀凤見父亲走了，放声大哭）

凤 想勿到爹爹为仔自家，要拿我囡囡当一件物事实梗卖撥别人家。三日天工夫几化快！捺亨弄法呐？

（站起身来四下里望望，仍旧掩面大哭。过小直同阿兴上，看見陈銀凤在哭，走到她跟前，拍着她的肩膀）

直 阿凤，啥事体？

凤 （站起身来，一边拭泪）我随便捺亨勿答应。

直 侬捺亨可以勿答应呐？啥事体侬勿答应？

(陈銀凤看見是过小直，更加哭得悲伤)

直 倅为啥事体伤心？哭得实梗样子！应当講出来撥我听，到底为仔啥事体？

凤 恐怕我同倅格婚姻事体勿会得成功哉。

直 哦！所以倅随便捺亨勿答应，阿是？

凤 勿是格。今朝倪爹爹对我說，要拿我配撥拉一个年过半百格山东老头子，俚是一个客人，限我三日天里向要解决格椿事体。

直 啊！阿是有格种事体夾？倅放心，我轉去搭倪爷娘去講，早点解决我搭倅兩家头格婚姻事体。

凤 倪爹爹所以答应格椿事体，是因为山东客人拿金錢来誘惑俚，答应俚开店，勿要俚格本錫，俚就是希望做个老板，所以拿我做牺牲品。現在倅回去同囡篤爷娘商量，就是答应，恐怕也勿能满足倪爷格慾望，格椿事体还是勿能解决。

直 勿要紧，倪爷开錢庄店格，有格是銅錫，叫俚多撥点銅錫囡篤爷好哉，勿碍格。

凤 哦！好格。

(过小直和陈銀凤二人一时就高兴起来，沒有忧愁了)

兴 慢慢叫开心，稳瓶抱抱牢，恐怕囡不介便当。少爷，倅勿曉得老爷格脾气！

直 啊！我做倪子格倒勿曉得爷格脾气，倅倒曉得格？

兴 噉噉！倅做倪子格恐怕还勿曉得，我灰小服侍俚格，我曉得俚格脾气，老爷要搭倅配亲，总想望高配，俚自家未开錢庄格，頂好配格亲家开銀行，軋起头寸来便当点，只要得一只电话好哉。現在討着格媳妇是卖貨郎格囡囡，阿是俚会答应夾？談也勿要談，倅去講，格叫牆头浪刷石灰

——自說！

（过小直和陈銀凤听了都哭了起来）

兴 哭有啥用呢？要想办法末好嘅。

直 格末阿兴，係肚皮里格法子蛮多，阿好替佢想想办法？

兴 现在是三日天当中撥回音，好得还有三日天。现在格办法是：第一步係回去同老太太先商量，太太是欢喜係格，总归听係格閑話，係拿俚做擋箭牌。万一太太勿答应，我还有一条計策辣哩。

直 係还有啥格計策介？

兴 现在勿好講，天机不可洩漏。

直 哎哟！还有天机不可洩漏啦？

兴 到仔格辰光，我自会講出来格，等到要进行格辰光，係对阿凤講，我自冇办法。

直 好格，准定如此。

（过小直对陈銀凤安慰数語，同阿兴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一間富裕人家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过妻、过小直和阿兴在場，正在談話。

直 姆媽，格椿亲事，係早点答应，我就好結婚，係就好早点抱孙子哉。

妻 阿囡，格椿事体真格蛮好，係早点搭我講仔，老早就好結婚哉，係为啥勿早点講？

直 我就怕爹爹勿答应。

妻 噯，爹爹勿答应有啥关系，只要我姆媽答应末就好哉晚。

直 姆媽，爹爹格脾气，說仔捺亨，就要捺亨，我怕俚講仔勿答应，格末捺亨弄法？

妻 阿囡，倭放心，我講格閑話，老头子勿会得勿答应，俚看見我怕格。

直 姆媽，我看爹爹勿見得怕倭。

妻 噯！近来老头子有点变哉，从前促剛結婚辰光，俚只要看見我格面孔稍为有点勿快活，俚就要橫問豎問，我說一句，俚听一句，好象近来搭从前有点兩样哉。

兴 太太，再下去非但老爷勿見倭怕，恐怕太太見老爷要怕哉。

妻 格是也勿会得格。

兴 勿要說勿会得，就拿少爷格椿事体講起来阿有苗头，就可以試驗出来哉。

妻 格是格椿亲事我随便捺亨一定要俚答应格。不过，阿囡啊，倭阿曾看看准？头一，小姑娘格脾气捺亨？倭勿要現在一时之兴，到仔將來要懊悔。

直 姆媽，倭放心，我看得蛮准格，促認得蛮長远哉，俚格脾气好，良心好，面孔好，待人好，學問好，外加对公婆大人好，对公婆大人蛮孝順格。

妻 阿是真格实梗好？不过促嫁也勿曾嫁，倭捺亨就曉得俚对公婆大人好？对公婆大人蛮孝順呐？

直 我看見俚米得孝順俚爷娘，俚对爷娘孝順，对公婆大人也一定孝順格。

妻 对格，对格！俚篤爷做啥生意格？

直 俚篤爷未开……开……

兴 开百貨商店格。

妻 哦！格是大生意呢。

兴 噯，大生意。俚篤商店里向样样物事才有格。

妻 有几化啥物事介？

兴 多来，牙刷、牙粉、香肥皂、广东鏤花、一粒蘸、棉紗綫、扎底綫、汰衣裳板刷，連搭馬桶甩洗才有格。

妻 哦！生意介大？店开辣啥場化介？

兴 店开辣啥場化？噯不一定格，时常开辣大街上，常时搬到弄堂里去，生意好末多开歇，生意勿好末就搬場。

妻 实梗搬来搬去，格是搬場費蛮大格呢？

兴 搬場起来也蛮經濟格，用勿着搬場公司，也用勿着叫大卡車，才是自家搬格。生意末大，开支末省，年年賺銅銅格。

妻 格是老爷对仔賺銅銅頂頂听得进哉，格椿事体一定成功格。

兴 成功勿成功要看倭太太格苗头。

（过于直上）

过 咁篤辣浪講啥物事介？

兴 老爷轉来哉。

直 爹爹。

妻 老爷，倭坐歇，今朝有椿事体要同倭商量商量。

过 啥事体？

妻 阿囡格年紀一年大似一年，佢就是实梗一个伢子，佢早点替佢配仔亲末心事也了哉。

过 对，我也一逕为佢留心，想早点替佢配亲格。

妻 阿是老爷倭格椿事体同意格？

过 捺亨会勿同意呐？

妻 （对兴）捺亨？阿是答应哉？

兴 哦！太太有苗头。

过 啥格苗头勿苗头介？

妻 勿是僚同意格末？

过 同是同意格，嘸不实梗格对象碗。

妻 对象用勿着僚老爷费心哉，老早就有哉。

过 哦！啥人家？

妻 是侬阿囡看中格，要是說出来，老爷一定贊成格。俚篤开百貨店格，独养囡胚，脾气好，良心好，面孔好，待人好，學問好，外加对爷娘好，將來对公婆大人好，总而言之是样样好。

过 哦！介許多好。开百貨店格，格是講出来我也曉得格，开辣落里搭？

妻 开辣浪……（一楞，对小直、阿兴兩人看看，这两个人的脸上有点尷尬）开辣浪大街小巷里。

过 啥？开辣大街浪？小巷里？太太，僚做生意經絡勿懂，格叫总公司、分公司。

妻 对，对！总公司，分公司，生意好末多开开，生意勿好末馬上搬場。

过 啊！有格开公司夾？生意勿好可以搬場夾？倒勿曾听见过。

妻 啊哟！老爷勿要急呐，搬場蛮簡單格，才是自家搬格，生意末大，开销末省，年年賺銅鈔格，僚阿听得进？

过 听是听得进格，不过，也嘸不常常搬場格道理，阿是开格搬場公司？招牌叫啥？

妻 （对小直看看，小直对阿兴看看）格招牌叫……

兴 格招牌叫陈三記。

过 （自語）百貨店叫陈三記，嘸不格碗。（对兴）勿要攪好

哦，要末王兴記，舒蓮記。扇子店末叫記，百貨店嘸不叫記格。辣啥場化？領我去看。

兴 噯！格格……

过 領我去看看，讓我去碰碰頭。

直 格格……格格勿要碰頭得格，算數哉。

过 啥算數哉？阿因，倅老實講，我總歸答應倅格，要是騙我，勿來事。倅勿要去听阿兴格閑話。

直 哦！爹爹答應我格，格末我講。百貨店末是開格，不過開得小点，一開間門面，也照樣裝还俚玻璃櫥窗，店末虽然小，貨色倒蛮齊备格。

过 卖点啥格貨色介？

直 阿兴，店里格貨色倅講講看。

兴 牙刷、牙粉、香肥皂、广东鏤花、一粒蘸、棉紗綫、扎底綫、馬桶甩洗……

过 啊！卖格种东西，格是啥格陈三記百貨公司？大街小巷还有分公司啦？

兴 睹，卖貨郎陈三郎俚拿格商店搯辣身浪响，到处才要去格。

过 哦！說來說去是个卖貨郎，阿是我搭俚攀亲家？

妻 老爷，卖貨郎末也是做生意嘅，倅算是啥格大好老呐？

过 我是錢庄店老板，侬子配亲末，起碼是銀行行長格囡囡，勿然就是洋行买办格囡囡，大家有来有往，辣缺头寸格辰光，可以大家軋軋平。

兴 太太，老爷勿是替少爷攀亲，辣講勦姘头，太太，要看倅格苗头哉。

过 倅勿要热昏！

直 爹爹，倅勿是講过格，我老實講仔，倅答应格？

过 格种人家我勿答应，我还以为是开百貨商店格来，攀亲未要配得門当戶对。

妻 老爷，阿是係真格勿答应？

过 定規勿答应。

妻 啊哟！你近来格胆子，越弄越大哉，我格閑話，你也不听哉。

兴 太太：实头勿見你怕。

过 为啥要見你怕？

妻 从前辰光勿是我講一句，你听一句格末？

过 哦！你还当仔从前你年紀輕格辰光啦？总归你子要配格份亲，我勿答应。

妻 随便捺亨要你答应。

（夫妻兩人爭吵起来，过于直气忿忿地走进去，过妻拍手拍脚的罵老變死，也跟进去）

直 阿兴，阿兴，阿有啥办法想想？

兴 格有啥办法好想？一个是你爷，一个是你娘，你娘实梗格苗头还勿来事，还有啥法子？

直 噢！你勿是說有办法格末？

兴 办法是有格，恐怕你勿肯答应。

直 随便捺亨答应格。

兴 哦！阿是总归答应格？好，有办法，我看你只有死。

直 啊！叫我死？

兴 啥？你听见死就吓哉？

直 捺亨叫我死啊？

兴 噢！你讀点啥書？

直 寻死路格書我勿曾讀过歇。

兴 啥寻死路格書介？你自家忘記哉。

直 倒听係講講看。

兴 人家講：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，現在係婚姻勿自由，係还是早点死。

直 对，倒看係勿出，係書末勿曾讀过，閑話倒講得蛮对。好，准定死。

兴 格末我去拿……

直 拿啥物事介？

兴 拿好物事。（去拿出一瓶紅墨水，一支孩童玩的手枪）

直 （一惊）啊！係落搭来格手枪介？

兴 大惊小怪，格种手枪我有好几把得来。

直 哦！……

兴 今年新年里，老太太撥仔我銅鈔，我到城隍庙里去买格。

直 哦！是假格。

兴 係当俚真格？拿辣手里，勿要放手，我拿根鞭子辣台子浪打一記，係放一枪，打几記，就放几枪，再拿格紅墨水辣头上滴介几滴，老爷板要叫我去喊医生格，我去拿陈姑娘叫得来，叫俚假扮医生，俚看仔係格伤就說勿要紧，子弹会得錯出来格，不过，蛮危險，心里勿开心，毛病就勿会好，婚姻事体只好讓俚自家决定。

直 对格，对格！不过阿凤爷勿答应末捺亨？

兴 勿要紧，俚只要銅鈔，老爷答应係結婚，板要办酒水用一笔銅鈔格，係酒水勿要办，办点茶点，多下来格銅鈔撥辣老丈人去开店，問題就解决哉。

直 格末做医生格傢佢嘸不哋。

兴 我有个娘舅，是医院里向做院工，我去問俚借套白衣裳，借点傢俬、皮包末好哉哋。

直 灵格，灵格！係去借衣裳，交撥阿凤，馬上就回来。

兴 好格。(下)

(过小直把紅墨水从头上滴到臉上，拿起手枪看看)

直 啊哟！怕势势，想勿到今朝死辣係一枪之下，咦！假格末，怕啥？

(兴上)

兴 关照过哉，一切才准备好哉，俵来吧。

(阿兴用鞭子击了桌子一下，咄一响)

兴 啊哟！勿好哉，老爷、太太快点来噯！

(过于直和过妻二人一路爭吵从内出)

妻 格椿事体随便捺亨要俵答应格。

过 随便捺亨勿答应。

兴 老爷，太太，快点勿要吵，快点来看少爷咽。

(夫妻二人上前，看見儿子的样子，吃了一惊)

妻 啥事体？啥事体？

直 啊哟！啊哟！痛煞哉！

兴 少爷为仔婚姻事体勿成功，拿起手枪来砰砰兩响。

过 快点去請医生。

(阿兴下。过于直夫妻二人同劝儿子，但一走近身去，过小直就用枪向他們瞄准，以致不能近身，这样反复几次。

陈銀凤假装医生，阿兴拎了皮包同上。过小直和陈銀凤对看一下，默然无言。陈銀凤走近身去，进行檢查)

凤 哦！蛮危險啦噯，不过勿要紧，只要拿子彈鉗出来就勿碍。

妻 格末請俵快点鉗出来吧。

凤 我学医格辰光，說过只看女人，勿看男人。俚格毛病，虽然我会看，但是勿能看。

过 格末大医生，俵就算是俚格女人好哉。

凤 格哪能可以呐？

妻 假使看仔男人格毛病未捺亨呐？

凤 因为我学医格辰光，家長反对，俚篤是封建脑筋，說女人勿能碰男人格。我辣家長面前立过誓，如果我替男人看毛病，我格終身就許配撥俚。

过 哦！格未俚格毛病，僚阿有把握医好，各呐？

凤 当然有把握。

过 格未我准定答应旺篤兩家头結婚。

兴 老爷，慢慢叫答应，伢勿曉得俚格位大医生格爷阿是开銀行、做买办格。

过 勿要热昏。答应格，答应格。

妻 大医生快点看吧。

（陈銀凤假裝檢查，施行手术的样子）

凤 毛病好哉。

过 啊哟！格手术倒快辣嘛，捺亨已經好哉介？

直 爹爹，伢結婚格一笔費用呐？

过 总归我預备三千元好哉。

直 格未交撥我，作兴勿夠，拿我格私房墊墊。

过 好格。

（过进内取錢給小直）

直 僚見見公公、婆婆。

（陈銀凤除下黑眼鏡，向二人一鞠躬）

妻 哦！面孔真标致。

兴 脾气好，良心好，面孔好，學問好，待人好，外加对大人好，蛮孝顺格。

（过妻一呆）

过 請僚老太爷来碰碰头。

凤 哦……哦……

兴 大医生格老太爷我認得，我来去請。

过 係捺亨認得？

兴 我認得。（急忙奔下）

过 大医生。

妻 现在是媳妇哉，捺亨还叫大医生？

过 係医生本事捺亨实梗好？学仔几年哉？

凤 （一楞）……

（陈三郎揸了卖貨櫃同阿兴上，陈一路搖鼓）

兴 到該搭，还搖点啥？

陈 （对凤）阿囡，係捺亨辣該搭？

（众人都很尷尬，大家不說話）

兴 （指过）格是佢老爷，（指妻）格是佢太太，（指直）格是佢少爷，（指凤）格是佢少奶奶。（又指过）格是錢庄店老板，（指陈）格是百貨公司老板，匝篤是兩亲家，大家見見。

陈 捺亨兩亲家？

兴 佢少爷因为一时之气，用手枪自杀，幸亏匝篤囡匝来动仔手术，鋪出仔子彈，救仔佢少爷性命，现在佢老爷同意匝篤兩家头配成夫妻。

陈 哦！慢慢叫，我搭佢阿囡有条件格。

过 係格条件曉得格，只看女人，勿看男人，看仔男人，終身許配撥俚，阿是格条件？

陈 勿，勿，勿，还有来，阿囡……

（过小直把三千元塞在陈三郎手里，陈又惊又喜）

凤 爹爹，係为来为去是想开店做老板，现在末，曙，（指錢）本鈔大約嘸不問題哉。

陈 嗨，嗨嗨嗨！

凤 （对直）过来見見爹爹。

直 岳父大人。（一鞠躬）

陈 好极哉，今年几岁？

凤 推晚三岁，俚廿岁，我十七岁。

（陈很尷尬）

过 佢揀好日脚，偌好大礼堂，替佢篤結婚，去办酒水，发帖子，請亲眷朋友。

直 現在用勿着实梗排場哉。

过 格末三千元撥俵哉，俵……

直 做仔老丈人开店格資本哉。

过 好格，好格。划一，亲家，令媛千金真正是精通医学，妙手回春，俚是落里格医科大学毕业格？

陈 說也慚愧，因为家境穷，讀書晚，現在还是初等五年級。

过 格末俚哪亨会得鉗子彈、动手术格介？

陈 啥？俚会鉗子彈？只会揩揩皮蛋，剝剝咸蛋。

过 格是捺能格道理？

兴 俵看手术好哦？額角头上連搭皮也勿曾擦破一点。

过 格末捺亨会有介許多血？

兴 勿是血，是紅墨水。

过 啊！

陈 啊！

妻 啊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管 閑 事

故 事 內 容

管賢詩是个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閑的二流子，平时以借貸过日子。这一天正是阴历的新年，他向开棺材店的老板和做医生的包仲宗去借錢，錢沒有借到，却受到一頓譏諷，于是怀恨在心，想法报复。他对棺材店老板說：包仲宗的女儿死了，要來买棺材。又去对包仲宗說：棺材店的老板娘病重，要他去治病。这两个人都以为生意上門，心里很高兴，見面的时候，还說了許多生意經，当大家知道是上当以后，仍为利欲所动，各不讓步，于是到衙門里去控訴，結果管閑事受到了懲罰。

登 場 人 物

管賢詩——三、四十岁，是个以借貸为生、不务正业的二流子。簡称管。

老 板——四十余岁，是个迷信很深、唯利是图的棺材店老板。簡称老。

老板娘——迷信很深。簡称娘。

包仲宗——四十余岁，一个貪財的庸医。簡称包。

包 女——二十岁上下。簡称女。

知 县——五十岁上下。簡称官。

差 人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第一幕

布景——棺材店。布置过阴历新年的形式。

幕启——老板夫妻二人在場，兩人相对互相說吉利話。

娘 老板，旧年吃过用过，一年工夫，还多仔几百洋钿，总算还勿差。

老 对！今年是，僚放心，老板娘，今年比仔旧年还要好，今年勿是啥多几百块，要多几千块得来。真是一年好一年。算命先生算过我，今年运道好得勿得了，交进正财运哉。

娘 僚末是运道好，格是我还要好，齐巧我今年交进帮夫运，有僚格运道好，外加我格帮一帮，一定格外来得好。

老 哈哈！哈哈！夫妻淘里板要兩家头兩好併成一好，我末好比是一把扫帚，僚末好象一只畚箕，別人家夫妻淘里是破畚箕、額扫帚，侬兩家头是洋鉄畚箕、竹絲扫帚，几化結棍？所以侬年年多銅钿。

娘 恭喜老板，今年财丁兩旺。

老 哈哈！哈哈！恭喜老板娘娘，新春以来，手脚輕健。

娘 賀喜老板，新春以来，鴻运高照。

老 日进斗金。

娘 黄金万兩。

老 年年如意。

娘 岁岁平安。

老 生意兴隆。

娘 財源茂盛。

老 侬兩家头倒象辣里做春联哉。

娘 老板，佢做格生意是开棺材店，佢要巴望生意兴隆、财源茂盛末别人家要触霉头哉。

老 别人家触霉头末佢又勿关，巴别人家去触霉头，霉头触得越結棍越好，巴望佢篤日朝死人，可以到佢店里来买棺材哉。

娘 真正要生意兴隆，格是棺材卖光也僵格。

老 咦！格捺亨僵介？

娘 作兴僚老板将来死起来，弄得自家也嘸不棺材囑呐？

老 噯！格算啥閑話？触霉头哦？新年新岁，要講口采，要講好閑話格。

娘 阿是講講好話，生意就会好格？

老 終久講好話好。

娘 格末佢事体也勿要做得格哉，只要一日到夜說好話好哉。
(管賢詩上，老板一見就一呆)

老 勿要打棚，新年新岁，大家要討个吉利。今年交仔新年，我生意还勿曾做格来，僚阿有啥丘(坏)話勿要說好哦！

管 老板，僚放心，我咀里向向来勿說丘話，才是講格刮辣松脆格好閑話。如果講得勿对，可以退貨还鈔。

老 閑話还有啥退貨还鈔啦？

管 捺亨嘸不！好格末僚听仔去，勿好格末僚退还撥我。

老 喔！

管 格末恭喜老板。

老 对格，对格。

管 要搭老板拜年哉。

老 勿客气，勿客气。噯，老家主婆，管先生来哉，僚泡碗元宝茶来。

管 老板，僚实头闊气，陆篤屋里勿用茶叶，用元宝泡茶介？

还是金元宝呢，还是銀元宝？茶我吃脫仔末，碗里向格元宝我可以帶回去哉。

老 元宝茶是一句閑話碗，就是橄欖茶。

管 格末橄欖茶末就叫橄欖茶好哉，为啥叫元宝茶呐？

老 討討口彩碗。

管 老板，你穷花子眼睛辣嗨，看見隨便啥物事才叫元宝，格是看見仔你老板娘娘也要叫元宝哉。

老 噯！剛剛关照你新年新岁要講好話，捺亨又講起丘話來哉？今朝你来做啥？

管 我来望望你。

老 用勿着你来望我。

管 今朝老实講，我来末……

老 下头格閑話你勿要講哉，借銅鈔两个字談也勿要談。

管 啊喂！我口还勿曾开，捺亨就曉得是借銅鈔？你倒是未卜先知。

老 你末总归是老規矩碗，借銅鈔是老牌子哉。

管 哦！脾气介大，本来我勿問你借銅鈔，現在看辣老牌子而浪，問你借兩鈔。

老 啊喂！你倒是搭辣籃里就是菜。勿瞞你說，我今朝生意还勿曾做来。

管 你做啥生意介？

老 啥？我做啥生意，你也勿曉得？我末开棺材店格。

管 哦！开棺材店格，你巴望做生意，別人家是人性命一条，你巴望生意兴隆，人家是性命交关。你行格种良心，还会得好格啦？

老 格末捺亨？

管 应当末行仔好心有好报。

老 对。

管 要巴望人家百年長寿，所以棺材店門口总是写格百年長，要巴望人家勿要死人，人口太平。

老 格末我做仔介許多棺材捺亨弄法？

管 係勿要急，总归有人顧格，实在卖勿光末就自家晒晒。

老 佢一場括子只有夫妻兩個人，捺亨晒得光介許多棺材？

管 兩個人也勿要紧，多弄兩只棺材好哉。象短衫褲子实梗替换替换，格只翻到伊只，伊只翻到格只，倒来倒去，格名堂就叫倒棺材。

老 格是还有得多来。实梗吧，管先生，係相帮佢晒介兩只。

管 格倒勿必費心，我棺材勿晒格。

老 哦！划一，对，係將來死仔用蘆席包包好哉。

管 啊！我將來死仔用蘆席包包，倒有趣格，象只肉百頁哉。好，我准定听係格閑話，用蘆席包，格末晒篤兩家头呢？

老 佢格事体，勿必費心。

管 我格事体，要係費心，係格事体，我捺亨可以勿費心？大家有来有去末好睨。我看晒篤兩家头买兩只无錫面筋吧。

老 做啥？

管 等晒篤兩家头死仔下来，斬斬碎，塞辣无錫面筋里，我末肉百頁結，晒篤末油面筋，蛮好格一只菜，叫“兩筋頁”。

老 哦！係格算是好話？

管 是係自家要講格睨，我獨自講格好話，係板要我講丘話，銅鈿早点借出来，一点也勿会得有格种閑話。

老 係还是要借銅鈿？今朝随便捺亨勿会借撥係，兩鈿調我一鈿，还是我格銅水好。

管 格末三鈿調二鈿阿来事？

老 也勿来事，今朝随便係捺亨。

管 僚看僚家人家还弄得好哦？老板娘，元宝湯去端出来。

老 还要元宝湯啦？冷开水也勿会撥僚吃。

管 好，好，好！我去哉。

老 嚟啥人送僚，僚去好哉。

管 好，我走哉。

老 格面皮捺亨介老？

管 好！象寒天吃冷水，滴滴在心头。（下）

老 去燒兩只長錠，下轉俚来，伲理也勿要理俚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包医生家里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包仲宗父女二人在場。

包 格兩日是新年，生意也勿做，要过仔年初五佬开診得来。

阿囡，今朝伲到啥場化去白相相？

女 爹爹，僚要白相，自家去好哉，我搭僚一淘出去，我真勿高兴，僚年紀介大，一只手还要搭辣我肩胛浪。

包 阿囡，我年紀大，走勿动，所以搭辣僚肩胛浪。

女 格末僚勿当我是人，当我是“司的克”哉。

包 格末僚同啥人一淘出去末高兴呐？

女 今朝我已經約好一个同学小王一淘出去，到公园里白相哉，还要一淘拍照来。

包 格我也去好哉，拍照末就拍辣一淘。

女 格难看哦？

包 有啥难看？我坐辣当中，伱篤兩家头坐辣旁边。

女 实梗拍照，格张照片还拿得出去格辣？佢拍仔照，作兴拍得好，人家橱窗里要挂出来格。

（管賢詩上，敲門）

管 開門，開門。

女 哦，小王來哉，小王來哉，我去開門。

（包女開門，見是管閑事，立刻放下臉來）

女 勿要進去，勿要進去。

管 我來看咄篤爷格。

女 佢爷勿辣里，里向嚙不人。

（管硬入，包看見管就一楞）

管 包先生。

包 关照係嚙不人末，还进来做啥？

管 哦！里向嚙不人辣嘅？

包 格有啥瞎說，係看嘅，阿有人辣嘅？

管 真格嚙不人，格末係阿是人啦？

包 格格，我……人末是人，格个人等于嚙不格，我馬上就要出去，阿是等于嚙不人？係来得勿巧。

管 包先生，勿要实梗，城外头落雨——嚙 嚙嚙，格 算 嚙 名堂？大家热絡点，老朋友哉碗。

包 哦，哦！謝謝係，係格种朋友，少一个，好一个。

管 朋友末多一个好一个。常言道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”。

包 係格种朋友謝謝吧，来到嚙不別格事体，总是借銅鈿。

管 啊嘅！我格借銅鈿借得来天下聞名哉。

包 係借着仔銅鈿末勿还，借勿着末就要动坏腦筋。

管 格算嚙閑話？

女 上一轉係来問佢借銅鈿借勿着，就偷仔一只痰盂去。

管 噯！格小姑娘格閑話捺亨講法格？儁？阿是佢格种人会得儁格？我叫一番熱心，真正是熱心，碰碰招攬是莽。

女 儁痰孟還是熱心啦？

管 我因為看見痰孟漏哉，順便帶出去替旺篤修作修作格。

女 哦！勿是儁，是順便帶格，格末捺亨帶仔出去勿帶回來吶？

管 勿瞞僚說，剛剛我想去拿格，格引銅匠店搬場哉。

包 格格管閑事呵，今朝是新年新歲，我生意還勿曾做格來，阿有啥僚請吧，我馬上要燒香去。

管 哦！今朝又勿是初七，燒啥香介？

包 赤佬！初七末燒七香碗，阿有啥新年新歲說話討討口采好哦！今朝初五，出去燒路頭香，燒仔轉來好做路頭生意。

管 僚也用勿着燒啥格路頭香，路頭生意來格哉碗。

包 （四面望望）啥場化？

管 睹，今朝我來末……

包 阿是來看病？

管 啥？我看病？我是來介紹一樁生意撥僚格。

包 介紹啥人來看病介？

管 是該搭有名格棺材店老板娘，因為新年里油膩吃得多勿過，昨夜頭生仔腸胃病哉。俚篤要送醫院，我說用勿着送醫院，該搭大名鼎鼎格包送終包大醫師是腸胃病專家，是我朋友，請俚去看，俚篤說好格，所以我特為來介紹格。

包 格末請俚進來。

管 俚篤要請僚出診。

包 啥辰光去？

管 頂好馬上就去。

包 馬上就去？我嘅不工夫。

管 該搭又嘸不病人辣里，为啥勿去？

包 現在嘸不病人，等一歇是說來就来，馬上就去出診，照倪該搭規矩，要挂拔号，拔号是加倍。

管 拔号几化銅鈔？

包 出診二元四角，拔号四元八角。

管 我当要几化銅鈔，只要四元八角。实梗吧，拔兩拔九元六好哉。

包 好格，好格，馬上就去。

管 不过，我剛剛到該搭来，該搭嘸不入，倅又要出去燒香格，生意只好去介紹撥別人。

包 現在我空辣嘸。

管 象我格种朋友是少一个好一个，作兴痰盂又要少一只哉。

包 笑話，笑話。阿囡，以后勿要瞎說，叫声伯伯。

女 伯伯。

管 馬上就叫伯伯哉。格末包先生，倅地方曉得哦？

包 辣啥地方？

管 太平桥头百年長棺材店。

包 好，我馬上就去，謝謝倅。管先生，倅介紹我生意，我勿会忘記倅格，將來倅有仔毛病，請过来看，决計勿拿倅銅鈔。

管 謝謝，格便宜貨我勿要搨。

包 一定要来格啊。

管 一定勿来。

包 格末我送兩帖补藥倅吃吃。

管 好，好，好，补藥倅自家吃吧，我嘸不格种胃口。

（管閑事看着痰盂）

女 伯伯，倅勿要看哉，格只痰盂勿漏，勿必費心，阿是漏仔

條好帶出去哉，是哦？

管 噯！嗨嗨，嗨嗨！等歇會，等歇會。（下）

（包仲宗提起藥箱）

包 有啥人看我，我到百年長棺材店里去看病哉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一幕。

幕啟——老板夫妻二人在場。管閑事上。

管 老板，老板！

老 啊！格声音是管閑事呢。

娘 是格赤佬，阴魂勿散，又来哉。

老 等俚进来，大家勿要去理俚，弄得俚嘸不落場勢，阴干脫俚。

管 （进门）老板。

老 ……

管 老板娘。

娘 ……

管 噯！格倒难行格呢。热气换冷气，热面孔去燙冷屁股。

老 老板娘，我关照條大門格兩日关关好，生意也勿辣里做，勿关大門，格种野鬼要鑽进来格。

娘 算算旧年大年夜，長錠也燒过哉，捺亨格兩個野鬼阴魂勿散！再要化兩只長錠去送送野羹飯格来。

管 啊哟！格兩句閑話倒难听辣嗨，野狗佬，野鬼佬，我倒是热心，一本正經介紹一笔大生意撥條，唔篤倒当我野鬼

哉；格末只好拿格笔生意介紹別格店家。（轉身欲走）

（老板对老板娘看看）

娘 哦，哦！管先生晚，坐歇，坐歇，係啥辰光来格介？

管 哦，哐篤大門开辣里，我就辣格辰光鑽进来格，要是係老板娘大門关紧仔，我就鑽勿进来哉。

娘 伯伯，說說笑話格，請坐，請坐。

老 倒茶呵。

管 茶末阿有啥勿要倒哉，下轉勿要实梗冷待人家。

老 是，是，是。

管 今朝我来介紹一椿生意。

老 哦，啥人家？

管 該搭包仲宗大医师格因哐昨夜头急病……

老 急病末，‘哐篤自家是医生，只要自家看看好哉。

管 就是自家看落看坏格，格位医生叫包仲宗，实在應該叫包送終，勿叫俚看，还好活兩年，叫俚看，一定送終，俚因哐也是撥俚看杀格，昨夜头起毛病，今早头死哉。俚辣浪打听啥人家格棺材頂好？我听見仔就講：棺材讓还百年長格，有啥閑話講，哐辣嗨舒舒服服，而且棺材里向蚊子臭虫才嘸不，尺寸也大。要是因仔勿对包退还洋。現在係因哐因哐，將來作兴招个女婿，养两个外孙，也可以因得下，再高兴搭只閣樓，招两个房客一淘住，格种棺材真叫做价廉物美。而且冬暖夏凉，热天辰光大家才叫热得啦，假使哐辣百年長格棺材里，着仔棉袍子、棉馬褂，头上戴仔帽子，扇子也勿要搨，汗也勿出；到冷天辰光也勿要啥湯婆子。我实梗一講，格位医生想有实梗好物事，非常羡慕，想預先定一只。

老 預先定一只末叫寿材。

管 对格，对格。格是俚要定起寿材来是还要考究，俚来得有銅鈿，价鈿勿在乎，頂好同俚裝扇玻璃窗。

老 啥玻璃窗？只有天花板。

管 是天花板，頂好要亮介点。

老 格末天花板上裝块玻璃。

管 对，对，实梗阿是看看棺材里向格景致蛮好？下头末裝地板。

老 下头叫七星板，勿叫地板。

管 对，七星板下面最好搭俚鋪点水門汀。

老 管先生，格勿是水門汀，是炭屑石灰。

管 格是匪篤内行閑話，我是才講格外行洋盤閑話。

老 閑話末外行，意思其实一样，准定实梗末哉。

管 等歇包先生自家要来看格。

老 好格，請俚来看好哉。

管 包先生等我起来起来，頂好老板娘跑开点，勿要登辣里。

老 为啥？

管 俚看見女人怕难为情格。

老 格也用勿着怕难为情。

管 但是实梗格人。老板，我去哉。

老 管先生，僚真热心，介紹我格椿路头生意，我总勿会忘記僚，將來僚要买起棺材来，我一定特別便宜。

管 老板勿必費心，我老早端正好蘆蓆做肉百頁結哉，棺材僚自家融吧。

老 哈哈，哈哈！侬兩家头是端正好无錫面筋哉。

管 划一，侬是兩筋頁。格末侬无錫碰头吧，等歇会。（下）

老 老板娘，包先生怕难为情格，僚里向去吧。

娘 好格。（进内）

(包仲宗拎了皮包上，老板殷勤招待)

老 包先生，里向請坐。

包 (坐下) 好，真想勿到呵，老板。

老 格也叫嘸不法子，天有不測风云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想想俚年紀輕輕，也叫不幸。

包 是呵，心里也勿要难过。

老 难过也嘸啥难过，不过是蛮可惜。今朝还是僚亲自来看。

包 我自家勿来看，勿放心。

老 对，自家来看末道地点。

包 格是我格責任。

老 格末請到里向去看吧。

包 还是到外面来看吧。

老 我看还是里向看，因为格物事蛮重格，要扛格。

包 哦！已經要扛哉。

老 现在新年，老脚伙才到乡下去哉。

包 格末老板，僚去拽一拽出来吧。

老 格我拎亨拽得动介？

包 哦，大概是个大块头。

老 大块头倒勿碍，横豎尺寸大，保險摆得下。

包 摆辣啥場化？

老 现在貨色摆辣作場里。

包 僚哪亨摆拉作場里，勿摆辣房間里？

老 哦！格哪能可以摆辣房間里？算啥名堂？

包 哪辣講啥物事啊？

老 我辣講格只棺材。

包 啥？已經要預备棺材啦？哦！請我来，格是想死馬当活馬医格。我既然来哉，总归勿叫僵死。老板，僚勿要急得

格。

老 我急啥物事？啥格死馬当活馬医介？

包 老板娘有毛病，阿是請我来看病格？

老 啊！佢老板娘蛮好啦嘅，生啥毛病介？侬末囡呒死哉，是来买棺材格阿是？

包 放倅格屁！佢囡呒必活鮮跳，今朝还約伴同学小王去看电影拍照辣嘅。

老 格是侬弄錯仔人家哉。

包 勿弄錯，今朝是年初五，头一注生意，板要看格，勿看是触霉头格。

老 对，今朝是年初五，头一注生意，棺材板要卖撥倅格。

包 啥人講我要买棺材？

老 管閑事講格。侬是啥人請侬来看毛病格？

包 管閑事来請格。

老 啊哟！管閑事倒厉害辣嘅，新年新岁打格种格棚。

包 格末侬豪燥去喊老板娘出来，讓我来替佢看一看。

老 要我喊出来？侬勿是看見女人怕难为情格末？

包 怕啥难为情？做医生阿会怕看見女人格？

老 好，我就叫老板娘出来撥倅看一看，不过，棺材板要交撥倅格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出来一趟。

娘 噢，来哉。（从内出）啥事体？

老 阿有啥佢定規要替倅看病？

娘 我又嘸不毛病，看啥？

老 才是管閑事辣当中热昏。

（包女上）

女 爹爹，爹爹，屋里有兩個病人，要倅就轉去看毛病。

老 哦，侬个囡呒来哉，蛮好，蛮好，格末棺材帶仔轉去吧。

女 啥事体叫侬帶只棺材轉去？

包 管閑事辣当中兩面翻門檻，倒說條死哉，俚定規叫侬买只棺材轉去。

老 大小姐，條放心，我总归替條揀只尺寸大道点格，條阿是要搭小王一淘拍照，就要結婚哉？格是要寻房子格碗，現在寻房子也蛮討厌，实梗好哉，棺材下头裝四只輪盤，推來推去，要到啥場化就推到啥場我，車子也勿要叫得格。

包 條勿要热昏，我要同條老板娘看病。

老 條勿要热昏，棺材帶轉去。

（包和老兩人相罵）

娘 條死哉碗，棺材赶快买轉去。

女 條生仔重病哉碗，赶快看病。

（女和娘兩人相罵）

老 好，替條講勿明白，侬到衙門里去講。

包 隨便條到啥地方去講，講到外国去我也板要看病格。

老 隨便捺亨條总归要买棺材格。

（包和老，女和娘互扭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布景——公堂。

幕启——包仲宗、老板、老板娘、包女四人一路扭着喊上場。

甲 啥事体？

众 打官司。

甲 今朝年初五来打官司，倒是青龙生意。有請大老爷。

(知县上)

官 什么事情，大惊小怪？

甲 恭喜大老爷。

官 什么事情恭喜我？

甲 青龙生意来哉。

官 哦！我还没有开印，青龙生意就来了。你们哪个是原告？

老 我是原告。

包 我是原告。

(娘和女也各抢着说自己原告)

官 你们都是原告，难道叫我老爷来做被告不成？(对老板)
你是告的哪一个？

老 我告包仲宗。

官 (对包) 你呢？

包 我告棺材店老板。

官 (对娘) 你告什么人？

娘 我告包仲宗格凶咄。

官 (对女) 那么你又是告的什么人？

女 我告棺材店格老板娘。

官 倒好得很，大家是原告，又都是被告，你们是两起事情，
还是一起事情？

老 包 是两起併一起。

官 究竟是什么事情？

老 回禀大老爷：我是棺材店老板，今朝是大年初五，包医生
凶咄死哉，要来买棺材，我想是路头生意，落里晓得俚着
未完結棺材勿买，硬紧拖牢侬家主婆要看病，侬家主婆蛮
好辣嗨，又嘸不毛病，俚触侬霉头，所以来打官司。

官 (对包) 你告什么？

包 大老爷，我是做医生格，今朝有人来請我到棺材店里去替老板娘看病，我跑得去，阿有啥病人勿叫我看，倒硬勁要我买棺材，說侬囡咄死哉，倏看，（指女）侬囡咄，必活鮮跳，但是想触我霉头，所以来打官司。

官 那么你們两个来告什么？

娘 我嘸不毛病，硬要替我看病，倒霉哦？所以来打官司。

女 我蛮好一个人，倒說我死哉，触我霉头，所以要打官司。

官 你們这些話，看病啦，买棺材啦，是什么人說的？

包 管閑事講格。

老 格注生意是管閑事介紹格。

官 哦！都是管閑事在那里弄鬼。他住在什么地方？

老 俚嘸不一定地方格，土地堂里也睷，城隍庙里也睷。

官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？

包 勿做生意，吃吃白相相，靠借銅鈔过日脚。

老 对，今朝俚問我借銅鈔，勿曾借撥俚，所以触我霉头。

官 （問乙）他住在哪里，你們知道么？

乙 有辰光睷辣城隍庙里格戏台下头。

官 你們去把他抓来。

乙 咋！

（差人甲、乙走出。管閑事身揹鋪盖，手拎杂物上）

甲 哦！管閑事辣里哉。

管 老早等辣里哉，用勿着睷篤寻得格。

甲 回稟大老爷，管閑事帶來哉。

官 （一見）你想逃走么？拿了这么多东西。

管 啥事体逃走？我帶仔彼头鋪盖来吃官司格，省得辣外头吃飯要动腦筋。

官 哦！你想来吃吃我？你姓什么？

管 姓管。

官 叫什么？

管 叫管實詩。

官 哦！原来叫管閑事。来啊！

甲 咋！

官 給我打！

（甲、乙兩人把管閑事揪倒在地上，用竹片打屁股，每打一下，噹的一声鑼响，連打几下，連响几声）

官 噫！这倒奇怪，我叫你們打屁股，你們屁股不打，倒打起鑼来了。倒是打得鑼声响亮。他身浪有什么东西，搜搜看。

（众差人在管閑事長衫里面搜出一面鑼）

乙 回稟大老爷，俚屁股浪有一面鑼。

官 你好，来吃官司还帶了鑼鼓傢什来。

管 我曉得俚大老爷要打格，我有痔瘡毛病，要是一打，恐怕痔瘡要打碎脫，所以用格面鑼来做保險牌子。

官 你姓什么？

管 姓管。

官 叫什么？

管 叫管實詩。

官 来啊！給我打。

（二差人按住就打）

官 現在沒有保險牌子了吧？你姓什么？

管 姓管。

官 叫什么？

管 我……叫管不了。

官 为什么叫管不了？

管 叫仔管閑事係要打格末。

官 那么为什么你要兩面搬弄是非？

管 因为俚篤兩家头触我霉头，当我野鬼，叫我死后拿个蘆蓆包起来，所以我也触触俚篤霉头。俚篤才想做路头生意。不过，僚大老爷打我也勿作兴，我是来替僚介绍一椿“青龙生意”格，我是做跑街，僚应当謝謝我，反而請我吃屁股，阿是勿作兴？

官 好，我来謝謝你。来啊！

甲 咋！

官 预备大号的大枷，把他枷在大門外三个月，讓他一个人吃独桌飯，伙食自备，我們衙門里不供給。

管 格算僚請客？一个人吃独桌，伙食要我自备。格面鑑撥我帶回去。

官 怎么可以帶回去？充公！

管 姪篤做官朋友总归要想进帳，大鑼末充公，我吃仔屁股，帶上枷，还要枷号三月，伙食自备，謝謝大老爷。

（甲帶管下）

官 你們兩個人官司还要打嗎？

老包 勿打哉。

官 不打？十兩銀子堂費。

老包 啊！要堂費夾？

官 格是我老爷头一次青龙生意。

老 老爷已經进帳仔一面大鑼哉。

官 这个不算。

包 生意勿曾做着，倒貼脫十兩銀子。老爷，銀子我嘸不，实梗吧，僚有毛病，总归我来看好哉。

老 爵十兩銀子，我爵勿起，實梗吧，老爺係死仔，棺材總歸是我格。

官 你們不拿錢出來么？來啊！釘鐐收監。

包 啥！要釘鐐收監？好，銀子拿出來哉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狗 趣

故 事 內 容

汪偉仁是个糊塗人，他的妻子王如英是个浪漫女人。女佣胡媽知道女东家的心意，就乘机引誘，想从中取利。这一天王如英和胡媽一起去逛公园，遇見了一个浮滑青年尤守賢，兩人一見傾心，正在“勾搭”的时候，給一个小偷看見了，小偷把他們戏耍一番，并且警告他們要悬崖勒馬，各归正路。当小偷发觉这种劝告沒有用处，这两个人已經有了幽会密約，以狗叫为暗号，他就不动声色的到时候去把尤守賢吓跑，自己混进了王如英的臥房，恰巧汪偉仁回家，于是小偷乘机得到了衣服和現金，一方面警告胡媽，一方面警誡王如英，方才回去。但是为了顧到他們夫妻的感情，始終沒有把王如英的情形揭穿。

登 場 人 物

汪偉仁——卅岁上下，是个糊塗人。簡称汪。

王如英——二十余岁，是个浪漫女人。簡称王。

尤守賢——二十余岁，是个浮滑青年。簡称尤。

胡 媽——三十上下，汪家的女佣，引誘主人腐化，从中图利。
簡称胡。

小 偷——二十余岁，很有机智。簡称小。

瞎 子

印 捕

第 一 幕

布景——公园。

幕启——空场。王如英同胡媽一起游公园。

王 胡媽，佢蛮好辣茶室里向吃茶，吃点心，啥事体要我到該搭来？

胡 噉係到該搭来，有道理格，佢想辣茶室里向吃茶有啥苗头，一歇歇吃热茶，一歇歇吃冷点心，忽冷忽热，一个勿当心，弄出胃病来，上一趟我跟係到茶室里去吃茶，肚皮痛仔三日天。

王 捺亨吃吃茶，肚皮会痛仔三日天？

胡 又勿是單單吃茶，佢叫仔一盆蝦仁炒面，佢吃仔一点点勿吃哉，叫我吃，落盆蝦仁炒面油水来得格足，我剛剛辣屋里向吃仔中飯出去格，肚皮来得格飽，想勿吃吧，可惜，只好硬勁吃下去，佢又叫我吃汽水，吃冰淇淋，再加一块冰磚，又泡仔兩杯热茶，大家勿曾吃格，我想剩辣浪勿吃可惜，我又拿格兩杯热茶一淘吃干淨。佢想实梗一来，弄得我肚皮里冷热勿匀，到仔屋里向，翻到半夜里，肚皮撒煞快，痛是痛得来。

王 我也一样吃，捺亨一点也勿痛勿撒介？

胡 佢又勿吃啥物事，噉仔物事来，不过看看，頂多尝一尝滋味，就讓佢摆辣浪勿吃哉，我怕攢脫仔可惜，一錫括子統統吃下去，实梗咯肚皮勿受用，要撒碗，我怕到茶室里去，又要弄得肚皮吃勿消，所以叫係到該搭来。

王 到該搭来有啥苗头？

胡 苗头末慢慢叫来格，該搭格风水頂好哉，勿象茶室里向悶熱，囉嘈，該搭大家叫做鴛鴦弄。

王 捺亨該搭叫鴛鴦弄介？

胡 少奶奶，等歇俚看噠，格兩对野鴛鴦，家鴛鴦，一对一对才走到該搭来，談情說愛，真熱鬧，又嚙不入注意俚篤，要捺亨就捺亨，就是俚自家嚙不搭搖，看看俚篤格种开心样子，听俚篤講講愛情末，也蛮有趣格。

王 胡媽，倒看勿出係是个老門檻，大約係也同人家到該搭来講过愛情格，係还是同燒火阿三来格呢，还是同拉包車阿四来格？

胡 （笑）格兩个人才撥係說着哉。

（正在这时候，尤守賢上場。他服裝華麗，面目清秀，外表很漂亮，一見王如英就愛上了，一面用目挑逗，一边自言自語，用手远远招呼）

尤 阿三，車子開轉去末哉，我說勿定啥辰光轉去，還有約會来，係搭老太太講，今朝勿轉去吃飯哉，商會會長請客，叫俚先吃好哉。

（走到王如英身旁椅子上坐下，朝王如英看看，想搭話头，但一時又无話可說）

胡 大小姐，係阿要打只電話轉去哦？

王 屋里人也嚙不，打啥電話轉去？

胡 阿要关照声老太太，夜飯勿轉去吃哉，勿是今朝盛家四小姐有宴会，係答应去格末？

王 哦！对格，对格。

胡 大小姐，阿要关照車子開得来？等歇送到俚去格地方去？

王 勿要哉，俚坐電車去吧。

胡 大小姐，啥坐起電車来哉介？叫部出差汽車阿好？

王 好格。

（尤守賢从身边摸出一枝香烟来，又在身上东摸西摸）

尤 啊，自来火忘記帶哉，（对胡）阿有自来火？借撥我划划。

胡 佢小姐勿吃烟，嘸不自来火格。

尤 哦，真格，我有打火机辣里。（摸出打火机，燃了香烟，送給王如英，王如英想接烟，可是又不敢接）

胡 大小姐，係勿吃香烟，既然格位大少爷蛮客气請係吃，係就有呼嘸呼，呼呼白相相末哉。

王 噢。（接烟）

（尤守賢又取出一枝烟来自己吸）

尤 格位大小姐，好象辣啥場化看見过格，好象辣浪……辣浪……

胡 阿是前日仔辣浪跳舞場里碰着过格？

尤 对格，对格，係記性真好。

胡 格位先生尊姓？

尤 姓尤。

胡 大小姐，格位尤先生格舞跳得真好。

尤 我跳舞还是剛剛学会，嘸不旺篤小姐跳得好，格日仔我本来想請咄篤小姐跳一只格，后来人实在多勿过，寻勿着哉。

王 場子里热勿过，后来我到冷飲室里去吃冷飲哉。

尤 格末今朝係該搭出去预备到啥場化去？

王 我想还是到舞場里去坐一歇。

尤 勿是盛家四小姐今朝約係去宴会末？

王 哦，我想勿去哉，一去板要拖牢仔叉麻將，（小偷从后面上場，远远地站着看他們）我勿去哉。格末尤先生今朝勿是商会會長要請係吃飯末？

尤 格种請客嘅啥道理，不过应酬应酬，我想勿去哉。今朝還着倅，真叫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識。

（小偷偷暗暗走到王、尤二人坐椅中間，尤守賢把身體倚向王如英身邊去，恰巧靠在小偷身上，又去拉王如英的手，却捏了小偷的手；王如英也伸出手來想拉尤守賢的手，結果也捏了小偷的手，可是兩人側轉了頭，並不知道。胡媽抬起頭來，看見小偷，心中一驚）

胡 咦！捺亨會多出仔一個人來哉！

（王、尤二人都一驚，急急縮手）

小 （大笑）哈哈哈哈哈！格叫做有緣千里來相逢，無緣對面不相識，我辣呔篤兩家頭當中做個橋梁，又勿是我要捏呔篤格手，是呔篤自家來捏我格手，我要勿捏牢呔篤格手，變仔看勿起呔篤哉，格機會那能好錯過。

尤 滾，滾，滾！醒里醒醒立辣人家旁邊，真討厭。

小 咦！倅捺亨叫我滾？該搭是公共場化，大家好白相格。

尤 倅來做啥？

小 我來白相，倅來做啥格？

尤 白相。

小 倅來白相，我也是來白相，捺亨好叫我滾？

尤 倅要白相，到別場化去，哪能介勿識相！

小 倅好到該搭來白相，我也好到該搭來白相，捺亨叫勿識相？

尤 好哉，好哉，我勿替倅講話。

小 勿要搭架子哉。商會會長請客，要末孟蘭勝會會長請客，碰着仔大頭鬼啦嘸。（對王如英，板着臉）告訴倅，勿要糊塗，眼睛張張開，勿要看俚身上着得綢片片，屋裡向夜飯米也嚙不，勿想肚皮餓，只想天寶圖。格種是拆白黨

晚。好哉，白相仔一歇哉，現在好轉去哉。

胡 咦，咦！係是啥人啦？倒象是佻格老太爷哉。

小 係个短命娘姨，係佻（指王）出来白相，捺亨陪到該搭来？係想穿針引綫拉皮条。停生意，替我滾！

尤 咦！係是啥人介？

小 啥人？係还勿曉得？老实对係說：我是佻（指王）男人，佻是我女人。係想調戏佻是哦？

尤 （一惊）啊！係是佻男人？佻是係女人？

小 係眼烏珠触触开，我阿是男人？

尤 是格，男人。

小 （指王）佻阿是个女人？

尤 是格，女人。

小 格末好哉。

尤 （对王）佻阿是男人？

王 佻是男人？

尤 係阿是女人？

王 我是女人晚。

尤 （起身就走，走了几步，回头对小偷偷看看，又想一想，回过头来对小）哦！我倒弄錯哉，係是男人，佻是女人，我也是佻男人，佻也是我女人。

小 （一笑）勿来事，大家胡調胡調。

尤 格那能可以胡調？

小 大家白相相。

尤 格哪能可以大家白相？

小 係白相仔半天，窩心仔長远哉，讓我也窩心窩心。

王 杀係格千刀！

小 对格，我住隸八仙桥，大家老乡鄰。

王 啥老乡鄰？罵僚。

小 哦，麻袋。

胡 罵儂。

小 哦，馬桶，要抽水馬桶辣伊面。

胡 僚面皮哪介老介？

小 棉被老末，年数多哉，今年彈条新棉花胎好哦！

尤 僚好去哉，走吧，走吧！

小 僚要叫我走？可以，僚要走走桃花路，就要鋪鋪杏花街，識相点。

尤 捺亨識相点介？好，就算識相点，僚去吧。

小 啥格去吧？識相点也勿懂？僚想点啥，我想点啥，俚（指王）想点啥，（指胡）俚又为点啥？

尤 格末僚为点啥？

小 世界浪做人、为来、为去、总逃勿脱兩個字……

尤 捺亨兩個字？

小 一个“財”字，一个“色”字，阿是哦？老实講，僚是第二個字——色字，侬辣外头跑跑无非是为兩個銅鈔，是第一个財字。

尤 （摸出一張鈔票）触霉头，拿去，走吧！

小 一張鈔票哪能来事？

尤 格末僚要几化？

小 格兩鈔連搭本鈔也勿夠。

尤 哦，僚还有本鈔啦？

小 工夫就是銅鈔，工夫就是我格本鈔。

尤 僚自家要辣里胡鬧碗。（又摸出一張角票）拿去。

小 勿来事，身边还有哦？

尤 嘸不哉。

小 （对王）俚看俚身浪一共只有一元兩角洋鈔，上一頓小飯店还勿夠。（又对尤）俚統統撥仔我，要餓肚皮格，喏，拿兩角去，买兩付大餅油条吃吃。

尤 阿有格种事体，拿我格銅鈔叫我买大餅油条吃？

小 我派头一向蛮大，勿象俚勒杀吊死，我拿俚銅鈔叫俚买大餅油条吃是有名堂格。

尤 格还有名堂啦？

小 叫做蜻蜓吃尾巴——自吃自。好，我就走，等半个鐘头我再来。

尤 做啥还要来啦？快点走吧！走，走，走！

小 好！我就走。（下）

王 拉該搭講話勿便当，格赤佬歇半个鐘头还要来，侬另外約个地方談談吧。

尤 跳舞場里人忒嫌嘈杂，菜館里末怕碰着熟人，頂好末……
胡 还是到侬屋里去吧。

王 （心里担急）勿好，乡鄰人家多，曉得仔勿好，作兴有人……

胡 实梗吧，勿要走前門，走后門进去好哉。

尤 后門拉啥地方？

胡 前門三牌樓，后門張家弄，侬后門有一只垃圾桶，蛮好認格。不过碰門勿便当，頂好做一个暗記，俚辣后門口裝狗叫，我听見狗叫，就来開門。

尤 俚捺亨叫我裝狗叫介？

胡 委曲点吧，叫叫又嚙不关系。

尤 好格，好格，准其如此。

胡 勿，勿，勿，現在俚叫叫看，讓我听听熟，晚歇点勿要弄錯。

尤 現在叫我哪能叫得出来？

胡 勿要紧，打打样碗。

尤 格末大狗叫，还是小狗叫？还是雄狗叫，还是雌狗叫？

胡 有介許多狗叫？頂好才叫撥我听听看。

尤 好格。（学大狗、小狗吠声）

胡 少奶奶，尤先生狗扮得阿象？要是勿看見俚，听俚格声音
实头象只狗。

尤 僚还要寻开心。

胡 僚勿要失約，一定要来格噯。

尤 曉得！

（小偷偷上）

小 辰光到哉，辰光到哉。

（尤守賢、王如英、胡媽一見，立刻分兩面下場，場上只
剩小偷一人）

小 俚篤三家头已經約會好哉，我勿能放過門，（做一个京戏
里双手开弓的姿势）今朝我要混水里摸魚。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一条弄堂。在一幢房子的后門外有一只垃圾桶。

幕启——空場。尤守賢上場，走到后門口，四面望望，蹲在垃
圾桶旁边裝狗叫。一个瞎子，用竹竿点地上場，走进
弄堂，听到狗叫，就举起竹竿乱打，尤守賢急急逃
走，瞎子也下場。胡媽手里拿着一根燃着的紙捻开了
后門出来。

胡 勿要叫哉，来噻。（連叫几声，沒人答应）触霉头，嘸不人。（关門进去）

（尤守賢又上）

尤 真是触霉头，碰着格瞎子。

（兩边望望見沒人，又蹙在原处裝狗叫。印捕暗上，看見一个人蹲在地上裝狗叫，用手里木棍朝尤身上打了一下）

印 強德里，馬德里，做啥事体？

（尤守賢一惊，回头見是印捕，站起来就跑）

印 坏来西，坏来西。（追下）

（胡媽手拿紙捻又开門出来）

胡 （輕声地）尤先生，尤先生！該搭来。噢！人呐？啥人寻开心介？

（关門再进去，尤守賢又上）

尤 今朝触霉头，先碰着瞎子，拿我乱打一陣，又来仔一个紅头阿三，背浪向又吃着一記生活，唉！触霉头。

（兩边望望見沒人，又在原处裝狗叫。小偷上，一見尤在裝狗叫，就抓住他兩只脚，也裝狗叫，尤守賢又吃了一惊，站起来就跑。小偷想了想——）

小 哦！原来俚篤有格种擺檻辣嗨，法子倒想得蛮好，齐巧碰着我，讓我也来試試看。

（就蹲在尤守賢蹲过的地方裝狗叫。胡媽拿紙捻开門再出来，小偷就上前吹熄紙捻，显得黑暗，不能辨人）

胡 尤先生，徐真会待哥开心，害我跑进跑出跑仔好几趟，現在火也嘸不哉，滾燥跟我呈向去吧。

（小偷不說話，一味裝狗叫）

胡 勿要叫哉，門也开哉，还叫点啥啦？

（胡媽拉小偷进門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臥房。

幕启——王如英在場，胡媽上。

胡 少奶奶，尤先生来哉。

王 做啥勿进来？

胡 俚說怕难为情，关照拿电灯关脱仔。

王 做啥要关电灯？

胡 俚叫僚关末就关好哉。

（熄灯，胡媽再出同小偷偷上）

小 （狗叫声）汪，汪，汪！

胡 到仔房間里还裝狗叫做啥？

小 汪，汪，汪。

王 坐歇吧，肚皮阿餓？阿要喊胡媽去拿来吃点？

小 汪，汪，汪。

（汪偉仁上，敲門）

汪 开門，开門。

胡 外头有人喊开門，讓我問問看。啥人？啥人？

汪 我。

胡 啊啲！少奶奶，勿好哉，老爷轉来哉。

小 汪，汪，汪。

王 格捺亨弄法呐？

胡 叫俚躲辣床浪吧。

王 好。（对小）勿好响格啊。

小 汪，汪，汪。

(胡媽開門，汪偉仁進房)

汪 为啥勿開電燈？

胡 做人家點。

汪 開電燈，開電燈！

(胡媽開燈)

胡 老爺今朝回來哪能介早？

汪 本底子還要晚點轉來。

王 晚點好哉。

汪 怕僚牽記曉。

王 夫妻淘里有啥牽記勿牽記？

汪 辣外頭也嘸啥事體。

王 王先生來看過僚格。

汪 碰着過哉。

(床上突然狗叫起來)

汪 捺亨房間里有狗介？

胡 是隔壁人家格狗。

汪 隔壁人家格只狗倒叫得响辣噯曉。

胡 喂！隔壁格只狗識相點，勿要响，勿要响。

小 汪，汪，汪！

汪 啊！勿是隔壁，是辣房間里向叫曉？

胡 是狗叫格回声曉。

小 汪，汪，汪。

汪 (四面望望) 啊！辣床浪向叫曉！

王 是要好姊妹送撥我格巴兒狗。

汪 格放辣床浪勿齷齪？

王 勿磚格。

小 汪，汪，汪！

汪 咦！格只狗叫格声音勿象巴儿狗。

（站起身来，走到床前，揭开帐子，又掀开被头。王如英和胡媽虽然吃惊，但也已經来不及阻止了。汪偉仁一把拖出小儉，小儉还仍然在“汪，汪，汪”的叫。王如英見是小儉，又吃了一惊）

小 汪，汪，汪。

王 老实講撥倅听，但是我兄弟。

汪 倅格兄弟？为啥要裝狗叫？自家亲眷末，为啥要躲辣床浪，勿出来見人？

王 勿瞞老爷講，兄弟屋里穷，身浪向格种打扮，怕坍倅格台，难为情，所以叫俚躲辣床浪。

汪 既然是自家人，也用勿着躲碗。（对小）阿舅！

小 格格……格格……格格，是我妹夫是哦？

汪 大家亲眷碗，倅来仔尽管大家坐辣里談談，也用勿着躲辣床浪向裝狗叫。阿舅，倅来阿有啥事体？

承 嗨，嗨，我来……我來說勿出口。

汪 自家人碗，有啥关系，說好哉。

（王如英和娘姨对小儉連使眼色，意思叫小儉別說真話）

小 長远勿見妹子哉，娘牽記俚，叫我来望望，齐巧妹夫轉来，我身浪格种样子勿大好，就躲辣床浪裝狗叫。

王 現在看見哉，倅轉去把。

小 捺亨轉去介？还有話来。

汪 啥格話？

小 娘辣浪生病。

汪 为啥勿請医生？

小 嚙不銅鈿請医生，跑来替妹夫商量商量，借点銅鈿。

王 嚙不，嚙不。走吧！

小 真格嘸不啊？

王 真格嘸不。

小 格末我要說哉。

王 僚說好哉。

小 好，我今朝來，是為仔……

王 好哉，好哉，勿要講哉！胡媽，快去拿銅鈔來撥俚。

胡 噢。（從衣櫃內取了幾張鈔票給小儂）拿去。

小 格一点点銅鈔？勿夠。

王 嘸不哉。

小 嘸不末我就要講。

王 僚講好來。

小 好，今朝我到該搭來，老實講……

王 好哉，勿要講哉。胡媽，再去拿銅鈔去。

（胡媽又去取了一卷鈔票給小儂）

汪 阿舅，我又勿是勢利人，下趟有啥困難，尽管來好哉。

王 下趟勿要來。

小 啥，叫我勿要來？格末我要講哉，妹夫啊……

王 好哉，好哉，下趟來好哉。

小 妹夫，我身浪向衣裳也嘸不，僚身浪格件馬褂阿好借借撥我？

胡 老爺，勿要借撥俚。

小 格椿事體才是僚格斷命娘姨……

王 好哉，僚馬褂拿去末哉。

（汪偉仁脫下馬褂）

小 妹夫，我袍子也嘸不一件，僚身浪格件袍子借借撥我吧。

王 勿要撥俚。

小 格末我要講哉。

王 好，好，脫撥俚，脫撥俚。

（汪偉仁又脫下袍子給小偷穿上）

小 穿仔格套衣裳，戴仔格頂帽子也勿配，索性調一頂吧。

汪 蛮好。（把头上的帽子送給小偷）

小 格叫做世界浪向才是格机会。妹夫，今朝承蒙侬看得起我，撥我介許多銅鈔，又借撥我袍子、馬褂、帽子，係格人总算勿差，老話：“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”，我嘅不別樣物半報答侬，只有一个消息告訴侬，就作为是我報答侬待我格情义。希望侬以后外头少跑跑，屋里向多登登，促妹子格兩日大勿对……

王 有啥大勿对介？拿仔銅鈔侬快点走哉碗。

小 怪咱也勿能怪侬，才是格断命娘姨辣里向做鬼，我实在有点熬勿住哉，板要講兩句。我今朝哪能会到該搭來格，并勿是我好好叫敲門進來，是格个断命娘姨开仔后門幫垃圾桶旁边拿我拉進來格。

王 （暗暗地塞了一把鈔票在小偷手里）好哉，勿要講吧。

小 哦！（笑）嘿嘿嘿，嘿嘿，勿講就勿講。

汪 到底是啥事体介？

小 嗨嗨！喏，就是……汪，汪，汪。

（王如英推小偷下）

汪 下轉唔篤兄弟來，勿要再裝狗叫，撥人家曉得仔象啥物事，還要說促勢利來。自家亲眷末，照顧点也勿碍，总究是係格兄弟。

王 我有啥兄弟介？俚是係格兄弟碗，我是个独养团囡（女儿），侬又勿是勿曉得。

汪 啊！啥是我兄弟？格是係格兄弟碗。

王 是係格兄弟碗，我又嘅不兄弟格。

汪 啊喲！格是上仔格赤佬格当哉。（起身追下）

（王如英和胡媽兩人哈哈大笑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誰 先 死

故 事 內 容

富翁魏自然夫妻因为沒有兒子，希望做善事來積陰功生養兒子。他們認為施棺是最大的善舉，因此魏自然偕同馬夫阿三上街去找尋施棺的對象，在路上遇見過去在他家裏做過廚司的阿大的老婆，他在談話之中誤會阿大死了，沒錢成殮，就給了她不少錢去買棺材。阿大的老婆回家對丈夫說了，丈夫覺得不好，馬上趕到魏家去想把錢還給魏自然。可是魏太太又誤會阿大的妻子死了，也給錢阿大，強使他回去買棺成殮。

魏自然回到家裏，以為做了善舉，心里很高興。魏太太也以為自己做了善舉，心里很愉快。當他們各自說出救濟的對象是阿大夫妻時，都認為對方是假的。為了弄清楚這件事情，分派阿三和阿巧去了解。

阿大回家把魏太太的誤會對妻子說了，料到魏家會叫人來探听死的真假，商量出一個辦法：阿三來，阿大裝死；阿巧來，就是妻子裝死；同時來就一起裝死。

果然阿三、阿巧都相信了他們假死是真的，回去告訴了魏自然夫妻，這更使他們懷疑了，于是一起趕去察看，發現阿大夫妻都死了，為了弄清是誰先死，愿出賞錢五十元，阿大夫妻听到有賞，都跳起來說是自己先死。

登 場 人 物

魏自然——五十余岁。富而无子，想做善举生儿子。简称魏。

魏太太——五十岁上下。热望生育儿子。简称太。

阿 巧——二十余岁。魏家的婢女。简称巧。

阿 三——三十岁上下。魏家的馬夫。简称三。

阿 大——三十岁上下。失业的厨司。简称大。

阿大妻——三十岁左右，生活艰苦，常同丈夫吵嘴。简称妻。

第 一 幕

布景——一間富裕人家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魏自然夫妻在場，阿巧站在一边，魏太太裝水烟袋給魏自然吸。

魏 （边吸烟边叹气）唉！

太 老爷，近来看你勿大开心，好象是心事重重，究竟为什
啥？

魏 唉！嚟啥！

太 有啥心事，勿講出来，放辣肚皮里，对身体勿大好。老話：
快快活活做仔人，气气惱惱成功病。象你又不愁吃，勿愁
穿，还有啥勿开心呢？

魏 虽然勿愁吃，勿愁穿，不过，扒仔实梗大格家当，有啥用
場？我搭你兩家头年已半百，可是膝下犹虛，將來格家当
去傳撥啥人去？想到格搭，心里就要煩悶哉。

太 哦！为什嚟不伢子落。老爷，我嫁你你介許多年，一不生
男，二不生女，实在对勿住魏家格祖先：叫你身担不孝之

名，我犯仔七出之条哉。我以前也对侬講过歇格，叫侬納妾，侬又勿答应。

魏 难得太太大賢大德，叫我納妾。如果我納仔妾，能夠养侬子呐，倒也罢哉，万一也是勿养，勿是多此一举末？作兴格个人脾气勿好，鬧得来家庭不和，反而是自寻煩惱。

太 老爷，假使侬愿意納妾，我看阿巧倒蛮好，侬就收仔房吧。

魏 噯！侬末实梗講，阿巧勿差是蛮好，不过俚心里勿一定答应，我年紀介大哉，捺亨可以自說自話？阿巧，侬說阿对？

巧 （对二人看看）承蒙老爷、太太看得起我，不过，年紀推挽介許多，做我男人象煞勿大对，做我爷末差勿多。我听見乡下头小姊妹淘里講：情愿做天上一只鳥，勿愿做人家一个小。格椿事体还要請老爷、太太原諒。想要养侬子，总归便当格。

魏 阿是，俚勿答应？倒坍仔一个台。

太 侬倒說得便当来，侬子养勿出是气力大勿出格。我为仔要养侬子，各处去燒香拜佛，辣浪送子观音搭許过几化愿心，叩过几化头，才嘸不用場。唉！我想求神拜佛嘸不用，要末老爷缺啥阴德啦噠？从今以后，多做点善事，作兴倒好。老話：修子修孙，子孙是修得来格。

魏 对，要末我年輕辰光一心只曉得賺銅鈔，格种場化，难免缺德。从今朝起头，我一定多做慈善事体，积点阴功。不过，我听人家說：大阴功是修桥鋪路，格是伢格点家当只好修半頂桥，一条弄堂。我看只能做点小事。

太 好事勿在乎大小，才便啥好事才可以做格。

魏 对，頂好阿有啥勿費銅鈔格好事做做。

太 格末俚走路格辰光，看見地浪向有西瓜皮、香蕉皮，拿俚拾开点；看見年紀大格人，或者看見瞎子，拿俚攙一把；路浪向有字紙末拾起来。格才是勿化銅鈔格好事呢。

魏 对，对。字紙拾得多点，等旧貨換銅鈔格来，还好卖几个銅鈔来，作兴額角头高，拾着一張鈔票，恰是还要好，噯，格种好事做做倒是蛮好。

巧 嗨嗨！老爷想去拾鈔票，格还算做好事啦？俚拾到鈔票未开心，阿曉得落脫格人几化伤心？作兴格張鈔票还是人家当脫仔当头格来。

魏 阿巧，格末捺亨弄法呐，拾着仔鈔票？

巧 蛮便当格，俚拿鈔票拾起来，等拉旁边，有人来寻，只要数目說得对，就还撥俚，作兴俚有要紧用場，勿夠，俚再撥几块俚，格末叫做好事呢。

魏 哦！实梗做好事也勿容易，拾着仔还要等人家来寻，作兴人家勿来寻呢？况且又是貼本鈔生意。

巧 格是俚勿是做好事，是想做生意。

太 老爷，阿巧講得对格。俚出去格辰光，帶点銅鈔辣身边，要是看見人家死仔人，嚙不銅鈔买棺材，俚就撥銅鈔俚去买棺成殮，格种好事末才叫阴功积德。

魏 对，对，听唔篤格閑話。（对巧）阿巧，俚去叫阿三来。
（阿巧走到門口）

巧 阿三，老爷喊俚。

（阿三上）

三 老爷，太太。啥事体？阿是出去？

魏 对。

三 我才端正好格哉，車子也裝好哉，老爷只老畜牲料也喂过哉。

魏 啥老爷只老畜牲，料也喂过哉？

三 勿，勿是。曙，伊只老畜牲碗。

魏 今朝我勿坐車子出去，要跑跑路，僚馬夫勿要做哉，‘从今朝起头我要出去做好事，坐仔馬車出去，看見仔有好事要做，一歇上車，一歇下車，阿要討厌煞？

三 啊喲！老爷，僚格算做啥格好事介？叫我勿做馬夫，賽过是停我生意。

魏 勿是停僚生意，僚馬夫勿做，就做我二爷末哉。

三 哦！僚叫我馬夫勿做，做僚爷？

魏 哪弄出做我爷来哉？二爷末就是佣人。

三 哦！

魏 从今朝起头服侍我老爷好哉。

三 勿瞞僚講，我一向是服侍慣畜牲格，夾忙头里叫我来服侍老爷，就是我肯，老爷也怕吃勿消，僚格椿生意还是另請高明。

魏 咦！哪会吃勿消？

三 听我講：早晨头起来，拿僚牵到荒場上去溜一趟，拿桶冷水辣僚身浪向澆澆，拿把硬板刷刷刷毛，喂喂料。等到僚料吃饱，拿格籠头囓口裝好，馬鞍子配好，肚帶收紧，我騎辣僚身上，一个趟子兜介个把鐘头轉来。就是实梗服侍僚，阿吃得消？

魏 格我捺亨吃得消？勿是叫僚服侍馬，是服侍我碗，我出去辰光，僚跟辣后头，作兴我有啥事体，就叫一声“来啊”

.....

三 老爷，我勿叫籃啊，我叫阿三。

魏 我勿是叫僚拿啥籃子，是叫来啊，僚末就講声“咋”。

三 哦！叫我撒，撒勿出来末捺亨？

- 魏 勿是叫倭撒，咋，格就是答应格意思，捺亨倭介笨？
- 巧 格也难怪俚，俚本来一向服侍畜生格，只晓得“得”，“瞿瞿，瞿”。阿三，老爷叫来啊末，倭就答应俚咋好哉。
- 三 嗨嗨！阿巧倒是蛮聪明格，教（音窖）也勿曾教来，已经会哉，格末老爷倭要出去，带仔阿巧去好哉。
- 魏 格哪可以？难看哦？
- 三 蛮登样格，倭同俚两家头手挽手到公园里去跑跑，咖啡馆里去坐坐，顺便末，噯，噯，噯，到栈房里去宿宿。
- 魏 小赤佬，倭讲啥？勿要瞎三话四，我出去倭跟辣后头。
- 三 我总归跟辣后头，从前赶马，也是格只老畜生辣前头跑，我跟辣后头赶。不过倭辣前头走路，要当心点红绿灯，勿然是要撞照会格，还要罚铜钲来，因为倭格眼睛是遮没格。
- 魏 哪我眼睛是遮没格介？
- 三 倭看，是遮没格，顶好再结两根麻绳要好点。
- 魏 当我畜生哉，勿要瞎说，跟我出去。
- 三 到啥场化去？
- 魏 去做好事去。因为太太勿养伢子，做仔好事末可以修子修孙，养一个大胖伢子。
- 三 哦！原来实梗，格末去做啥格好事呐？
- 魏 比方人家死仔人，嚙不铜钲买棺材，我就搬铜钲俚去买，阿是我做仔好事哉？
- 三 哦！实梗一来，就会养伢子？忒便当哉，我劝倭用勿着做啥好事。倭叫存心不良，只想自家养伢子，叫人家去死人，格还算好事啦？
- 魏 勿是，别人家死仔人，嚙不铜钲买棺材，我是帮俚忙格。
- 三 格种人家也嚙不格，阿有啥勿端正好铜钲就好死人介？格

胆子也忒大哉，我搭僚又勿好去一家一家格問，喂！五篇屋里阿有死啥人？阿要銅鈔买棺材？格是要等吃耳光哉。

魏 僚格个人哪介笨？兩只眼睛要俚做啥？要看苗头格呢。

三 格末老爷去問人家，我是勿去問人家格。

（魏太太拿出鈔票給魏自然，魏交給阿三，阿三不肯收）

三 我勿拿鈔票，僚自家去拿吧。

魏 为啥落？

三 格是买棺材銅鈔，我屋里向又勿死啥人，拿仔阿要触霉头？

魏 好，好，好，就是我来拿末哉。去哉，跟我走。来啊！

三 ……

魏 咦！哪勿答应介？

三 哦！咋！

魏 来啊！

三 咋！

魏 来啊！

三 咋！

（魏自然和阿三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布景——一間穷人家的客堂。

幕启——阿大夫妻在場，阿大睡在鋪上。

妻 阿大啊，阿大啊！死人，格辰光还勿起来！

大 （打哈欠）呵，呵，呵。

妻 杀千刀，倒好烟辣嗨碗，啥辰光哉？

大 啥辰光也勿要問得格，大概是昨日格老辰光。

妻 說得出格来！啊曉！現在几点鐘？

大 我又嘸不表。

妻 別人家已經辣浪燒飯哉，早点格人家，飯也吃過哉。伱
呐？还是冷水盖鍋盖，柴嘸不一根，米嘸不一粒，做仔格
男人，一点也勿动腦筋。

大 啊喂！哪撥係說得出格？啥格腦筋板是男人家动，女人家
勿好动动介？

妻 叫我动啥腦筋？我是为仔“要吃要着落嫁家主公，勿要吃
勿要着末丫啥空”。

大 阿有格种事体？女人嫁男人，阿就是为仔吃落着？格是賽
过俚吃定我格哉，俚当我洋盤，我討俚格辰光，媒人也勿
會講过飯板要吃啥人格，我还当仔俚是自吃飯来。

妻 啥物事？啥人嫁男人是自吃飯？格是我嫁男人要拾仔只飯
燒箕来格。

大 生来碗，我辣馬路浪看見兩個女人，太家拾仔只飯籃，拿
一双筷子，毛巾里向包格小菜，俚篤勿是自吃飯末？

妻 係弄錯哉，人家是到工厂里去上工，自家帶飯去吃格。

大 格末俚到該搭来，比如也是来上工格好哉。

妻 格末工細呐？拿来！

大 工錢未尽义务，叫自吃飯，嘸工錢。

妻 俚倒写意辣嗨，格末俚吃格飯也是我帶來撥俚吃好哦？

大 好格。

妻 倒真会要格，勿識羞！

大 我是老老实实，勿会得騙人。

妻 係好吃懶做，勿肯把結做生意，从前辣魏公館里燒飯几化

好？倅嫌老爷太太格脾气大，勿高兴做，到菜館里去做下手，又嫌忒吃力。照倅实梗下去，一家人家穷得来象格自来水龙头关勿住实梗格搭搭滴，倅勿是討家小，是辣浪害人！

大 我害人？到底是啥人害啥人？是倅害我，还是我害倅？

妻 到底末是倅害我，我是做大小姐嫁撥倅格，假使嫁仔撥別人家，格是老早就享福哉。

大 要曉得从前我嘸不介穷，就是討仔倅落穷格。从前辰光我是个小大块头，倅看现在瘦得象个哈士蟆哉，才撥倅吃穷脫格，一日到夜頂好嘴巴勿停。

妻 吃末总归要吃格，三頓六水碗。

大 搭倅商量商量，三頓飯末勿要吃哉，就吃仔六頓水吧，到自来水龙头浪去，尽倅吃饱好哉。

妻 倅当我金睛魚，叫我吃水，倅要吃飯，阿是？

大 唉！我討倅格日，就曉得勿吉利，人还勿曾进来，声音先进来哉，啥穷啊、穷啊格。

妻 格是啥格声音介？

大 一班軍乐队格声音。其实象佢种人家討亲末，点对蜡燭，拜拜堂末就是哉，碰着倅格爷，挑付豆腐担，还要穷排場米，叫啥板要一付軍乐队，嘸不勿上轎，我嘸不法子，只好自家去寻，作孽，剛巧格日是大众日，軍乐队喊勿着，我身上穿仔箭衣外套，跑到外头去，寻来寻去，寻到宁波会馆門口，剛巧人家出棺材，有一付送丧格軍乐队，我就狂囔狂囔喊住佢篤，佢篤看見我着仔箭衣外套，当我是棺材里爬出来格殭尸鬼，險險叫撥佢篤捉牢仔送到棺材里去，我橫說豎說，說明我是新官人，来喊軍乐队格，总算因为生意落，答应我，就实梗轎子勿曾到，就听见“穷，

穷，穷，拆扑，搭搭滴，搭搭滴，穷得搭搭滴”……

妻 阿就是实梗？

大 还有来。后头是兩面鑼，还要跟仔胡調，一面鑼末“噉”，一面鑼末是破鑼，叫“光”，兩個小堂名还要寻开心来，叫“一榻糊辣格糊里糊，一榻糊格糊里糊”，兩個戴尖頂帽子格人辣浪喊：“嘎！嘎！”介許多声音連辣一堆，阿要难听？

妻 哪难听介？

大 僚听好，介許多声音連辣一堆末叫：“穷啊，穷啊，穷得搭搭滴，搭搭滴，搭搭滴格穷、穷、穷，穷得一榻糊辣格，一榻糊辣格，一榻糊辣格糊里糊，嘎！当光！”僚想，一家人家阿是才穷得来当光完結哉？

妻 实梗說起来，倒是我害僚格。僚自家勿做生意就勿講哉。老話：坐吃山空海要干。

大 山吃空，海吃干，才是我，僚就勿曾吃过歇？我养仔僚長远哉，今朝要僚去想法子来养我，讓我舒舒齐齐登辣屋里向歇一日，大家調調班，也嘸不啥一逕要叫我去动腦筋格。

妻 格末今朝我去想法子，明朝僚要去寻生意格。

大 我已經托人家介紹哉，讓我今朝吃飽仔再看。

妻 啥場化来格吃？

大 寻寻看，阿有啥当头，寻点出来，拿去当当。

妻 我曉得僚又要去当哉，当光仔末捺亨？

大 僚人也勿曾过来就叫我穷得答答滴，穷得一榻糊格糊里糊，叫我穷得才要当光完結格哉。

（阿大妻进内拾出一个包裹来）

妻 格包里向才是僚格替换短衫褲。

大 好，只当我格，自家格勿当。

妻 横豎明朝僚就有生意哉。

大 我就剩仔一身皮哉，好，拿去当，当仔当头末买点小菜，买点醬鴨、醬肉，再买一瓶五加皮，兩包香烟。

妻 还有啥要买哦？

大 有水蜜桃帶点来。

妻 有性帶点松子糖来，阿好？

大 好格，好格，頂好帶点奶油咖啡糖来还要好。

妻 哼！当一身短衫褲子，能买几升米？买点醬小菜好哉，还要香烟、老酒、醬肉、醬鴨来。

大 格末买一包香烟吧。

妻 省省吧。

（阿大妻拾包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三 幕

布景——街道。

幕启——空場。魏自然同阿三上。

魏 来啊！

三 咋！

魏 来啊！

三 咋！

魏 来啊！

三 阿有啥勿要喊哉，撒末也撒得嚙啥撒哉，阿要轉去吧？看上去是毫无希望，还是死仔心吧。大概老爷是命中注定，

叫命里有来总归有，命里无来莫强求。出来寻啥死人做啥好事？到现在一个死人也勿曾寻着，看来是嘅把望哉！要是会得养伢子，就是走走路也会拾得着格。

魏 啥场化去拾去？

三 俚未把望养伢子，有格人未勿想养伢子，偏偏是一养一个。有一种穷人家养勿起伢子，又有一种勿曾结婚格人，象店家一样，店还勿曾开，生意先做，格种人养出来格伢子，叫啥名堂？

魏 勿晓得。

三 老爷私囤。

魏 放屁！老爷捺亨是私囤？

三 勿，勿，老爷，格叫私囤，人家勿敢养，攢辣马路浪，俚拾仔转去做伢子，作兴将来还好拾着个孙子来，格叫做老爷拾子拾孙。

魏 放屁！啥老爷绝子绝孙介？

三 喏，辣路浪拾得来格，叫做拾子拾孙。

魏 哦！阿三，哪做好事也实梗难格介？

三 做好事本来勿容易，勿象从前辰光俚做坏事便当。

魏 放屁！我几时做过歇坏事？

三 比方实梗说说格。不过坏事做得多，就是做点好事末也是抵勿过去，我看还是回去吧。

魏 勿，随便捺亨要寻着死人做仔好事落转去格。

三 哦！格未叫老爷心勿死，人死心勿死。

魏 捺亨讲？

三 嗨嗨！嗨嗨！嘅啥，嘅啥。

魏 阿三，我搭俚再寻一段路看。

三 伢闲话先讲明白，伢走仔格一段路，随便捺亨要转去哉。

魏 好，算数。

三 老爷，格末格条路是着末一条路哉，侬走最后格条路哉，真叫嚟法。

魏 放屁！

三 格末格条路寻仔以后勿寻哉，阿是着末一条路？最后一条路？

魏 对。

三 格末好哉。

魏 来啊！

三 咋！

魏 来啊！

三 咋！

（阿大妻上，与魏自然等迎面相逢）

妻 老爷，长远勿见。

三 哦，阿大嫂。

魏 阿大吶？

妻 勿要讲俚，格个死人！

魏 啥物事啊？

妻 格个死人……

魏 啊！死脱哉啊？

妻 格死人是穷得来一钿也嚟不，……

魏 哦！铜钿，有，有，有，拿去买。

（拿出一卷钞票塞给阿大妻）

妻 老爷，弄错哉，勿是……

魏 勿错格，勿错格。

（阿大妻要还钞票，被阿三推下場。魏自然和阿三相对一笑，很觉高兴）

三 老爺命里勿絕嗣，屁股眼里向养伢子，格勿是拾来格。噯，
奈末老爺可以养伢子哉。老爺，我阿要去喊老娘来？
魏 养伢子也嘸不介快格事体。来啊！
三 咋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四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二幕。

幕启——阿大在場。

大 家主婆去仔介許多辰光，哪还勿来？

（阿大妻上，把衣包丟在地上）

大 捺亨？衣裳勿會当脫？

妻 我走仔好几月典当，才勿肯当，倒說忒旧哉，要末去卖。

大 哪办法？只好去卖撥旧貨攤上去。

（阿大妻故意使阿大看見，裝做暗暗的把鈔票藏起来的樣子）

大 噯！鈔票，啥場化来格？介許多？

妻 勿要僚問。

大 一定是僚勿規矩。

妻 瞎說。

大 格末为啥勿要我問？

妻 問仔，僚要急煞格。

大 哪急煞？倒講講看。

妻 我齐巧典当里出来，碰着仔老爺，同仔馬夫阿三兩家头

.....

大 哦！从前我格东家。

妻 佢問我阿大吶？我說“格死人啊”，佢篤兩家头听纏哉，当仔俵死脱哉，拿仔介許多鈔票撥我，硬緊叫我去买棺材，我說“勿是格”，撥阿三一路推轉来。喏，格鈔票就是俵格棺材本鈔，俵去死吧。

大 赤佬！佢篤叫我买棺材，是叫我去死，我偏勿死，拿去还佢。

妻 勿去。

大 阿是真格勿去？

妻 真格勿去。

大 我还要活兩年来，我去还。（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五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一場。

幕启——魏太太和阿巧在場。

太 老爺哪还勿轉来？好事勿知做得捺亨哉？我不常看見馬路浪向有死人，死人人家末也蛮多。

巧 死人人家多又嘸不用場，俵又勿好买只棺材送到死人人家去，要齐巧格家人家穷，嘸不銅鈔买棺材，俵送上去末齐巧好。

太 格倒也蛮难格。

巧 本来做好事也勿容易。

（阿大上，敲門）

大 里向阿有人？開門。

巧 啥人？

大 我，我是阿大。

（阿巧開門）

巧 哦，阿大。

大 阿巧，（對太）太太。

太 阿大，長遠勿見哉。

巧 嫂嫂吶？

大 唉！勿要去說俚，格女人笨得死脫快哉。

巧 啥物事啊？嫂嫂已經死脫哉啊？

大 也差勿多哉。

太 豪燥僚去買棺材。

（魏太太拿出一把鈔票給阿巧，阿巧送給阿大）

大 噯噯，勿是碗。

巧 （硬塞在阿大手里）勿要客气哉，快點去買棺材去吧。

（阿巧把阿大推出太門。她和魏太太都很高興）

太 才是想勿到格事體，唉！阿大家小死脫哉，阿作孽！

巧 太太，老爺到外頭去，勿曉得好事阿曾做着，侬辣屋裡倒做着格哉。

太 對格，真是想勿到。

（魏自然和阿三上）

魏 來啊！

三 咋！

魏 來啊！

三 咋！

巧 老爺轉來哉。

太 老爺蠻辛苦，好事做得捺亨哉？

魏 唉！做好事實頭勿容易，我搭阿三兩家頭走仔交關路，死

人一个也勿曾碰着，阿三定規要轉來，剛剛走到着末一條路浪，巧來，碰着从前辣侬屋里做飯司務格阿大家小……

（魏太太和阿巧吃一驚）

太 啊！倅碰着啥人呵？

魏 碰着阿大格家小。

太 噯！日青日白倅哪会碰着赤佬格介？阿大格家小已經死格哉。

魏 瞎三話四，明明是人，哪倅講俚是赤佬？倅聽見啥人講俚死格哉？

太 剛剛阿大到該搭來格，是俚自家講格，家小死哉，格总勿会得差格呢。

（魏自然和阿三都吃一驚，對看一下）

魏 啊！阿大啥來過夾？

太 來過格，剛剛才走。

三 啊啲！格赤佬倒利害辣嘸，會跑到該搭來。

魏 我看倅碰着仔赤佬哉，侬明明辣馬路浪碰着俚家小，對侬講格。

太 倅碰着赤佬哉，阿大是蠻好一個人。

（于是魏自然夫妻二人爭執，阿巧和阿三爭執，都說自己對，對方活見鬼）

魏 勿要吵哉，格也容易明白格，究竟是啥人死哉，只要叫個人去看看就明白哉。

太 好格。

魏 我叫阿三去看。阿三，倅去看看，到底捺亨。

太 阿三一定幫倅格，我叫阿巧去看。（對巧）阿巧，倅也去一趟看看究竟捺亨？倅走前門出去，阿三走后門出去，大家看清楚。

三 太太，今朝要养倪子末，我看也去开后門吧。

太 放僚格屁！

三 后門鎖辣晦。

太 拿鑰匙去开。

（阿巧和阿三从上下場門下）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 六 幕

布景——同第二幕。

幕启——阿大妻在場，阿大垂头丧气地上。

妻 阿曾还脱？

大 还脱，非但勿曾还脱，外加替僚帶仔一只棺材本銅轉来哉。

妻 啥？格只棺材是僚格碗。

大 該只棺材是僚弱格。

妻 杀千刀！是僚勿捨得还碗。

大 勿是格，格叫倪夫妻淘里要好，同死弱棺材。

妻 捺亨格道理？僚倒講講看。

大 我去是碰着格太太搭仔阿巧，我講僚笨得要死，俚篤纏仔僚已經死脱哉，一定硬勁要撥銅銀我；叫我去买棺材撥僚弱，看上去僚也是要死格哉。

妻 我是勿死。

大 棺材銅銀也拿来哉，哪勿死？

妻 剛剛勿去还末蛮好，要是有人来，僚躲辣里向，我来对付俚箇。現在老爷轉去对太太一講，事体就穿細，馬上就有

人来。

大 格末僵哉。

妻 （想一想）勿要紧，有法子，老爷派人来，一定是阿三，
俚就晒辣舖浪装死，我来对付俚。

大 要是太太派人来呢？

妻 太太板是叫阿巧来。

大 格末俚装死，我来对付俚。

妻 好格。

大 作兴一淘来呢？

妻 就兩家头一淘死。

大 好格，准定实梗。格末佢也要端正煞物事格。

妻 端正啥物事？

大 香爐、蜡燭、長錠、錫箔。

妻 对格，我去拿来。

（阿大妻到里面去拿出香爐等物；又把一張席子和枕头晒在地上）

大 我来写个牌位。噯！笑话，从来也勿曾听见自家写自家
格牌位。（写牌位）

妻 格是死人也从来嘸不啥自家点香燭，自家端正晒場格。

大 俚看，我写格是：阿大之位。

妻 格末我也要一个牌位格碗。

大 就做人家点吧，写辣格只牌位格反面好哉。（写牌位）俚
看，“阿大妻之位”，我搭俚是前后头，阿三来起来，俚拿
前头格面朝仔外头，我晒下去，作兴阿巧来末，就拿后头
格面朝仔外头，俚晒下去。

妻 要是兩家头一淘来呐，哪弄法？

大 一淘来末就拿牌位側轉来放辣浪，格面看看是阿大之位，

伊面看看是阿大妻之位，我搭僚兩家头就一淘死下去。

妻 好格。

（阿三上，敲門）

三 開門，開門。

妻 啥人介？

三 我。

妻 啊喲！阿三來哉。

大 我中格头彩，先死。（躺在席子上）

妻 腳放放好，勿好動。

大 曉得。

（妻開門同阿三入）

妻 （哭介）啊喲！親人啊！苦惱呀苦惱啊！想勿到親人攞脫
仔我去格哉，叫我格日腳哪能過得落啊，嘔！……

（阿三化長錠，跪下去三叩首，立起看看牌位）

三 嫂嫂，勿要哭哉，死總歸死哉，人死不能復生，活格還要
活下去，阿大死仔，又嘸不家當，又嘸不侬子，有家當未
僚守守家當過日腳，有侬子未守守侬子，現在嫂嫂捺亨弄
法？依我看還是另想別法。

妻 叔叔，有啥法子好想介？

三 僚年紀還輕來，勿如早点另外去嫁人。

妻 象我實梗粗膀大手，還有人要啦？

三 僚說得出格，要格人多辣嚕。

妻 一時頭浪要尋個人是也蠻煩難格。

三 格也用勿到去尋得格，現成格等辣僚旁邊呢。

妻 啥人介？

三 僚張開眼睛望望看噠，登好辣旁邊呢。

妻 哦！是叔叔，好倒是好格，（阿大捏妻一把）啊喲滑！啊

喇滑！

三 啥事体？

妻 撥隔年格蚊子叮仔一口，来得格痛。

三 格断命蚊子倒坏辣嘛呢！

妻 （哭介）亲人啊！格才是假格噫！

三 嫂嫂，啥物事才是假格介？

妻 世界浪做人才是假格，格杀千刀吃饭辰光还蛮好来，吃仔兩碗半飯，四块醬猪肉，驟生头里倒說死脫哉，倅看世界浪格人阿才是假格？

三 格末嫂嫂，剛剛格閑話阿算数？

妻 当然算数。

三 現在我馬夫勿做哉，做仔二爷哉，二爷末赛过是老爷差勿多，老爷下来就是二爷。現在我格工鉅也大哉，总归开銷夠格。佢另外去租房子也勿碍，要是勿另外租房子末，拿格死人扛俚出去，床浪向鋪床新被头，倅看阿好？

妻 格倒是便当格，蛮好。（阿大又捏了她一把）啊喇滑，啊喇滑！格断命蚊子又来哉。

三 俚倒叮出仔味道来哉。佢閑話一句，我去搬被头去，倅搬死人。

妻 好格。

三 格末我去哉。

妻 叔叔，走好。

（阿三下，阿大跳起来）

大 叔叔，走好，我人也勿曾死，被头就搬进来哉，阿是？

妻 倅哪吃得落醋格啦？我勿是老早打过倅招呼格末？我說：亲人啊，才是假格呢。我問倅，倅死是真死，还是假死？

大 假格死。

妻 格末好来，既然是假格，我嫁人也是假格哋。

大 格末搬被头来是真格哋。

（阿巧上，碰門）

巧 开門，开門。

妻 啥人？

巧 我。

妻 啊喲！阿巧来哉，僚連一連，再死一趟吧。

大 格勿好連格，阿巧是太太身边格人，我来对付俚，僚死下去。

（阿大強使妻暈在席上）

妻 啊喲！慢慢叫，牌位摆摆好。

（阿大把牌位掉过来，出外开門）

大 啊喲，阿巧啊！（哭声）

巧 僚哪哭起我来介？

大 家主婆死脱样苦啊。

（阿巧化錠，叩头，站起看牌位，然后坐着，端正了架子哭介）

巧 啊喲！我格阿大篤格嫂嫂呀，僚格人末来得格好，勿曉得今朝会老調……

大 家主婆啊，嘔，嘔，嘔！

巧 作孽！阿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勿要哭哉，倒是嫂嫂死仔，僚嘸不入照应哉，一家人家，内助也要紧格，顶好僚再討个續弦，只要男勤女儉，大家扒扒，一家人家就撑起来哉。

大 巧妹妹，話是勿差，不过，差勿多人我是勿要，有格种人又勿肯。

巧 格也只要僚自家留心，只要僚自家有心好哉。

大 勿瞞係說，我是有心仔長遠哉，叫久有此心，就是勿好開口說。

巧 格也嚟哈勿好開口說，啥人？係講好哉。

大 嗨嗨！勿瞞係說，就是係。（阿大妻捏他一把）啊啲滑！啊啲滑！

巧 啥事体？

大 撥隔年格臭虫咬仔一口，来得格痛。

巧 斷命臭虫真可惡，快点泡点开水澆澆吶。哦！係講格就是我呵。勿瞞係說，我也是早有此心，促倒是心心相印，以前係辣公館里燒飯格辰光，我歇息進來，就是去看係格。

大 我也待係勿差，揀好小菜总归摆揀係飯碗底下格。（妻又捏他一把）啊啲滑！格斷命臭虫又来哉。

巧 閑話算數，等嫂嫂棺材出脫仔，我搬來一道住好哉。

大 准定如此。係还是去吧，格搭臭虫多勿过。

巧 格末係勿要伤心，勿要哭哉。

大 勿伤心，开心还来勿及。

（阿巧下，阿大妻跳了起来）

妻 杀千刀，係倒久有此心，怪勿知道，係是个坏良心。

大 我問係，死是真呢是假？

妻 假格。

大 格末我对阿巧講格閑話也是假格，阿是只嫌我講，我勿好講？

（魏自然夫妻、阿巧、阿三同上，碰門）

众 開門，開門。

妻 啥人？

众 我，我，我，我。

妻 啊啲！勿好哉，老爷、太太、阿巧、阿三才来格哉，哪弄

法？

大 僚死呐？

妻 僚死呐？

大 还是一淘死吧。

妻 啥人去开门介？

大 勿碍，門門松一点好哉。

（阿大去拔松門門，回来和妻一同睡下。魏自然等四人还是分兩起爭吵，一边說阿大死了，一边說死的是阿大妻，吵着进门）

魏 勿要吵，看看牌位看。哦！阿大之位，啊！格面是阿大妻之位，兩个人才死哉。

三 （哭介）啊喲！嫂嫂啊，現在我被头才搬得来格哉，僚捺亨死哉呀？

巧 （哭介）阿大哥啊！我物事也才端正好哉，洋风爐、热水瓶也才买好格哉，想勿到僚也死哉。

太 旺篤兩家头辣浪哭点啥？

三 阿大嫂嫂要嫁撥我，我被头也拿仔来哉，俚倒死哉。

巧 阿大哥要討我，我物事也才端正好哉，俚倒死哉，阿要伤心？

魏 格末究竟是啥人先死呐？

太 阿大家小先死。

魏 勿对，阿大先死。

（二人爭吵起来）

魏 勿要吵哉，总归有一个人先死，現在爭吵勿明白，只要問乡鄰人家好哉。

太 倒对格。

魏 阿三，僚去对乡鄰人家講：啥人能夠証明阿大夫妻兩家头

是啥人先死，我愿意出五十块洋钿赏钿。

（从身边取出钞票）

三 好格。（把钞票高扬，高声地）左右乡邻听好，阿大篤夫妻兩家头，究竟是啥人先死，啥人能够証明，来拿五十块洋钿赏钿。

（阿大和阿大妻同时从地上跳起来）

大 我先死！

妻 我先死呵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